

第四編

·86·

民國叢書

第四編

·86·

歷史·地理類

邵念魯年譜　姚名達著

厲樊榭年譜　陸謙祉著

全謝山先生年譜　蔣天樞編

牛空山先生年譜　蔣致中編

吳松厓年譜　王文煥著

林文忠公年譜　魏應麒編

孫詒讓年譜　朱芳圃編

皮鹿門年譜　皮名振編著

上海書店

皮鹿門年譜

皮名振編著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二月初版

中國史學叢書 皮鹿門年譜一册 (94075)

每册實價國幣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著者 皮名振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姜佐禹)

G三二八上

漢

本書據商務印書館1939年版影印

皮鹿門先生遺像



皮鹿門同年挽詩

陳三立

殘遺伏賈孰傳薪，卓犖沈冥六籍親。鉤黨姓名連甲乙，今文師法愈光新。累書不報吾滋疚，後世相知子有眞。懷古憂天供一瞑，茂陵遺艸問家人。

皮鹿門先生年譜敘

譜錄之學。蓋盛于成周之世。漢桓君山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斜上。蓋倣周譜。班氏藝文志數術略、序歷譜十八家。內錄歷代帝王年譜五卷。不箸撰人名氏。然劉子政作三統歷譜。鄭康成作詩譜。皇甫謐爲年歷。皆以敘學統明世系。與總領黎庶之譜錄異矣。宋世胡仔始爲孔子編年。而呂大防文安禮爲韓、柳二公撰定年譜。自是以來。作者朋興。或紀宗祖之勛。或明先師之學。而達官大儒。亦有晚年自定。昭示後世者。清初黃太沖氏。輯歷代所編。至數十卷。新會梁啓超紀述清學。箸錄至百餘家。而如羅正鈞所箸王壯武左文襄兩譜。梁氏未及見也。先師善化皮先生。終於光緒戊申之歲。逮今二十有五年。海內學者。習讀其書。知先生之學。出季清大師上。而其仲子吉人通判早世。未及撰修年譜以詳其事歷。民國十三年。湘陰任凱南贊丞。嘗以屬予。予爲草具大略。未能成書。吾友楊樹達遇夫。序師伏堂筆記。引以爲恨。周予同爲經學歷史箋釋。亦望是譜之成。十九年七月。通判子名振芋岩。乃以所纂先

生年譜相質。予校閱未竟。而長沙之亂作。因亟以稿歸之。至二十年。乃復讀卒業。以質吾友羅峻庶丹。庶丹於其體例。略有更定。而稱是譜文字詳實。讀之足明先生學業之大及其經歷之實。芋岩於是爲不忘其先。而賴是譜之成。予亦藉逃其責。誠中心感愧。不能自已也。庶丹語予。近世儀徵劉毓崧淸泉王之春。皆爲王船山年譜。湘潭王代功。旣爲其父湘綺先生年譜。而衡陽蔡人龍。又以所見新有纂記。事互證而加詳。書並行而益著。芋岩之譜。詳矣。吾欲別爲簡編。與之別行。予意云何。予曰。誠能如紫陽之紀濂溪。穆堂之述象山。事奚不可者。惜吾庶丹近疾加劇。所著羣書。多未卒業。不能趣其事此也。幸先師之有孫。懷大儒之遺教。予終當如庶丹之約。有所論述。以繼芋岩之後。姑敘吾意以發其端。民國廿一年孟春月門人李肖聃謹敘。

善化皮鹿門先生年譜序

敬觀年十八。從先生受學。先生主講經訓書院。諸生執經問難。先生剖析所疑。娓娓不倦。或旁及子史典章國故。反覆興革治亂之源。蓋經義治事。未嘗偏廢也。江西人爲學。承易堂九子餘風。耽性理。尙節概。至於訓詁考據。常後人。故病空疏。先生至。學者知治經史矣。先生治經。主今文。於尙書闡發伏生口授微言大義。著大傳疏證。今文尙書考證。於孝經主鄭康成注。以鄭君所據爲今文。其注一用今文家說。著孝經鄭注疏。方授梓。敬觀與及門諸生。咸任校讎。其後刊於長沙者。有尙書古文考實。古文尙書疏證辨正。古文尙書冤辭平議。尙書中候疏證。鄭志疏證。鄭記考證。答臨孝存周禮難疏證。聖證論補評。六藝論疏證。駁五經異義疏證。發墨守、箴膏肓、釋廢疾疏證。王制箋。魯禮禘祫義疏證。漢碑引經考。引緯考。未刊者。有史記引尙書考。又著九經淺說。五經通論。經學歷史。以詔來學。所著書富矣。蓋先生精禮經。考詩四家、禮二戴、春秋公羊傳、司馬史記記禮之辭相出入者。以證伏傳。於鄭君著書。始緯次

經。先今後古。明其學術先後異同之故。篤信鄭君。多詳古禮。故又兼治鄭學。疏通其一家言。其暢微抉隱。扶翼西漢今文之學。殆超越乾嘉諸儒。而爲清代經師殿後之一人也。自先生坐言變法。株連羅黨禁。遂去江西。敬觀亦廢然輟學。游宦吳中。先生之書。固不及盡讀。而陸沈於俗。無所建白。益愧負夙昔期勉。顧生平麤識問學途徑。莫非先生授之。退而理叢殘。以引餘年於舉國廢經之世。其遭際又豈先生所及料耶。先生歿今二十六年矣。讀名振所序次先生年譜。恍然如侍書策琴瑟之旁。而親聞謦欬焉。名振、字芋岩。先生次子嘉祐字吉人之子。嘉祐著有三禮鄭注引漢制考。月令章句。韓詩疏證。今名振復能述先生注經之旨。褸載年譜。竊喜其克守先生遺緒不墜也。甲戌九月受業夏敬觀謹序。

皮鹿門先生傳略

公諱錫瑞。字鹿門。一字麓雲。姓皮氏。湖南善化人。顏其所居曰師伏堂。學者因稱師伏先生。

皮氏之先。由贛遷湘。曾祖智州公。以貨殖起家。財雄府邑。父鶴泉公。以儒術飾吏治。爲浙江宣平知縣。

公以清道光三十年庚戌十一月十四日。（公曆一八五〇年十二月十七日。）生於善化城南里第。爲鶴泉公長子。幼承庭訓。好學覃思。六齡就外傅。八歲能詩文。年十四。應童子試。補善化縣學生員。越年。食廩餼。年二十四。舉同治癸酉科拔貢。翌年。部試報罷。年三十三。舉光緒壬午科順天鄉試。復阨於禮闈，試內閣中書引見不記名。爾後三應禮部試。皆報罷。

公旣困於甲科。遂潛心講學著書。光緒十六年。主湖南桂陽州龍潭書院講席。後二年。移主江西南昌經訓書院。江右故宗宋學。偏重性理。或流禪釋。公以西京微言大義教詔學者。說經當守家法。詞章

必宗家數。一時高才儁秀。咸集其門。先後七年。學風丕變。

光緒初葉。四境多虞。俄人既窺伺新疆。琉球、安南亦漸脫藩屬。公憫亂憂時。倡屯田固邊及救藩備鬨諸議。甲午戰後。朝野倡言變法。公獨以爲「宜先清內亂。嚴懲賄賂。刻繩贓吏。實事求是。且必先改宋明陋習。不必皆從西俗。」時湖南設時務學堂及湘報館。戊戌。復創南學會於長沙。公被聘爲學長。主講「學派」一科。開講之日。官紳士民集者三百餘人。公闡明學會宗旨。略謂：「學非一端所能盡。亦非一說所能該。先在讀書窮理。務其大者遠者。將聖賢義蘊。瞭然於心中。古今事變。中外形勢。亦須講明切究。方爲有體有用之學。」學會開講計三月。公講演共十二次。所言皆貫穿漢宋。融合中西。聞者莫不動容。是年秋。變法事敗。六君子殉難於京師。公有詩哭之。復以參與南學會。爲忌者誣奏。奉廷寄革舉人。交地方官管束。公以布衣罹黨禁。杜門箸述。三年。始得開復。

庚子亂後。國內咸以興學育材爲救國急務。光緒二十八年夏。公被聘創辦湖南善化小學堂。贛南常德等地。欲聘公爲學堂總教。均辭不就。翌年。湖南設高等學堂及師範館。公任倫理經史講席。兼代高等學堂監督。時京師大學堂成立。經史文三科講座需人。張文厚三次電湘。請公北上。均以事辭。公

留湘講學。先後五年。歷任湖南高等、師範館、中路師範、長沙府中學堂講席。學務公所圖書課長。及長沙定王台圖書館纂修、博學沈思。誨人不倦。三湘碩學。咸出其門。

公以經學名於時。光緒五年。年三十。乃始治經。研精覃思。更三十年。箸書百卷。成一家言。光緒十三年。始爲尙書大傳箋。後更名尙書大傳疏證。越十年始成。凡七卷。以丙申秋刊於南昌。公平生學問。實萃此書。自序謂:「殫精數年。易稾三次。旣竭駑鈍。粗得端倪。原注引鄭。必析異同。輯本據陳。間加釐定。所載名物。亦詳引徵。冀以扶孔門之微言。具伏學之梗概。」蓋公治尙書。服膺伏生。宗今文說。然嘗謂:「解經當實事求是。不當黨同妬眞。」故其疏證。於曲直離合之間。類有發明。

公少壯所作。多屬詩文。有師伏堂駢文及師伏堂詩草。中年主講江右。專治經學。嘗集所作經解。爲經訓書院自課文。旣刊尙書大傳疏證。復成古文尙書疏證辯正、九經淺說、古文尙書寃詞平議、孝經鄭注疏、鄭志疏證、今文尙書考證、及聖證論補評等書。戊戌以後。杜門箸述。成尙書中候疏證、駁五經異義疏證、發墨守箴膏肓釋廢疾疏證、漢碑引經考、及王制箋等書。晚年講學湘垣。復撰經學歷史、經學通論二書。爲經學課本。今日猶爲初學治經者所必讀。

公瘁精學術。體力早衰。以光緒三十四年戊申二月初四日（公曆一九〇八年三月六日）卒於善化南城故宅。享年五十有九。

公平生箸述。刊印行世者。有師伏堂叢書、及皮氏八種。其已刊今佚。及未刊遺箸。尚有多種。謹次爲箸述總目。附錄如後。至公師友交遊箸述先後出處本末。具詳年譜。

皮鹿門先生箸述總目

一、師伏堂叢書　善化皮氏師伏堂輯印。計十八種。其子目如下。

經學通論　五卷。光緒三十三年丁未（一九〇七）湖南思賢書局刊（又商務印書館排印本、選入萬有文庫及國學基本叢書。）

經學歷史　一卷。光緒三十三年丁未（一九〇七）湖南思賢書局刊（又商務印書館影印本、及周予同註釋本。）

尚書大傳疏證　七卷。光緒十三年初稿。原名尚書大傳箋。二十一年更名尚書大傳疏證。光緒二十二年丙申（一八九六）善化師伏堂自刊於南昌。

今文尚書考證　三十卷。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一八九七）善化師伏堂自刊。

尚書中候疏證　一卷。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一八九九）湖南思賢書局刊。

古文尚書冤詞平議　二卷。光緒二十二年丙申（一八九六）湖南思賢書局刊。

孝經鄭注疏　二卷。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一八九五）善化師伏堂自刊於江西南昌。

鄭志疏證　八卷。附鄭記考證一卷、答臨孝存周禮難一卷。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一八九九）湖南思賢書局刊。

聖證論補評　二卷。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一八九九）善化師伏堂自刊。

六藝論疏證　一卷。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一八九九）湖南思賢書局刊。

魯禮禘祫義疏證　一卷。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一八九九）湖南思賢書局刊。

王制箋　一卷。光緒三十四年戊申（一九〇八）湖南思賢書局刊。

漢碑引經考　六卷。附漢碑引緯考一卷。光緒三十年甲辰（一九〇四）善化師伏堂自刊。

經訓書院自課文　三卷。光緒十九年癸巳（一八九三）二十一年乙未（一八九五）善化師

伏堂自刊。計光緒十九年刊壬辰、癸巳兩年所作經解爲自課文第一、二兩卷。光緒二十一年刊甲午、乙未兩年所作經解爲自課文第三卷。

師伏堂詠史　一卷。光緒三十年甲辰（一九〇四）善化師伏堂自刊。

師伏堂詞　一卷。光緒三十年甲辰（一九〇四）善化師伏堂自刊。

師伏堂駢文二種　六卷。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一八九五）善化師伏堂自刊駢文二卷於南昌。光緒三十年甲辰（一九〇四）增入三十餘篇。補刊駢文四卷於善化。乙未以後駢文。及歷年所作散體文。約四十餘篇。均未刊入。藏於家。

師伏堂詩草　六卷。光緒三十年甲辰（一九〇四）善化師伏堂自刊。按詩草編年始同治九年庚午（一八七〇）。終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凡六卷。己亥以後存稿未刊。又少壯所作。及戊戌八月政變後詩。未錄入詩草者。約百餘首。

二、皮氏八種　善化皮氏師伏堂近年重印師伏堂叢書中之經考。成皮氏八種一集。計：

經學通論　五卷。

經學歷史 一卷。

王制箋 一卷。

聖證論補評 二卷。

鄭志疏證 八卷。

六藝論疏證 一卷。

古文尚書寃詞平議 二卷。

尚書中候疏證 一卷。

三其他已刊各書:

發墨守、箴膏肓、釋廢疾疏證 各一卷。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一八九九)湖南思賢書局刊。

駁五經異義疏證 十卷。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一八九九)湖南思賢書局刊。

古文尚書疏證辯正 卷數未詳。光緒二十二年丙申(一八九六)湖南思賢書局刊。

九經淺說 光緒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輯壯年治經所作共七種。計左傳二卷。公羊一卷。穀

梁一卷。禮記二卷。尚書二卷。詩二卷。四書若干卷。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一八九九）湖南思賢書局刊禮記淺說（上下二卷）及左傳淺說（上下二卷）二種。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一九〇〇）擬刊其他五種未果。現均散佚。

尚書古文考實　一卷。光緒二十二年丙午（一八九六）湖南思賢書局刊。

師伏堂筆記　三卷。原擬名續鹿門家鈔。光緒三十三年丁未（一九〇七）善化師伏堂排印（又長沙楊樹達積微居刻本一册。）

南學會講義　一卷。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載湘報。

師伏堂春秋講義　二卷。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公次子嘉祐集公晚年在湖南高等學堂、中路師範、及長郡中學三校講義。成書二卷。排印於長沙。

蒙學歌訣　二卷。題文戴主人撰。光緒二十八年壬寅（一九〇二）善化小學堂蒙學課本。翌年癸卯（一九〇三）長沙湘雅堂代刊。

浙江宣平縣志　光緒三年（一八七七）代鶴泉公纂修。卷數及刊刻年月未詳。

四、未刊及已佚遺稿

史記引倘書考　六卷。光緒二十至二十一年作。

兩漢詠史　一卷。光緒二十一年作。

讀通鑑論史評　一卷。光緒二十六年作。

史記補注　不分卷。光緒二十五年作。

長蘆鹽法志　光緒二十九年成例言十三條。並擬作修志條議六則。志未成書。

廣皮子世錄　光緒二十六年更前歲所輯皮氏先賢錄名廣皮子世錄。擬刊未果。

師伏堂日記　起光緒十八年壬辰（一八九二）。終光緒三十四年戊申（一九〇八）。凡十六年。無一間斷。原稿共若干卷。藏皮氏師伏堂。

易林證文　一卷。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作。

皮鹿門年譜

公姓皮氏。諱錫瑞。字鹿門。一字麓雲。名所居曰師伏堂。學者稱爲師伏先生。湖南善化縣人。先世宋時龍榮公之裔。由襄陽遷贛。迄明中葉。永達公諱與可。任江西都指揮使司都事。卜居臨江府清江縣龍潭里。傳十五世至維經公諱舜明。以明嘉靖年間。由進士出身。任福建建甯縣知縣。補龍巖直隸州知州。署興化府知府。著有愼思堂集。爲本支之祧祖。八傳至秀玉公諱以琇。清乾隆間。由江西徙湘。公之曾祖智州公。諱登樂。始占籍湖南長沙府善化縣。英譜公述智州公行狀云・府君諱登樂・字智州・由龍潭村占籍湖南善化・府君讀書明大義・以貿遷起家・少歷艱苦・自奉儉約・而疏財仗義・多賙貧乏・爲人排急難・無所取・且耗金錢酒食不吝・其行事類漢獨行傳人・今略舉其數事・有某某嘗貸府君金・某死・府君往弔・客曰・某身故家貧・負累甚多・今擬二三準折・重負公矣・府君曰・某與予善・今不幸故・不能償債・予固不索其償・又安用二三折爲・予已持券來矣・出券即爐前焚之・某妻子拜謝・府君復畀以數十金・有黃某兄弟鬩訟・呈詞已進縣・府君與其先人善・聞之・即攜錢數十緡往見縣門子・告以黃某悔悟不訟・呈詞勿上達・以畀我・門子得錢・取呈詞畀府君・歸呼其兄弟・反復勸諭・動以天性・且謂爾家富・兄弟鬩訟・且破家・予已取呈詞出・速毀之・其兄弟感泣・立毀呈詞・兄弟如初・有江西涂某・業賈折閱歸・公爲之經營・以店貨售人作歸貲・涂某嘗貸府君金・或謂之曰・爾貸皮公金未償・乃復託公經營・公得金以償債・爾不能較也・將安歸・涂某大懼・詣府君謁請・府君曰・予以爾金償債・

園營•然爾賴此作歸費•畜妻子•予固不索爾債•悉以畀爾•涂某泣拜謝•取金去•寄君年八十三卒•涂某亦老矣•聞之•自江西來奔喪•號靈前痛哭•客見一白髮老人慟甚•而不相識•怪問之•涂起自陳說•謂受公恩•得至今日•仍不能償金•重負公•聞公歿•不遠千里而來•聊以表予心•報公德耳•其盛德感人多類此•

曾祖母高太恭人。祖英譜公。諱存源。累贈朝議大夫。以孝友信義重於鄉黨。

長沙周閣學玉麒皮公英譜墓誌銘云•公皮姓•諱存源•字永榜•號英譜•由太學生例授州同知•加二級•誥封奉政大夫•其先爲江右望族•考智州公•溯楚南•隸善化籍•公少卽徇齊•長而開亮•當智州公年逾大耋•家政倦勤•公先意承歡•守素以約•代興堂構•修顏氏之家箴•眷戀庭闈•侍膝傒於戶側•友于仲氏•誼重同荊•禱爾神祇•痛分灼艾•元公覩册•祈身代而弗瘳•虞邁無兒•嗣兄子以爲後•孝友孀睦•門以內翕如也•至於財輕粟豫•義重蒿衡•傾囊者慨然•待炊者紛若•如己酉歲歉•壬子軍興•公助賑流亡•協謀拜粟•羨粲仁粟•同魯肅之指囷•倉穀府金•效子文之紓難•惡氣既解•萊道重修•遂使南城有如砥之歌•東墅無折齒之嘆•越歲辛丑•江右大飢•公又以鄭泰揮金•爲黔敖施粥•卒能保全一邑•李矐無人•昔駱統力振飢荒•無心獨飽•明徹志同豐儉•計口平分•以古視今•豈云多讓•凡其明信廣寄•施比鄭莊•魯仲連之解紛•一介不取•李士謙之燔劵•千石誰償•卹孤賑窮•仁周臧獲，醫藥棺殮•惠徧輿臺•仰之者以爲寒谷春回•德之曰不啻暍人夏蔭•而公行自心蘊•德猶耳鳴•爲善不欲近名•居賢必思善俗•周分九戴•原爲財物得民•漢重八廚•不以壺飧見德•所以成梁除道•蕭家渡井不留名•卽今助麥輸糧•劉家用誰知續命•然而善和爲福•作善降祥•惟欒武之德在人•故臧孫之家有後•慶昌枝裔•室舞萊衣•仁庇後昆•家遺紱褒•四世清德•楊震之後有彪•一經名家•桓榮之學傳郁•傳曰•陽施長世•陰德遐祉•其公之謂與•公以乾隆十六年辛未歲四月二十七日午時生•同治六年丁卯歲十月初一日戌時卒•享年五十有七•公嗣樹棠•請銘於余•余思張元伯之雞黍•久悉生平•郭有道之碑文•幷無溢美•謹按其狀而爲之銘曰•尊不在官•賢不在位•穆穆皮公，宅心醇粹•孝敬純深•守約抱智•行檀唱慈•輔德無累•天豐其報•用錫爾類•幽光不泯•以艾其後嗣•

祖母王太恭人。父鶴泉公。諱樹棠。同治壬戌舉人。署宜章華容縣學訓導。辰州府學教授。授浙江歲

州府宣平縣知縣。署松陽縣知縣。

善化譚秀才世乖宣平縣皮君墓誌云・君諱樹棠・字鶴泉・姓皮氏・其先江西清江人・曾祖諱以璜・祖諱登樂・乾隆末・游於湖南之善化・遂占籍焉・妣高宜人・父諱存源・妣王宜人・兩世皆贈三品・贈封君・兄弟三・君居長・為人慷慨通亮・自為諸生・見四方多故・即欲有所表見於時・所與游・皆當世豪俊・聞人急・輒赴之・未嘗有德色・同治改元・舉於鄉・歷任辰州府學・宜章華容縣學訓導・志不嗛・乃以揀選為浙江知縣・宰宣平前後八年・假松陽一年・而以暑濕致疾・蓋君之自效於世者僅此・嗟夫・州縣秩雖下・最親民・其關百里利害最切・學者餂高官顯祿・以為是不屑為・此書生習氣・無足怪・獨怪巍然位其上者・亦以末吏輕之・愛憎任情・不復察其政績・甚且一切使不能自展・故吏治日益壞・君值中興・幸不及此・乃天則限之・何也・君在宣平・嘗平反重案・緩逋寬役・振災修志・斥左道・籌賓興・百廢具舉・而愛才勸學尤急・有生員貧而習訟・君廉其才・慈之・改置為義塾師・其人卒蔚為善士・宣地僻・文風殿所省・君發書院膏火・暇輒集諸生親指授之・不數朞而縣之人登賢書・則二百餘年得雋自此始・其施於松陽略同・君家自祖父故饒於貲・而君輕財好義・不治生產・家稍落・官浙時・每典衣以自給・既不幸以病乞歸・幾不能成行・然君終不為介意・豈非能行其志者哉・君歸之明年・太宜人卒・又二年而君卒・時光緒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也・年六十有一・又明年・嗣君葬君五都蕭家橋盛家灣之原・屬世乖銘其幽・世乖固知君者・後之君子・驗君之後人・必以茲言為信・銘曰・有積而起之・乃蓄而倹之・惟其倹之・是以祉之・嗚呼皮君・幽閟永貞・既清既淑・以佑爾後生・

母瞿太恭人同邑處士惠軒翁兆吉女。

善化汪翰林槩皮母瞿恭人墓志銘云・皮母瞿恭人・特授浙江處州府宣平縣知縣・調署松陽縣知縣・同治壬戌恩科舉人・善化皮君鶴泉之元配・同邑處士瞿公惠軒女也・恭人之母・出自皮氏・玉衰之聘・有同溫嶠・姻連世戚・夙奉母儀・廿歲于歸・尊章稱順・生子錫瑞・教養篤至・錫瑞長娶彭氏・生男嘉禴・而彭氏卒・恭人育孫・無異育子・皆稟承荻訓・蔚為芝閣・樛木之恩・慶集螽斯・次子錫璟・三子錫琦・女二・皆由側室・愛均己出・惠待臧獲・罕加顏色・不翻譏不罪・挾筴見寬・其於儉勤・尤出天性・雖榮被翟褕・而躬親操作・自奉甚約・濟物無吝・箴管線纊・晨夕不離・仁粟義漿・遐邇均感・隨宦於越・相夫以義・隱之勵節・不惜負薪・德曜勸行・無妨賃廡・乃栗里偕隱・既已有期・而寒泉不流・忽驚委化・遂使在官輿皁・軫喪淑之傷・合邑仕仁・凝貲氏之怨・懿此坤德・豈同陶觀・

恭人以道光戊子五月初二日丑時生。以光緒乙酉四月二十七日巳時卒。於浙江處州府宣平縣署。享年五十有八。錫瑞等扶柩回籍。以光緒丙戌九月二十二日辰時。葬於南城外馮家冲祖山玄廬之後。爰勒幽石。以旌遺芳。銘曰。猗與恭人。蕙風夙振。笄珈既飾。珩璜彌令。徽音淵穆。壼政穆宣。煩搨阿錫。組織紘綖。善事舅姑。無違夫子。外睦於姻。內諧梓里。葛藟逮下。螽蟄斯響。福履之慶。子孫繩繩。覆物以慈。約己惟樸。勉貽清白。矜念鞠拊。陶令解組。萊妻勸歸。如何不待。奄忽見違。反旆括山。歸神湘浦。鬱鬱堊廬。卜茲片土。圖芳彤管。撰德翠珉。千秋女士。視此銘文。

我皮氏江右望族。世有隱德。自智州公遷湘。用貨殖起家。實以財雄邑中。及鶴泉公以儒術飾吏治。公爲鶴泉公長子。幼承庭訓。好學覃思。湛深經術。稱淸大師焉。

淸道光三十年庚戌十一月壬寅公生。

是爲十一月十四日戊時。公生於長沙府善化縣城內南正街宅。宅爲智州公所置。　時公曾祖智州公年逾大耋。祖英譜公。祖母王太恭人主持家務。母瞿太恭人爲智州公外孫女。道光二十八年。歸鶴泉公。次年生一女。五月殤。至是公生。公述先母瞿恭人事略云。外王母爲先曾大父長女。曾大父以重親故。先府君始生。卽爲之聘恭人。年二十。歸府君。次年生一女殤。次年生錫瑞云云。

咸豐元年辛亥公二歲。

瞿太恭人病。無乳。公體弱多病。恭人保抱撫護。備極劬勞。公述先母瞿恭人事略云。後復有孕而病。醫者誤以藥下之墮。幾殆。自是羸弱多疾。錫瑞幼

善病・幾不全者數矣・恭人病・無乳・雖雇乳媼・恭人躬保抱撫護・寢食不離側・遇錫瑞病・輒日夜不眠・藥餌祈禱・至困頓弗惜・

咸豐二年壬子公三歲。

粵軍入湘。鶴泉公奉英譜公命。挈眷避赴江西清江。旋還居長沙東鄉。公述先府君鶴泉公事略云・粵軍窺湖南・府君奉先大父命・携家往鄉避亂・又公述瞿恭人事略云・粵軍窺湘・府君挈家往江右及各鄉避亂・流離轉徙・風鶴時驚・

咸豐三年癸丑公四歲。

江右大饑。英譜公捐粟賑濟。　九月十二日。智州公卒。壽八十有三。葬長沙南鄉馮家冲。

咸豐四年甲寅公五歲。

瞿太恭人課公讀。・公述瞿恭人事略云・恭人未嘗從師習誦・聞舅氏讀書・竊聽之・遂通四子書毛詩・識其大義・又鶴泉公祭瞿恭人文・恭人所生・惟長男錫瑞一人・柄為慈愛・四五歲時・親自課讀・

咸豐五年乙卯公六歲。

始就傅。塾師為善化縣學生童洵觀先生。珝・

咸豐六年丙辰公七歲。

從童先生讀。

咸豐七年丁巳公八歲。

從善化縣學生陳秋珊先生（普昌）學。始作詩文。公有挽陳秋珊師詞云•先生晚景劇艱難•於今白玉樓成•赴召應知天上樂•弟子童年承獎誘•豈意青氈坐老•聞歌適痛泰山頹•

咸豐八年戊午公九歲。

從陳先生學。

咸豐九年己未公十歲。

從縣人鮑蓉泉先生（文淩）學。先生光緒己丑科舉人。夙有文譽。公髫齡早慧。好讀羣籍。先生尤偉視之。師伏堂詩草•丁丑秋偶云••十歲讀羣籍•二十游皇州•

咸豐十年庚申公十一歲。

從鮑先生學。文名藉甚。與善化李荔村（夢瑩）相見。李先生與公同年同月生。是公有朋友之始。公壬申答李詩云•憶昔與君初訂交•我方總角君垂髫•生同年月學同業•文筆上下爭翺翔•此未刊入師伏堂詩草•

瞿太恭人常病。公亦少困於疾。公述瞿恭人事略云•錫瑞少困於疾•恭人亦常病•藥爐靜室•終日相對•母子二人•相依爲命•十歲外始離懷抱•二十四歲外•乃辭親入都•

咸豐十一年辛酉公十二歲

從鮑先生學。是歲文宗崩于熱河。梓宮還京師。立穆宗。慈安、慈禧兩宮皇太后垂簾聽政。

同治元年壬戌公十三歲。

從鮑先生學。鶴泉公舉於鄉。赴禮闈。中途病返。

同治二年癸亥公十四歲。

初應童試。補善化縣學生員。學使爲山西太谷溫味秋先生・忠翰 師伏堂詩草・已卯贈李嘉村話別詩云・我年未冠登詞場・殺皇之初方康樂・

從善化韓勉吾先生・俊 學。韓先生爲光緖丙子科舉人。

同治三年甲子公十五歲。

從韓先生學。肄業城南書院。山長爲道州何子貞先生・紹基 初見益陽王懷欽先生・德基 於省城桃花井。遂訂忘年交。師伏堂詩草・甲戌送王懷欽赴陝甘行營詩云・有憶初相識桃花井・尹班陶陶夜深永之句・又甲申哭懷欽詩第二首云・一別逾千古・重逢斷此生・燕勞分楚越・人鬼倏幽明・尙有三秋約・空傷萬里情・廿年師友誼・遙夜夢魂驚・按王先生殉時・公年三十五歲・以廿年交誼推之・則初見當在十五六歲・是歲淸軍克金陵。

同治四年乙丑公十六歲。

食廩餼是歲溫學使忠翰案臨長沙。公應歲試。取列一等。　鶴泉公復赴禮闈。不第。

同治五年丙寅公十七歲。

鶴泉公署宜章縣學訓導。

同治六年丁卯公十八歲。

三月彭恭人來歸長沙縣學生鹽提舉銜候選訓導舒藻公女。翰林院編修湖北漢黃德道舒尊公姪女。　十月初一日。英譜公卒。年五十有七。

同治七年戊辰公十九歲。

鶴泉公奉英譜公柩。葬於長沙明道都史家坡之原。　三月初三日。公長子嘉福生。（字壽人。）　三月十五日。彭恭人卒。恭人能詩詞。工長短句。嘗手自抄寫。今均散佚。（公祭彭恭人文。吾室夙多材藝。聰頴性成。能詩詞。工長短句。善以文章爲游戲。琴棊音律。靡不精通。嘗手書聯句。字極娟秀云云。）

同治八年己巳公二十歲。

公與益陽王懷欽先生（德基。）　長沙閻象要先生（士良。）　以文章才望。有聲於時。鄉人並相稱美。（公丁酉十月廿

七日記・予弱冠時・人以閻皮王并稱・今閻王皆先歿・惟皮獨存耳・迴憶舊交・不禁慨然・

葬彭恭人於長沙南鄉馮家冲。

同治九年庚午公二十一歲。

鶴泉公服闋。署華容縣學訓導。　九月公繼配黃恭人來歸。湘潭太學生彥廷公名潤琛之女。予諡忠壯前布政使銜記名按察使潤昌公字劭坤之姪女。　古今體詩編年。自是歲始。　是年有擬古四首。送友人往關中。柬王懷欽各一首。均見師伏堂詩草。師伏堂詩草編年・始同治九年庚午・終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凡六卷・己亥以後・存稿未刊・又少壯所作・及戊戌八月政變後詩・未錄入詩草者・約百首・

同治十年辛未公二十二歲。

六月初九日。公仲子嘉祐生。字吉人・　是年有春寒。春草。春暮。無題五首。過彭孺人墓。寒夜。曉仙謠仿飛卿。夢天擬李長吉。紅梅引。仿唐人絕句八首。馬王宮故址。和王懷欽留別元韵贈其歸益陽詩一首。

同治十一年壬申公二十三歲。

鶴泉公調署辰州府學教授。　公往湘潭。省外舅黃公潤琛。道中有詩。未刊・　李荔村貽詩。和韻答之。

・未刊　九月。公六弟筱鶴公錫璪生。　庶母董宜人出。是年有休洗紅。仿高青邱宮祠十首。野望。晚行。歲暮出郭二首。五雜俎十二首。

同治十二年癸酉公二十四歲。

是歲舉拔貢。座師爲元和王夔石中丞。文韶　嘉定廖仲山學使。壽恒　同榜益陽王德基。長沙閻士良。瀏陽歐陽中鵠。巴陵吳獬。茶陵曹詒孫。桂陽陳兆文。永明周銑詒。甯鄉程頌藩。湘陰殷家佩。永順李奇珍。零陵宋學曾等。皆知名之士。湘潭王壬秋。闓運　有贈癸酉五拔貢詩。指公及李奇珍、王德基、吳獬、殷家佩諸公也。據公甲辰三月十六日記。其一云。沅芷湘蘭久寂寥。專閫衿佩換弓刀。階邊鄭草縈書帶。竈底江花奪錦標。巳見三珠澄曉露。旋看五鳳上青霄。憑將勝事誇張李。共入天門奏九韶。其二云。三西親逢未有緣。祇應博士笑華顛。間吟杜樹思顏子。卻向蓮池老服虔。丹篆豫愁名寶篆。碧霄長共水雲鮮。他時虎觀誰垂席。莫道劉龍得路先。見湘綺詩集卷八四川刻本。　長女嘉祥生。　八月。公病幾殆。李荔村先生過訪。以詩謝之。未刊　別有雜詩八首。屈賈祠二首。道鄉臺題范文正公集二首。寄懷欽益陽讀史二十六首。　是歲猶存文稿。　有秦始皇論。宋論。漢武帝論。班超論。均存師伏堂駢文中。師伏堂駢文。乙未年刊二卷。甲辰增入三十餘篇。合刊四卷。共六十八篇。乙巳以後駢文。及歷年所作散體文。均未餘刊。今存稿約四十餘篇。

同治十三年甲戌公二十五歲。

鶴泉公以知縣仕浙。公述鶴泉公事略云・自先大父棄養析箸・家中落・乃有出山之志・甲戌以知縣分發浙江・楊石泉撫軍稱其才具明敏・深倚重之・ 是春。公循山東道入京師。過鸚鵡州禰衡墓。如平原懷平原君。均以詩弔之。 赴朝考不第。 謁謝文節公・疊山 愍忠寺。有詩。 王先生懷欽同居京。將赴陝、甘行營。公作詩贈別。中秋與懷欽吳雲亭超然・游興勝寺。對月賦七絕八章。 秋。浮海南下。趨浙省侍鶴泉公。泛舟西湖。遂謁岳忠武墓。各以詩歌紀之。 旋返湘。 別有日落。湖上晚眺。金口夜泊。漢口。京口。十二樓。金山。沂州道中。望岱。望月。北行道中書所見六首。滹沱河。趙北口。離宮二首。羽林。懷欽招飲江亭。擬行路難十八首。南歸留別懷欽。海舟中作。滬上寄懷欽。松江舟中二首。杭州。御筆亭。渡江南歸輪舟中作。恭擬穆宗毅皇帝挽詞。山陵。 文有六國論。諸葛亮論。晉武帝論。謝安論。唐太宗論。寇準論。王安石論。唐四夷論。嶽麓書院六君子宋朱公洞、周公式、李公允則、劉公珙、明陳公鋼、楊公茂元贊。 是歲策立德宗。慈安慈禧兩宮皇太后復垂簾聽政。

光緒元年乙亥公二十六歲。

留湘應鄉試恩科。未第。 十月偕黃恭入赴杭州。 鶴泉公爲浙江鄉試對讀官。旋補處州府宣平

縣知縣。公八弟錫琦生。字筱泉・董宜人出。是年詩有壽星觀弔王文成公。送王吉來代功・歸衡山。江上雨。靖港。岳州螺山。魯山。江行曉發。過金陵。道中晚行作。野望書感。晚泊州上諸首。

光緒二年丙子公二十七歲。

公居杭州。正月十四日。黃恭人卒於杭州寓所。公賦悼亡詩十一首。鶴泉公奉委餘姚花布局。公侍行。公述鶴泉公事略云・丙子委辦餘姚花布局務・故事已補缺人員・無更委鹽局者・撫軍以花布局稅額減半・屬府君整理・其先司局務者・縱役婪賄・不賄者・罰其貨・稅漏而商不至・故課減・府君至・盡剔弊竇・禁止漏稅・而寬其罰・以廣招徠・於是稅課復舊・北上赴順天鄉試。鶴泉公送至海舶。不第南旋。秋與茶陵賀坦夫、巴陵李珏卿、山陰周吉生同游會稽七星巖。以詩紀之。尋陸放翁遺蹟。登快閣。游沈園故址。有詩。更塡三姝媚一闋。是年始存詞。別有靈隱寺。錢王祠。題受禪碑搨本。至餘姚。過成山。通州。移居內城柬黃杭蓀吏部。出都見秋柳四首。賀監宅。窆石亭歌。登紹興城中塔詩。

光緒三年丁丑公二十八歲。

春。鶴泉公赴宣平縣任。公隨侍。由杭州過嚴州。謁嚴先生祠。鶴泉公重脩宣平縣志。命公任甄輯之役。幷命代訂凡例。爲志二十有一。爲表一。各系以序錄云。宣平蕞爾。前明所分。控引婺括。襟帶松

雲。環山爲垣。樹柵作門。案其圖記。周知廣輪。述輿地志。宣維巖疆。崇山鬱盤。泉流繞之。激爲奔湍。石樓隱難。雲巖避兵。耕鑿熙熙。欣逢太平。述山川志。會計簿錄。於古未聞。催科日亟。黜陟攸分。金錢粟絲。下及纖塵。荒殘一隅。册籍紛紜。述田賦志。秦鄭漢白。水利所豬。山田無泉。尤重堰渠。下逮津渡。徒杠輿梁。利涉之功。用誌不忘。述水利志。百里異俗。民風不同。地處偏隅。男女慤憧。全其純樸。習於雍容。有質有文。轉移之功。述風士志。弓矢戎兵。用戒不虞。山川阻深。伏戎藪逋。萃盜方誅。遺黎未蘇。以禦以防。可備萑蒲。述兵制志。古者庠序。今惟廟堂。釋奠釋菜。管弦鏘鏘。禮器未脩。青衿可傷。誰其振興。聖謨洋洋。述學校志。滕薛雖小。官省事煩。丞簿久去。職惟尉存。學職兵防。文武攸分。述職官表。史紀循吏。民留去思。下邑巖險。豈無官師。盤錯利器。奉爲前規。述宦績志。此如傳舍。閱人已繁。宣邑彈丸。經始維艱。有堂峩峩。日就傾殘。同僚僦居。曷壯民觀。述公署志。流風遺跡。名人詠歌。新造之邑。勝地無多。時有游人。銅狄摩挲。述古蹟志。荒墳纍纍。亙幽千年。墟墓生哀。孰表遺阡。斷碑可傳。翳維名賢。述墳墓志。佛老之宮。金碧炫煌。清修沖眞。肇端梁唐。紀其廢興。以示緇黃。述寺觀志。壇壝社稷。祀典所陳。崇德報功。逮及人神。春秋禱祈。俎豆莘莘。有其舉之。皆爲明禋。述祠祀志。科舉取士。加以薦

徵。茂才異等。非此莫升。科名後先。用侯踵興。述選舉志。十室忠信。三人我師。忠孝學行。方隅不遺。餘俗流風。高山仰之。述人物志。人倫之變。乃以節聞。或糜其軀。蘭摧蕙芬。敬載彤管。用貞松筠。述列女志。遺文故實。可備覽觀。紀事題詠。或附或刊。著述無多。弁之簡端。述藝文志。山士磽确。生物不豐。樹蓄搜采。食指所供。臚其異名。用示山農。述物產志。地非必爭。亦戒跳梁。萑苻竊起。如蜩如螗。勿謂僻陋。當思豫防。述兵戎志。五行天文。災祥幷書。天人相通。感應非虛。邑雖叢爾。豈能忽諸。述災祥志。傳聞異辭。聊以存疑。齊東語野。虞初說奇。比於稗官。摭拾毋遺。述逸事志。　是年詩有過桐廬。嚴州二首。富春郭。七里瀨。西臺弔謝皋羽。宣平雜詩九首。

光緒四年戊寅公二十九歲。

留宣平。　長沙楊霖生先生。煥彬　課公長子讀。公因與時相唱和。　左文襄公宗棠定新疆。公以俄人窺伺。主張屯田固邊大計。賦詩云。葱嶺之東燉煌西。三十六國猶連雞。唐家都護屯碎葉。漢庭校尉田渠犂。青海龍駒大宛馬。安息異雀黃支犀。歷代羈縻入朝貢。雪山熱海成通蹊。天水房王自劇弱。橫山乃容蕃落棲。窮征西北歡人語。奇渥英武眞難齊。煌煌大朝秉威信。流沙蟠木來羌氐。何物

準夷抗螳臂，防風之戮嗟終迷。焚蕩龍庭掃虎穴。蚩尤亦血塡山谿。諸回銜思膨革面。胡乃伺隙心先攜。湘陰伯相眞健者。曾掃百越殲鯨鯢。無論老臣自請出。兵難遙度須親提。天戈一麾盡靡碎。王師爭望同雲霓。南北八城告戡定。四海一家無町畦。吾鄉健兒好身手。羣取金印封紫泥。腐儒獻幸但自嘯。遠望西北行無梯。頗聞他族實逼處。狡焉近已吞雕題。屯田伊吾古有術。玉門願更堅金堤。未刊•

別有聞晉豫荒有感。夏日偶題，夜坐。新秋池上。夜話呈楊霖生。中秋次韻答霖生。秋懷十韻。送霖生歸湖南。文有與李荔村書。

光緒五年己卯公三十歲

春、歸湘。葬黃恭人於長沙東鄉泉窩塘之原。鶴泉公調鹽差。行至處州病。瞿太恭人往視疾。公述黃恭人事略云。己卯府君調鹽差。行至處州病。時錫瑞歸湘鄉試。恭人在金華。聞府君病。遂命肩輿往。晝夜行日馳百餘里。越日至處州。恭人下輿昏仆。俄而稍蘇。乃前視府君。府君病不知人。久臥不轉側。帖席處皮盡脫•蚊滿帳中。恭人至。乃爲理臥具。延醫飲藥。數日。府君稍愈。始驚問恭人何時來。是時府君病。微恭人馳至幾殆•

秋應鄉闈不第。王懷欽先生舉鄉試北上。以詩送之。先是公與先生同受知於長沙府知府嘉定張公東墅•修府嘗以爲空羣之才。決其一日千里。是科張公充監試官。於受卷時。讀王文。稱其必售。塡榜日。聞唱名。爲之狂喜。張修府湘上詩錄•及公舉壬

午科順天鄉試舉人。而張公已於庚辰歲先卒矣。　湖南糧儲道新建夏公芝岑（獻雲）重修長沙賈太傅祠、定王臺成。公賦詩文誌之。（文刊入湘中校士錄。）　省外舅黃公潤琛於湘潭山莊。有七律贈別內兄弟君輔（壽康）季鵠（篤祜）冬、仍返杭州。側室趙宜人來侍。　公少慕亭林船山之學行。至是讀兩先生書。作詩見志。　是歲公始治經。於杭州得臨海金誠齋（鶚）求古錄禮說。喜其斷制精碻。故公於禮制。最為精審博通。（公壬辰七月初一日記云。觀臨海金誠齋求古錄禮說。是書予己卯歲始治經時。得於浙江。喜其斷制精碻。又己卯寄懷欽同年書云。臣精已竭。幼學多誤。乃欲稍治樸學。益振璋辭。）　是年詩有春懷六首題畫四首。寄懷欽。野望。山行。宣平至金華道中作。嚴州。杭州行宮。杭州解纜二首。江行微雨三首。吳淞口。至上海。望小孤山。過江登黃鶴樓。金口。嘉魚。赤壁懷古。望君山。江行雜詩十八首。登天心閣。空靈岸詩史序。題劉韞齋中丞師綠野引春園。贈別李荔村。湘江晚眺。舟中讀楚辭。旅感。嘉魚懷古。江上晚眺。滬上歸舟偶書所見。過黃浦江行遇風。杭州懷古四首。三十初度諸首。　文有重脩屈賈合祠啓。寄王懷欽同年書。（未刊。）

光緒六年庚辰公三十一歲。

鶴泉公還任宣平。留眷金華。（公述鶴泉公事略云。是年因調釐差。行至處州而病。病愈赴省。試期已過。乃以不先稟明為罪。撤檢他事不得。乃使回任。然不得調。又云。府君復任。留

家金華・ 公由杭州至宣平省侍。旋返金華。 僑居金華。物候殊異。蟲鳴獨早。聞之慨然。賦詩一首。曾惠敏公紀澤使俄締伊犂條約成。公有感伊犂事詩四首。聞俄和議成二首。 別有有由杭州往金華舟過富春江二首。江上。蘭谿晚泊。山行。題畫梨花。初夏。園林雨後。由婺往宣平道中作。山中早行。行路難十八首。葦風二首。泊錢塘江。登吳山。過七里瀨水甚湍急。復過客星山。宿烏。歲暮諸首。文有宣平與黃鈞甫書。

光緒七年辛巳公三十二歲。

留金華。 是歲次女嘉金生。側室趙宜人出。 春初。閻先生象雯往杭州晤公。有贈別詩。・未刊 時武陵趙伯藏于密・ 善化張伯輿紹齡・ 同寓楚湘賓館。館有古梓。公與賦二十韻。並以文序之。・未刊 遂遊西湖。謁伍公廟。逾月歸。 舟中有載牡丹者。嗟其託根非所。遇同羈人作絕句誌感。 內弟黃鈞甫自湘潭來浙。秋暮送歸湖南。因有杭州之游。有詩送行。 別有大江。贈張伯輿四首。伍公廟。旌功坊。小青墓。蘇小墓。錢唐歸舟。暝色。客愁。江行偶題。錢唐江。感憤同伯輿作四首。桐江。過桐廬。富春江夜行諸首。 文有山莊翫月文。告伍公廟文。寄王懷欽同年書。・未刊 送黃鈞甫歸湖南序。・未刊

光緒八年壬午公三十三歲。

鶴泉公移任松陽縣。瞿太恭人自金華往。公侍行。公述瞿恭人事略云・壬午・府君權松陽・乃偕往松・ 秋赴順天鄉試。中式第□名舉人、座師漢軍徐蔭軒・桐 壽州孫燮臣・家鼐 蒙古烏拉喜崇阿・達峯 南北榜萍鄉文道希・廷式 溧陽忠愍公端方。衡山陳梅生・嘉言 長沙余堯衢・肇康 善化李荔村・夢瑩 沈小嵐・世培 義甯陳伯嚴・三立 甯鄉程海年・頌芳 桂陽陳復心・兆葵 皆與同科。九月、南下至松陽。 是年詩有嚴江始發時將北行入都。舟過嚴州。題春宵聽雨圖二首。出都寄程伯翰同年二首。津門望海有感二首。夜泊。夕陽。桐廬。題金陵曉嵐圖、金華。禹陵四十韻。蘭亭。旅館夜。渡海作。舟行話舊諸首。 文有海中觀日出記。

光緒九年癸未公三十四歲。

春、赴禮部試。房薦未售。 王懷欽程伯翰二先生為公校閱庚午至癸未春詩稿。 夏、南下還松陽。

鶴泉公回宣平縣任。公侍瞿太恭人仍居松陽。公述瞿恭人事略云・癸未冬府君復回宣任・人留松陽未行・ 鶴泉公脩復松陽宋貞女張若瓊祠與鸚鵡冢。命公作詩記之。詩注・宋貞女張若瓊・松陽人也・慧美工詩詞・所著有鬪雪集・許字同邑沈生・生應試京師病故・女抱貞以歿・一婢霜娥裳娥・與所蓄鸚鵡相繼俱殉・因井瘞之・號鸚鵡冢・邑人為立祠・名貞文・歲久隳剝・府君修復其祠與冢・命錫瑞為作詩・ 先是、己卯日人取琉球。壬午法人又據安

南之東京。王懷欽先生入滇督新甯劉武慎公長佑幕。公代作請救琉球及安南以固外藩疏。至是劉永福起黑旗兵。彭剛直公玉麐出軍援之。鮑蓉泉先生從行。公有感事詩四首。其一云。海隅蠻觸更交爭。境外烽煙惜未平。句踐不償吳國恨。單于反背月氏盟。封狼擇肉原無厭。窮鳥投懷本望生。聖主如天容萬國。豈徒能戰說銷兵。其二云。漫謂無勞問越裳。華陽歸馬太蒼黃。明廷豈有珠崖謗。大長徒供翡翠裝。銅柱昔曾分漢界寶山今合重滇疆。桓桓大將威名在。定有訏謨報聖皇。其三云。猛士憑誰鎮九關。精夫無計控諸蠻。曾聞光武收銅馬。莫笑臧洪恃黑山。已見鴟鴞懷泮水。宜留虎豹守天閑。彤弓敵愾諸侯事。休信神州大海環。其四云。旗旐欣傳報出車。好將強弩射鯨魚。蘇秦倘解堅盟約。管仲猶聞畏簡書。皮幣交鄰原有道。膚牀切近待何如。阮疆深望周王怒。合使南公憤早攄。未刊　公治經宗今文學。好集漢碑。藉資考證。屢歲赴京滬。輒有所獲。友人亦多寄贈。本年有趙伯藏贈漢龜茲將軍劉平國碑雙鈎本。賦詩四首。未刊　是年詩有遠行將赴春闈。燕京懷古十二首。諸蕃。閶風出。都門四十韻。歸思。通州作。寄程伯翰四首。渡錢塘江。夾岸。江村。富陽。過灘。夏日山行。綠陰。由金華至松陽山行。曉行。山行。曉發。夕望。暝色。遠望。舟中雜興十首。江上月。舟中望富春山。江上

阻風。山路雨後宿吳宅。和元人十臺詩十首。江行絕句六首。野館見早梅。題古松圖諸首。　文有與王懷欽書。出都與程伯翰書。滬上寄都中友人書。復王吉來書。（未刊）

光緒十年甲申公三十五歲。

春、至杭州。旋返松陽。四月、聞鶴泉公病劇。公侍瞿太恭人往宣平視疾。（公述瞿恭人事略云：甲申夏，聞府君病風，命肩輿馳至宣平，侍府君疾，疾稍愈，而偏枯不痊。）　得程先生伯翰都中書。知王先生懷欽以正月初八日歿。公以詩哭之。　是歲有中法之役。作感憤詩四首。聞閩洋馬尾戰事一首。感事四首。　別有春日野望。晚晴。空谷。晚過陶村。歸夢。偶感。春草。宿嶺上田家。客髩。雨後。泊杭州城下。有感四首。客行。春日江行八首。客路春感。道中柳。落日。還署見桃花。松邑寓齋作。葉公希賢祠。暮行。驛夜。春感。漢庭。山行。孤館夜。寒食。金華道中。清明日至金華。杜鵑花。蝴蝶。菜花。王文成公祠。湖上小飲。歸鴉。杭州歸舟。江上晚泊。古廟。漁燈。山行見梨花。聞鶯。偶感桐花。早行。歸宣平。客夜。去日。金華登舟。畏人。江邊星月。江行眺遠。芳歲。遠征。旅夜述感。戲題嚴先生祠壁。曲岸。江上晴。重過嚴州。晚望。蟬。重九日普照寺登高。三國志小樂府二十首。

文有大雪山行記。復文道希同年書。（未刊）

光緒十一年乙酉公三十六歲。

春、鶴泉公乞病解職。　四月二十七日。瞿太恭人棄養於宣平官廨。年五十有七。公侍鶴泉公扶櫬回湘。公述鶴泉公事略云・府君於山邑積受瘴濕・屢因積勞致病・又以廉故・負官逋・罄家產以償・悒悒成疾・致手足不仁・乃於乙酉春乞病歸・甫將解任・而先母棄養・　公三子嘉祿生。側室趙宜人出。　是歲中法條約成。安南屬法。　居憂無詩文。

光緒十二年丙戌公三十七歲。

葬瞿太恭人於長沙南鄉瀝家冲。　公長子壽人入縣學。　時公祖母王太恭人。年將八十。望玄孫至切。冬、公冢婦黃夫人來歸。同邑優廩生諱式雍翁女也。

光緒十三年丁亥公三十八歲。

十月十三日、王太恭人卒。壽七十有八。　公治尚書。服膺伏生。宗今文說。至是作尚書大傳箋。爲箸書之始。壬辰四月初六日記云・於舟中檢丁亥戊子居憂時所作大傳箋稿・覆閱之・

光緒十四年戊子公三十九歲。

夏葬王太恭人於長沙縣北史家坡。　冬、公介婦汪夫人來歸公之仲子吉人。同邑附貢生新疆喀

什噶爾道庫大使諱度翁女。　是年有詠懷詩九首。

光緒十五年己丑公四十歲。

春、北上赴禮闈。不第。二月、三女嘉禎生。趙宜人出。　是歲程先生伯翰殁。中秋寄感。次其弟海年同年頌芳韻四首。以誌亡友。　考取內閣中書。引見不記名。留都。擬與明歲恩科。　重九日與長沙鄭寄凡業綸善化黃麓泉雁骨湯稚菴魯璠陳長章翰簪黃子餘呂年林綬臣承尊汪頌年詒書諸先生。游天甯寺。爲詩酒之會。旋汪往山東省覲。鄭往山西大同府陳伯平啓泰幕。均以詩送之。十一月十五日、鶴泉公棄養長沙里第。壽六十有一。公聞喪奔歸。　是歲孝欽太后歸政。　詩有湘陰阻風二首。汨羅弔屈大夫二首、岳陽樓、赤壁、諫草堂二首。七夕雨三首。和程海年游仙八首。送汪壽民詒撰南歸。送劉振恩鐸往山西隰州二首。旅夜偶懷。天甯寺古塔歌。感事五首和瞿子玖學士鴻禨題圓圓小影。冷紅軒集題詞。題紅線取盒圖。得家書二首，雁門大守行。長平箭頭歌、書昌谷集後、大風行。四十初度書懷四十韻。　奔喪後。居憂無詩。

光緒十六年庚寅公四十一歲。

主桂陽州龍潭書院講席。四月、由長沙往。途中游空靈峽。作文以記。 六月、返長沙。 七月、應江西學使攸縣龍芝生侍郎（湛霖）之招。遂游南昌。 先是、湘省淮商。以曾文正公（國藩）規復淮綱。鳩貲建祠於省城小吳門正街。湘陰郭筠仙侍郎（嵩燾）於祠旁爲思賢講舍。長沙王益吾閣學（先謙）因商定鹺務公所醵金設局刊書。是爲湘省思賢書局之始。王閣學刊刻書籍。嘗與公商榷。公所著書。亦有交局刻行者。 居憂無詩。

光緒十七年辛卯公四十二歲。

三月、長孫名揚生。 四月、公由江西學使幕返湘。葬鶴泉公於長沙東鄉盛家灣。 七月、仍赴南昌。如臨江龍潭里謁祖墓。 三子嘉祿殤。 冬、回長沙。 居憂無詩。

光緒十八年壬辰公四十三歲。

是歲、公始存日記。 庚寅辛卯。公旣佐龍學使校閱試卷。所拔多沈博之士。至是南昌經訓書院延主講席。 正月、循醴陵萍鄉袁州往贛。 二月初一日、在南昌得文三橋鐫圖印三方。一云枕流漱石。一云臨風弄月。一云安分自足。嘗以爲一生出處之兆。 服闋北上。過長沙袁叔瑜（緒欽）湘潭羅

順循（正鈞）同入京、相與唱和。　三月、赴禮闈未第。　為長沙章覲瀛題其先介人先生（壽麟）銅官感舊圖。　四月、南下至南昌。　江右故宗宋學、偏重性理。或流禪釋。經訓為人文所萃。自公以宿學掌教、申明西京微言大義之學。教人以經學當守家法。詞章必宗家數。（四月廿六日記。）一時高才雋秀。咸集其門。風氣為之丕變。　五月、重刊山陽丁儉卿（晏）六藝堂叢書讀經說一卷。以示講舍諸生。并寄贈桂陽龍潭書院舊生。取舊所撰尚書大傳箋稿。擬於講舍續成之。　六月十七日、閱太原閻百詩（若璩）古文尚書疏證。公謂百詩生於國初。漢學初興、宋學猶盛。狃於先入之說。每以宋儒之見。敺斥孔傳。並敺兩漢古義。既知孔傳之僞。而不能信今文之眞。不特無以服僞孔之心。且恐袓僞孔者、得以藉口。乃條辨其失。作古文尚書疏證辨正。　公喜藏書。自是奮志著作。多所搜求。珍笈漸富。　輯所得釋名補注。錄寄王益吾閣學。閣學自致仕家居。著書輒就公校正。時方從事補疏是書。故以此寄之。講舍生於經解題有未能明辨者。輒擬作以示範。是月始作釋京一篇。　七月、游滕王閣懷王子安。洗馬池懷潁陰侯。百花洲懷蘇雲卿。過徐孺子故宅。有詩。　聞朝鮮亂有感。賦詩四首。　八月、公仲子吉人入縣學。　九月、返湘。由是至丁酉歲。均春往秋歸。　十一月十四日、為公生日。公日記云。憶

己丑在京。適滿四十。黃麓泉同年。倡率同人爲予祝壽。而先君子適於是夜去世。撫膺增痛。抱恨至今。嘗立誓卽壽至百齡。不爲稱觴之舉。　是年詩別有楊村曉發口占贈袁叔瑜。宿張家灣依韻答叔瑜。入都。靑戀曲。食蟹。泊樵舍。戍鼓。入彭蠡湖口。阻風。望大孤山。姑塘。水宿，過武昌縣。輪舟中望漢江偶感。打魚歌，灘行。舟中晚眺。江干阻風。李藝淵丈臨江府治慕萊堂題詞。　文有徵刻朱文端公藏書十三種啓，經解有釋京，因龍華鼎作會宗彝考證，王若曰孟侯解。君奭言文王之臣無太公。尚書大傳言文王四臣有太公、無太顚、吳仁傑謂太顚與師尙父、豈異人乎、試考其說。雒誥王命作册告周公後年月日考。碩人衣錦褧衣疏、引豐詩錦衣云庶人之妻、得與夫人同解。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解。昊天有成命成王解。天作祀先王先公解。三壽作朋解。元鳥箋。兩禘夾一祫考。商頌美宋襄公考證。九皇六十四民考。天子七廟二祧考六篇。攝主解，兄弟廟制異昭穆考。春秋黜周王魯解共二十二篇。

光緒十九年癸巳公四十四歲。

主講經訓書院。　一月、挈長子仲子由湘往贛。　同舟有武進程靑佩歸自朝鮮。述三韓派黨相傾。

深以東濟不同爲憾。出寫照。公爲題詩。（二月十七日記。） 六月、文學士道希由京寄書論學。欲公不講常州及川學。公謂湖莊氏之學。皆踵宋人改經陋習。川學卽廖季平一派。分別今古文。各自爲學。甚是。然多失之附會。（六月初一日記。） 八月返湘。初十日由南昌發。是夜泊樵舍。明晨濠被擱處。閱新城楊鐵傭（希閔）所作王荊公年譜。多右荊公。不滿元祐諸賢。公以爲宋法最陋宜變。惟在去其猜防苛細之法。以盡人之才。荊公徒主致富強。而爭新法者。又誤謂一切不當變。故形成水火。此特船山先生知之耳。十五日、湖口阻風、有詩詞。謁岳忠武祠作七律一首。擬往游石鐘山。不果。十八日、游九江煙水亭、有詞。亭在城西湖中。風景殊勝。周濂溪建。或云建於濂溪之子壽。 九月、湘潭葉煥彬吏部（德輝）見公於長沙寓齋。葉先生長考訂校刊之學。搜羅精博。每得佳本。互相借錄。 是歲、講舍生許受衡、王子庚、胡思敬、吳寶田、謝遠涵、羅志清、張炳喆、伍致中、楊亭頤、段笏、趙世猷、黃壽謙、黃錫朋等、舉江西鄉試。一時皆慶得人。 十月、孫女葵生。 十二月、得四川尊經課藝。知川學宗旨。大抵出於王壬秋先生。公云、王先生說易先通文理。不用象數爻辰。其旨亦本於焦里堂而推闡之。詩不主毛。亦非盡用三家。春秋兼用公羊穀梁新義。間出前人之外。禮經尤精。說易說詩。皆以禮證之。故其說雖新而

有據。異於宋明諸人，與予說經之旨相同，惟予不敢過求新異耳。　作古文尙書疏證辯正若干卷成。　刊壬辰癸巳兩年所作經解文，爲經訓書院自課文二卷成。　删定庚午至癸未歲存詩三卷。是年詩有讀陶、謝、鮑、庾集四首。擬工部詩十四首。登天心閣。過嶽麓山行。題夏芝岑師嘉禾圖。湘娥引。至三兒嘉祿葬處四首。　文有倉帝史皇氏頌，虙戲畫卦頌。春秋列國名臣序贊。漢雲臺中興諸將序贊，唐十八學士序贊。經解有奄再叛再征考。右招我由房路寢房中可用男子考。觀兵伐紂年月考。士昏禮婿家不告廟考。燔柴於奧、鄭注奧當爲爨解。周之始郊日以至解。琱弓綫質龜青純皆魯始封之錫考，鯀爲夏郊三代祀之考。釋山五嶽前後異義考。齊、魯二國封地考。共十篇。

光緒二十年甲午公四十五歲。

主講經訓書院。　正月往贛。　二月、入都應禮部試。　四月十一日、得南海康長素有爲新學僞經考。公以其說皆從今文。以闢古文。所見相合。惟武斷太過。謂周禮等書。皆劉歆作。恐劉歆無此大本領。旣信史記。又以史記爲劉歆私竄，更不可據。　同日、文學士道希宴集公車諸名士。公及瑞安孫

仲容(貽讓)及其兄伯威、綿竹楊叔嶠·(銳)南通張季直(謇)與焉。　十二日、榜發。公被薦不售。副總裁汪柳門侍郎(鳴鑾)以不得公與楊叔嶠爲憾。文學士道希謂公與孫仲容下第。爲人才消長之機。贈公東塾集一册。以粵東陳蘭浦先生(澧)相許。　五月、南下至南昌。從游者益衆。永新賀贊元、德化桂念祖、吉安歐陽溥存、奉新宋名璋、南昌魏元霸、蔡藩、梅光義、梅光遠、新建夏敬觀、夏承慶、楊增犖、新昌盧豫章、豐城袁宗濂、熊羅宿、清江徐運錦、徐運鑫、番禺葉恭綽、萍鄉文法和、文永譽等。學行均顯。公誨人循循善誘。因材施教。七月初一日、答門人王子庚書云。所論經學。雖屬根柢。然年少有才者。多不願治樸學。予少亦好議論詞藻。王壬秋先生勸專治一經。不肯聽。近以才華日退。自分詞章不能成家。又困於名場。議論無所施。乃遁入訓詁。學經非數年不能得解。講舍中自賀贊元、盧豫章外。無專治經者。執事長詩古文詞。但宜斂才就範。講求格律聲調。詩賦師唐人。駢散文上溯八代。袁簡齋云。天下淸才多。奇才少。講舍爲一省人才所萃。然奇士不能多見。魏·(元霸)賀(贊元)最爲傑出。而不爛詞賦。人各有能有不能。在因才而導之耳。　中秋後一日。東湖泛月。與新建夏芰舲·(敬莊)幹臣·(敬觀)瑞昌李秀峯·(乘時)昆明宋梓材·(廷梁)分韻賦詩。　是科、講舍生文景淸、賀贊元、文廷楷、吳正表、蔡藩、

胡其敬、李夬、黎經誥、彭樹華、胡鵰、黃大壎、朱錫庚、夏敬觀、中江西鄉試舉人。 是歲朝鮮東學黨起。國內亂。中國出兵援之。遂有東征之役。公有感事詩四首。其一。鳳麟洲上塌妖氛。貔虎天邊下禁軍。倭帥又生平秀吉。孱夷并少蓋蘇文。興亡自古皆由女。水火安民在賢君。（朝鮮亂在君昏。）徯望王師如望雨。底須和戰漫紛紜。 其二。采薇連捷報殊功。萬顆頭顱擲海東。鴨綠江邊詎天險。蝦夷島上有漁翁。（俄人踞蝦夷。） 將收百濟毋堅壘。直搗三山再掛弓。莫道蓬瀛在雲表。海舟非必引神風。 其三。碧水生塵路渺茫。扶桑又恐變滄桑。行天赤日無偏照。越海青州有鉅防。昔憾金繒墜士氣。今知茅土出戎行。垂頭大鳥涎中國。早用強弓毒矢張。（日本主兵者。爲大鳥圭介。） 其四。聽鼓思臣發德音。復傳温旨下雞林。（劉毅齋中丞卹典甚厚。又葉軍門與將士皆受上賞。）吳公應可強人意。（吳清帥將兵出關。）李相由來有赤心。海上未聞妖彗埽。湘中忽報將星沈。白袍豈少英雄出。邊士宜知恩遇深。 九月返湘。初五日至九江。聞戰事失利有哀平壤七首。其一。王者原無戰。勳臣實總師。故宜責元帥。當更奪灑池。戎晉春秋筆。陳濤老杜詩。街亭自貶削。千載武侯思。 其二。諸軍闞貔虎。一旦化蟲沙。尙有威名在。休將往事誇。年年虛重費。赫赫幾高牙。悽絕碧蹄館。前明計又差。 其三。逃軍邀上賞。棄地奏鐃歌。各倚皇恩厚。其如失策多。亟須誅馬謖。未可信

廉頗。蒙古強天下。舟師反讓倭。　其四。中華有長技。陸戰最雄強。何意地中虎。難當車轍螳。彈章誰黑白。棄甲太蒼黃。稍喜戈船鬥。傷亡略取償。　其五、重爵私親黨。攜金上將臺。好龍驚蝘蜒。相馬得駑駘。灞上眞兒戲。神州豈乏材。吾湘士猶奮。應更廣招徠。　其六。勝敵宜朝氣。頻年落大星。但期全属國。非必侈犁庭。鯨力雄關白。龍荒失衛青。卅年勞教訓。何以報朝廷。　其七。哀哉鴨江綠。苦戰血流紅。詔旨求人傑。恩榮被鬼雄。烽烟逼畿輔。涕淚出深宮。大局猶堪挽。諸君勉立功。　湘撫吳大澂率師出關。鮑先生隨軍任營務處文案。　初七日、聞海東戰事有感二首。　初八日、有途中遇湘軍東征四首。　十月、賦兵車行。均痛言時事。　十一月、作史記引尚書考。　輯壯歲治經所得。成九經淺說。左傳二卷、公羊一卷、穀梁一卷、禮記二卷、尚書二卷、詩二卷、四書若干卷。今惟存禮記左傳。餘均散佚。　十二月、作今文尚書考證。　撰孝經古義成。今佚。　是年詩別有湘城解纜。泊岳州城下。滬上見西人、以鐵網罥阜鵰、作詩悼之。題許太守子笠承家　天際歸舟圖四首。題宋梓儕太華聯吟圖三首。題宋梓儕湧泉脩禊圖。泛舟東湖和白仙韻四首。題夏芝岑師庚辰人日長沙定王臺探梅圖六首。題夏芰舲桐華吟館集二首。答王尺蓀子庚　二首。題吳贊邦松蔭讀書圖二首。秋色五首。題

環游地球新錄。題漢西域圖考。章江泛船四十韻。蠡湖晚眺四首。嘉魚望君山諸首。　文有史通惑經篇書後。史通中左篇書後。孔融薦禰衡論。經解文有金鷄天子四廟辨。仲山甫考。伯魚名字考。虞天子服五考。華蟲爲雉考。書華蟲考後。史記衡山考。公劉公亶父是名是字考。路寢如明堂之制考。中有俗岳解。孔子爲魯司寇非大司寇考。閟宮箋后稷作司馬考。郊特牲何以供燔燎二處正祭改用考。楚王妻媦考。共一十四篇。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公四十六歲。

主講經訓書院。　正月、改尙書大傳箋名大傳疏證。重加疏注。　二月、作孝經鄭注疏。　是月、丁汝昌敗。海軍全覆。日據遼東旅順威海衞。公念知其意在踞險脅和。作金史交聘表一篇以寄慨。（今佚）繼聞馬關條約成。台灣澎湖割於日。義憤塡胸。賦詩八首。　五月、刊孝經鄭注疏二卷成。自序云。學者莫不宗孔子之經。主鄭君之注。而孔子所作之孝經。疑非孔子之舊。鄭君所著之孝經注。疑非鄭君之書。甚非宗聖主鄭學之意也。古人著書。必引經以證義。引禮以證經。以見其言信而有徵。孔子作孝經。多引詩書。此非獨孝經一書有然。大學、中庸、坊記、表記、緇衣。莫不如是。鄭君深於禮學。注易

箋詩。必引禮爲證。其注孝經。亦援古禮。此皆則古稱先實事求是之義。自唐以來。不明此義。明皇作注。於鄭注徵引典禮者。概置不取。未免買櫝還珠之失。而開空言說經之弊。宋以來尤不明此義。朱子定本。於經文徵引詩書者。輒刪去之。聖經且加刪削。奚有於鄭注。今經學昌明。聖經莫敢議矣。而鄭注猶有疑之者。錫瑞案鄭君先治今文。後治古文。大唐新語、太平御覽、引鄭君孝經序云。避難於南城山。嚴鐵橋以爲避黨錮之難。是鄭君注孝經最早。其解社稷明堂大典禮。皆引孝經緯援神契鉤命決文。鄭所據孝經本今文。其注一用今文家說。後注禮箋詩。參用古文。陸彥淵、陸元朗、孔冲遠、不考今古文異同。遂疑乖違。非鄭所著。劉子元妄列十二證。請行僞孔廢鄭。小司馬昌言排擊。得以不廢。而自明皇注出。鄭注遂散佚不完。近儒臧拜經、陳仲魚、始裒輯之。嚴鐵橋四錄堂本。最爲完善。錫瑞從葉煥彬吏部假得手鈔四錄堂本。博攷羣籍。信其確是鄭君之注。乃竭愚鈍。據以作疏。孝經文本明顯。邢疏依經演說。已得大旨。茲惟於鄭注引典禮者。爲之疏通證明。於諸家駁難鄭義者。爲之解釋疑滯。冀以扶高密一家之學。而於班孟堅列孝經於小學之旨。亦無僭焉。輯本既據鐵橋。故案語不盡加別白。煥彬引陳本書鈔武后臣軌。匡嚴氏所不逮。茲並著之。不敢掠美。更采漢以前徵

孝經者。附列於後。以證孝經非漢儒僞作。竊取丁儉卿孝經徵文之意云。　閏端午、同人集於夏芰舲之壺園。公賦詩詞紀之。未刊　文學士道希上爭和議疏語侵及樞臣。與傅相合肥李文忠公鴻章不協。出都南下。至南昌。見公縱談時事。公爲賦高陽臺一闋。未刊　六月、文北返。以詞贈之。　初十日、閱香山鄭陶齋觀應盛世危言。公謂現在之事。宜先清內亂。嚴懲賄賂。刻繩贓吏債帥以法。實事求是。乃可變法。且必先改宋、明陋習。不必皆從西俗。　八月初一日、作豫章叢書三集序。大旨以爲宋學不專屬義理。江右之學。不專屬金谿。觀此書可知前輩講實學不乏人。庶可以祛末學之陋。於南昌刊師伏堂駢文二卷成。門人夏敬觀、賀贊元、徐運錦，爲作序。　九月、撰兩漢詠史一卷成。自序云。詩人思古。乃有楚茨諸篇。詞客詠史。肇興三良之什。爰至六代。迄於三唐。屬在大家之文。率有懷古之作。而濫觴伊始。波瀾莫肆。椎輪甫導。金鑣未施。逮乎元明。厥有專集。鐵厓奇艷。撫飛卿昌谷之遺。西涯清如。開論宗文筆之體。別其古近。每輕李而軒楊。推其正變。毋是此而非彼矣。僕本愾人。少習史傳。間有撰述。託諸短章。上自七雄。下逮六代。意興所及。篇幅尙尠。裒然成帙。獨在兩漢。誠以漢治近古。史文尤工。凡一盛而一衰。皆可喜而可愕。始則赤龍受命。銅馬稱帝。靈興芒碭。雷震昆陽。

三傑翊運。平鑿齒之磨牙。四七受鉞。埽蠹聲與紫色。則有叔孫禮樂。蕭何符命、挾書除律。金絲之響乍勝。以識定禮。玉牒之文斯鏤。此一時也。文景繼治。庠序未遑。建武中興。枹鼓初息。至於武宣之世。明章之朝。石渠署設。考金馬之文章。臨雍禮成。修袞龍之法服。文治斯鑠。武烈更宏、金人列於甘泉。玉門開夫亭障。狼居勒銘。遂致渭橋之謁。龍沙卽步。喜告葱雪之平。此又一時也。運僭隆而不陂。火久揚而欲沈。故自元皇臨御。和帝纂修。雖恭儉之德。有逾於前。而魁柄之重。漸移於下。蕭育擅國。煬竈之禍深。房闥持權。牝晨之患萌。朋黨交搆。易謬元黃。戚宦互爭。勢成水火。乃致龍蛇雜處。麟鳳不祥。東海蕭生。和鴆自殺。關西夫子。大鳥陳冤。此又一時也。由是沖平短祚。桓靈不君。董公六賢。欲法堯舜。張趙常侍、倚若父母、門樞白髮。傳行王母之籌。石上黃梁。錢數河間之女。遂使玉璽墮地。騣麀寓城。去丁傅而得黃龍。始宮鄰而卒金虎。九錫開國。起新室之豺聲。千乘北邙。遂平津之螢火。又一時也。嗟乎。高光二聖。幾閱櫛沐之勞。莽操一出。遂遷龜鼎之祚。讀班范之史。未免拊心。問東西之都。已成陳迹。樂府協律。空夢想夫昌時。茂倩解題。非必仿其體製。聊爲長短之句。藉作塊壘之澆。濁酒三升。但資嘔噱。廣武一嘆。誰是英雄。敎李嶠汾陰之行。敢自矜爲才子。比空同漢京之詠。庶靡濫於

風人僩。 十月、長女嘉祥適同邑山東齊河縣知縣汪公諱蒓之孫祖望。 撰史記引尚書考六卷成。未刊 自序云。漢京之學。皆有師授。龍門作史。自述宗傳。尚書一經。獨不言所自出。儒林列傳。略可考其由來。其時鼂錯受書。未遠年代。歐陽立學。已歷歲時。上溯泲南大師。當屬再傳弟子。故其義皆古義。而其文皆今文。瞀儒陋經。率意妄詆。略陳其旨。乃有六蔽。自壁中蝌斗。謬託安國。航頭逸字。條增方興。唐頒學官。寶此贋鼎。守節正義。司馬索隱。未能別其異趣。猥云不見古文。不知臨淮蚤卒。并無箸述之編。麟止絕筆。詎誌巫蠱之禍。乃執豐坊之僞學。輒詆毛詩。信商英之三墳。反疑周易。此一蔽也。宋儒好用義理。懸斷事蹟。見夫操覵天命。謂西伯不稱王。莽號宰衡。謂元公無居攝。因噎廢食。詎曰能通。懲羹吹齏。將無過泥。執彼以論。繩夫舊聞。詩人受命之文。以爲盡妄。世家當國之義。皆曰厚誣。此二蔽也。漆書一卷。本出西州。古學數傳。盛行東漢。衛賈之所傳合。馬鄭之所遵循。舉周禮以概唐虞。是末師而非往古。居東避亂。未合機宜。祖甲稱賢。殊乖事實。昧者見其牴牾。乃加塗竄。懸牛賣馬。面目全非。斷鶴續鳧。參差不一。此三蔽也。漢書云。遷從安國問故。堯典諸篇。多古文說。班用夏侯之義。本與歐陽不符。孟堅之爲此言。當時必有所據。以今考之。但見堯典衡山。字非作霍。洪範曰

容。文不從容。然衡霍故有二名。容容亦疑後改。至若金縢用蒙恬之舊說。微子以樂官爲太師。非出古文。義尤彰灼。而淵如注疏。守孤說而背顯門。默深古微。襲疑文而汨家法。此四蔽也。經生株守。鮮能博通。不信漢書。足考廟制。安知史記。可證經文。或云不見全本。故有殘缺。或云多採雜說。咸非本義。有能背俗而從古。反謂信古而疑經。豈知孔序初出。已載簡編。湯征逸文。且入甄錄。而少見多怪。將疑匯背之駝。以是爲非。謬於買璞之鼠。此五蔽也。史記一書。或以故訓易經。或由今文本異。或因文便從省。或因傳寫致譌。而考其大旨。皆可徵信。近者通儒輩出。罕知遷史足憑。風雷改葬。懋堂以今文爲謬悠。反國攝王。樸園疑伏生爲老耄。豈知取證於史。其說自明。大熟未穫以前。本有歷年之事。相王行政之後。初無遠避之文。乃不援史文以證師傳。反徇末學而違初祖。此六蔽也。錫瑞服膺伏書。罔敢出入。參考太史。謂足據依。甄所引用。皆一字而千金。摭其闕遺。亦零珪與碎璧。徐裴張馬之說。間糾其違。臧江孫段之書。擇存其是。以見書紬石室。實可證明聖經。聲發金絲。不同點竄舜典云爾。　十一月、王益吾閣學刊釋名疏證補成。采公說五十餘條。　始作古文尚書冤詞平議。　刊甲午乙未兩年所作經解文。爲自課文第三卷。　公次孫名振生。　十二月、取筆記錄之。存槁二卷。

始作鄭志疏證。撰尚書古文考實一卷。王闓運爲交思賢書局刊行。撰宙合堂談古若干卷，今佚，是年詩有驚聞一首。道中見桃花二首。壺園看牡丹和芰舲韻答芰舲贈詩。送李藝淵丈回湖南辦理督銷。五柳館。萬杉寺。舟行絕句四首。有感四首和幹臣。章江舟中答幹臣贈詩。歸過鄱陽湖。聞西陲近事二首。過嘉魚一首。文有明史約序。請復孝弟力田科議。豫桐女史遺照題詞。夏母高太恭人六十壽序。湖南糧儲道夏公芝岑墓志銘。王勁笙墓志銘。張孝達制軍壽序。河東河道總督梅公啓照暨德配雷夫人墓志銘。經解有明堂蔡袁二說平議。廣庠在國西郊當作四郊考上下二篇。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解。感生帝解。往伐歸獸解。駁俞理初公羊傳及注論釋桀忱。申張髦三昭三穆爲六宗之說、幷辨正其失。共九篇。

光緒二十二年丙申公四十七歲。

主講經訓書院。時我國新遭中日之戰。馬關之盟。公與黃鹿泉先生痛慨乎東藩之失。極言變法之不可緩。十七日記致黃書云・閣下往議於東藩使至・招之飲酒賦詩・且繪圖徵詠以張之・在當時亦視爲故常・豈意今日遂局明堂王會・千秋盛事・不可復見・又云・方今議論・皆云變法自強・現在之局勢・如病已入膏肓・欲學醫以治之・亦恐緩不濟急・況尚有沮之者・葉煥彬吏部以所藏張船山書冊。贈龍陽易實甫順鼎・公題詩四絕以

紀之。二十一日記・葉煥彬吏部藏張船山畫册・船山自題詩於上・印章有張靈後身字・易實甫自謂夢晉後身・吏部因以此贈實甫・王益吾・王壬秋・何棠孫維棣・程子大頌萬・陳伯年・葉煥彬・皆有題詠云云。

王益吾閣學、葉煥彬吏部、見公所作駁俞理初公羊論一文。盛稱之。有經學獨步。湘中奪席之語。

二月、文學士道希被議歸南昌。公作摸魚兒一闋贈之。詞云。悵春殘蕭條風雨。幾番愁見花落。鳳城桃李凋零盡。一點又飄紅萼。天漠漠。空夜奏綠章。無奈芳枝弱。封姨太虐。任巧囀鶯簧。苦啼鵑淚。有酒更斟酌。 銷魂處。回首五雲樓閣。衣香猶染京洛。蛾眉見嫉尋常事。泉水漫分清濁。情不薄。雖潛處太陰。倘望微波託。承恩似昨。待買賦長門。回心舊院。莫遽怨謠諑。 三月、校尚書大傳疏證。 七月初五日。漢儒鄭康成誕日。公作漢大司農鄭公碑文。自注云。晉戴逵總角時。以雞卵汁溲白瓦屑。作鄭康成碑。其文不傳。乃爲補之。臚列所注書。與漢晉文體。遂不相似。蓋公至是兼治鄭學。冀疏通高密一家之言。 如南昌。刊尚書大傳疏證七卷成。自序云。自暴秦燔坑。經義壞暖。而易主卜筮。詩存諷誦。春秋未箸竹帛。禮經本無成書。推原廢興。匪咎煨燼。惟尚書一經。上紀五帝。邈乎百篇。末由再睹。斯文未喪。一老憖遺。著錄本於秦官。發藏先於孔壁。五三六經之旨。如日中天。二十八篇之文。比宿北斗。若夫別撰大義。不盡發明本經。而歐陽傳授。皆出高足。劉班略志。首列傳名。漢歷四家言

詩、二戴述禮。公羊經旨。司馬史才。考其記禮之辭。多相出入。序事之略、亦堪證明、是知山東之大師。無若洙南之閎遠。厥後東京祖鄭。南宋宗朱。懿彼兩賢。師法百祀。而六藝撰定。特爲注釋。儀禮通解。多引傳文。是則專家雖亡。莫尋虎觀之緒、四卷具在。猶見鴻生之遺。降逮元明。競逞虛誕、俗學蔑古。委之榛蕪、空言酺經。烈於秦燒。近儒蒐輯古書。不遺餘力。而伏傳全本。莫睹人間。吳中撫略缺殘佚官復增校訂。掇之鄙見。尚有譌漏。乃重加補正。作爲疏證。仿孔沖遠之例。釋滯求通。衍量家令之流。暢微抉隱。而皇熊舊疏。莫可據依。摩詰古圖。空傳仿彿。拾遺訂墜。有四難焉。伏生生自先秦。多識古禮。學與前漢。是爲今文。枝葉所嬗。非止三家尙書。符節相同、通夫十四博士。乃自紅休一出。赤伏中興。信列國陰謀之書。用山巖疑似之說。昧者遂疑今爲漢法。古是周文。秦王之制。定自太常。六典之篇。可概上古。門輔匡主。以爲周禮無文、太子迎侯。孰識異代之法。今將袪此大惑。紹夫顓門。而曲臺逸文。麋珠散失。石渠議奏。碎璧湮淪。其難一也。東京作章句。必曲曲以敷陳、西漢尙微言。不字字而比傅。江都之述繁露。太傅之傳韓詩。比於是編。實堪鼎足。乃或昧於古書之例、徒以耳食自矜。皋謨之言貢士。必欲強通。多士之論宮城、亦思影附。成王幼在襁褓、不解甚言非眞。梓材謂命伯禽。務在

穿鑿立異。致爲此書詬病。實由誤會傳文。今將辯明體裁。析解淆惑。而譌謬沿襲。或且強作調人。擂陷廓淸。莫能比於武事。其難二也。漢通天人。多出齊學。詩說五際。春秋三科。擬諸洪範之辭。皆明災異之旨。故自漢至隋。幷箸於史。良以五行之義。自成一家之言。宋人疾緯書如仇讎。謂天變不足畏。中候十八。既詆讖言。大法九章。皆從棄置。今將甄極悲緯。推明禹疇。而河洛遺文。無由鈎摘。句歆異說。亦尠折衷。其難三也。金絲既振。乃有壁書。門戶斯歧。多逞胸臆。鄭君既注是書。自當恪遵勿失。乃詆歐陽爲蔽冒。信衞賈爲雅材。間下己意。比於箋毛。或易本文。同夫注禮。易曰容爲日容。變大交爲南交。甘誓六卿。解以周制。堯典八伯。義非虞官。帝者之服五章。天子之城九里。皆由泥古。不免獻疑。近人併伏鄭爲一談。昧古今之殊旨。西莊之作後案。阿鄭實多。樸園之考今文。詆伏尤妄。今將別漢司農之注。守秦博士之傳。而庸俗異視。易謬元黃。別定一尊。莫分黑白。其難四也。錫瑞殫精數年。易稾三次。既竭駑鈍。粗得端倪。原注列鄭。必析異同。輯本據陳。間加釐訂。所載名物。亦詳引徵。冀以扶孔門之微言。具伏學之梗概。世有達者。理而董之。

新建夏先生敬莊爲作序云。秦變法。而二帝三王之法永墜。秦燔書。而二帝三王之書亦亡。書不可亡。天生伏生。傳尚書經二十九篇。傳四十一篇。

或謂大傳是生歿後歐陽張生撰集。猶之論語。亦出門人。不可謂非濟南之書也。漢時歐陽夏侯三家。皆立於學。別有古文。出自孔壁。然孔安國先通伏生今文。歐陽和伯事伏生。授兒寬。寬又受業孔安國。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寬。則漢時今古文本是一家。初無殊旨。稱古文以汩今文。蓋昉於劉歆。歆當新莽時。以古文尙書立學。必自爲之章句訓解。建武中興廢之。而說己傳播。衞賈馬許。皆崇信五經異議所載古尙書說。多用周禮易今文義。蓋本歆說。歆說既行。學者遂爲古文二字所壓。以鄭君之精識。其注大傳。猶多改其字。變其義。不守濟南師法。豈非爲古文所誤哉。三家尙書既亡。濟南之傳中絕。賴有大傳。歸然獨存。宋朱文公作儀禮經傳通解。多采其書。元明以來。空言滋甚。幷大傳亦不存於世。近儒迭相綴輯。福州陳氏輯本最善。然亦有譌漏。且無疏解。不便學者誦習。皮君鹿門治今文學。取陳氏本重加釐訂。爲作疏證。足以昌明濟南一家之學。藉存二帝三王之遺。予見其書。爲付剞氏。以詔後學。書成。乃述其緣起。并發其大旨如此。　十一日、得仲子吉人選丁酉科拔貢電。有詩誌喜。　八月、葉吏部煥彬由京寄贈孔叢伯古俊樓鄭志原刊本。　撰古文尙書冤詞平議二卷成。自序云。毛大可檢討古文尙書冤詞八卷。世溥爲駁尙書古文疏證而作。予觀其書。亦不

盡然。有明一代專以宋學取士。其於宋儒之說。如刪孝經。改大學。去詩國風。皆奉爲科律。莫敢異議。獨檢討起而爭之。在當時實能言人所不敢言。不可謂非豪傑之士。惟檢討之才。長於辨駁。務與朱子立異。而意見偏宕。遂有信所不當信。疑所不當疑者。朱子信儀禮。是也。檢討因其爲朱子所信。乃謂三禮之中。儀禮最下。所訂喪禮。肆意抨擊。朱子疑古文尚書。是也。檢討因其爲朱子所疑。乃大聲疾呼。爲古文鳴冤。橫暴先儒。痛詆同時攻駁古文之人。乃曲護黎丘之鬼。皆由意見偏宕。使之然也。夫古文尚書。并非由朱子始疑之。檢討欲爲平反。意必據有鐵案。乃其所執爲左證者。惟隋書經籍志。隋志唐初人作。其時崇信僞孔。立學宮。作義贊。史官所采。皆左袒僞學之徒。檢討乃據一家之言。偏斷兩造之獄。豈能反南山不移之案。以鳴千載不白之冤乎。尚書一經。自東漢古文汩之於前。東晉古文假之於後。宋以來又各剏異說。迄今紛紛。莫衷一是。或據宋儒之說。以駁東晉古文。或據東晉古文以駁宋儒之說。或據東漢古文。以駁東晉古文及宋儒說。未有能守西漢今文之學。以決是非、正得失者。矧在明末。經義湮晦。以閻徵君之精核。攻古文猶用宋儒之說。其餘郝梅諸君。所批駁多不得要領。僞古文雖當罪。而罪之不得當。宜檢討爲之負罪而稱冤也。檢討是書。其佳處在不用

宋儒新說。如武王封康叔、周公留後之類。其弊則在專信僞孔。並伏傳史記。亦加訾議。與疏證互有得失。其是非可對勘而明。予於疏證。既爲辨正。乃於是書更作平議。冀以持兩家之平焉。 十一月、門人賀贊元作韓詩外傳疏。來書請益。 王壬秋先生、深稱公箸尙書大傳疏證。徵引精碻。其孫尙未授書。云俟公疏證出。乃以授之。賀贊元緘。入衡州。謁壬父先生。過詢止宿。篤見開引。至論尙書。深稱夫子徵引精碻。其孫尙未授書。俟夫子疏證本成乃授。足見折服之深。

十二月、古文尙書疏證辨正、及古文尙書冤詞平議。均由思賢書局刊行。 譔鄭志疏證八卷、鄭記考證一卷。附答臨孝存周禮難疏證一卷成。自序云。鄭君列傳云。門生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是鄭志乃諸弟子推尊鄭君。比擬孔子。而自比於孔子弟子。裒其問答之語以爲志。治鄭學者。宜何如寶貴。乃隋唐志皆載鄭志卷數。唐人作義疏。亦多采用。歷五代宋而遽亡佚。此亦有故。鄭君先通今文。後通古文。先所箸書。多今文說。後所箸書。多古文說。據鄭志答炅模問。初爲記注。後得毛傳，不復改之。答劉琰問論語注。人間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是所箸書先後不合。並非有意矛盾。故示參差之迹。學者因其參差之迹。正可考見經學門戶之廣。去聖久遠。記者各尊所聞。今古文皆有師承。不可偏廢。有前所據而後追改者矣。亦有前所據而後不必追改者矣。嘗

時弟子蓋嘗以此致惑。而鄭君自爲解釋。其意已彰彰如是。孔沖遠等不達斯義。解詩則疑禮注。解禮則疑詩箋。其於鄭志亦疑其與禮注詩箋不合。又疑雜問志首尾無次。疏家例不駁注。專守一經之注。不欲牽引他人異說。其體例固如是。至因專守一經之故。並注家一人先後之說。不能疏通證明。以其少異而疑爲不可信。則唐人已不知是書之可寶貴。宜其至宋而遂亡佚矣。夫自漢至唐。鄭學極盛。其時諺云。甯道孔孟誤。諱言鄭服非。承學之士。莫不服膺顏袷。逐康成車後。而於鄭學已不能徧觀盡識。何怪後來攻鄭者之紛紜乎。暖暖姝姝。學一先生之言。乃莊子之所譏。後之暖姝者。并一先生之言。亦不盡學。唐人宗鄭。旣專守一經之註。其餘若鄭志等。棄之弗顧。宋以後人宗朱。又專守四書之注。其餘若語類或問。有異於四書。而可備參考者。亦復棄之如遺。其所見狹隘。不能盡厭後儒之意。後儒起而捃摭他說。以反攻鄭君與朱子。究其所摭他說。有不見於本處之注。而見於他處。爲鄭君與朱子所已言者。是以鄭攻鄭。以朱攻朱。人但譏輸攻者。不睹全書。而不知其墨守者。已先不能折衷壹是。嗜古之士。蓋其閔矣。然則若鄭志者。豈非今日所當急治者歟。予治鄭學有年。念是書可與諸經注義參證。以考鄭君生平學術先後異同之故。且知古人之學。與年俱進。嘗有欲然

不滿之意。而於弟子問難。又常有般然誨人不倦之心。皆後學之所宜法也。鄭志有殿本、鍾本、孔本袁本之異。袁後出最詳審。其中亦有疏失。如引御覽韋曜問曰一條。爲鄭志。謂韋亦鄭君弟子。不知此乃毛詩答雜問語。韋以孫皓鳳皇二年被誅。華覈疏救之曰。曜年七十。鄭君卒於建安五年。距鳳皇二年凡七十四年。是韋不及見鄭。不得在弟子之列也。是書實應成蓉鏡嘗作考證未畢。僅三十餘紙。渠入南菁書院叢書。茲据袁本復加校訂。成所考證。具列簡端。不敢掠美。其未及者補之。名曰疏證。附以鄭記。與答臨孝存周禮難。以存鄭氏一家之學。而發明其大旨如此。　是年詩有題易笏山方伯丈浩園介雅圖。爲夏芝舲題動靜交養圖。題范季遠德培觀察仕隱後圖二首。壺園主人招飲爲荷花壽詩二首。題盧仁山懋善乘槎破浪圖二首。新秋。疏星。看鏡。普賢寺鐵像歌。永福禪林觀桂洲石。由南昌至九江利濟輪船中作。蘆花。過南康。泊嘉魚峽中。斜陽。湘妃曲。新堤。嶽麓峯禹王碑。李北海麓山寺碑。眞西山諭僚屬詩碑。化城禪寺鐘款。題浯溪碑。　文有榆霞山館師友詩錄序。茅批唐宋八家文書後。章實齋文史通義書後。鄉詩摭譚序。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公四十八歲。

主講經訓書院。正月、撰今文尚書考證三十卷成。王益吾閣學爲作序云。尚書傳自伏生。其徒歐陽夏侯。西京立學。宗習偏天下。溯龍門箸記。虎觀講經。迄於熹平所刊。一以今文爲主。雖其間有史公雜采之說。有三家歧出之說。要皆截然不紊。考迹可知。古文肇出魯壁。不列學官。盛於新莽。微於中興。厥後杜衛賈馬。賡續倡和。若故爲今文樹之敵者。而其從來亦遠矣。夫經義不窮。引而日新。學塗衆趨。則材高者激而返古。理勢固然。無足怪者。漢書稱今文徒衆。或善修章句。或增多師法。未嘗不各自爲說。若古文當日之不泯。亦非獨文字古也。史遷從孔安國問故。明孔氏嘗爲故矣。遷書載堯典諸篇。多古文說。是古文有說矣。桑君長名傳古文。其言散其地志水經。與今文不同者。皆可決其爲古文說。劉歆又從而推演之。如莽立六宗。建三公。及三統歷。言文王受命。武王克殷之年。顯背今文。由歆剏說。此可以意定者。而必謂古文義說。盡出於歆。或其不然。自鄭君以漢末儒宗。雜糅今古。爲書學一大變。東晉僞經傳出。茫昧千年。本朝碩學朋興。今古文界域始明。而蔽亦因之。曲阿高密。強彻今文。蔽一。尊尚古文。故抑伏傳。蔽二。不信史記。擯斥舊聞。蔽三。皮君鹿門治尚書最精。嘗爲大傳疏證、古文寃詞平議二書行世矣。近復以今文尚書考證視余。其條理今文。詳密精審。兼諸大

儒之長。而去其蔽。後之治今文者。得是編爲前導。可不迷於所往。余讀君撰箸。每有鍼芥之合。惟於論古文義說。反求於心。而未能釋然。序君書因併出所見相質。竊附於諍友之義云。 自爲凡例云。

自獲麟稱筆。删書百篇。祖龍熸燄。烈火一炬。憗遺一老。肇啓三家。漢代今文。洓南爲盛。雖復河內屋壁。捜魚鳥之墜文。廟堂金絲。發科斗之奇字。而或僞眞莫辨。傳注全無。今文大誓・疑引緯書與大傳史記之文爲之・與二十九篇之文不類・伏生所傳・本無大誓・孔安國無受詔作傳事・ 是以二百餘年。不參異議。十四博士。合爲通家。御史大夫。衍三大宗之緒。歐陽大小夏侯尙書・皆出於兒寬・ 昌邑太傅。開兩夏侯之傳。大小夏侯尙書・大小戴禮・同出於夏侯始昌・彧彧彬彬。元元本本。是知子駿之移博士。本屬讕言。敬仲之序官書。皆爲謬論。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云・尙書初出於屋壁・朽析散絶・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衞宏古文官書序云・錯所不知者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此皆袒古文而詆今文之謬論・洓南之學極盛・爲有朽析散絶・略以其意屬讀者哉・ 迨宋以降。伏書散亡。洓南顓家。無復別風之字。吳中孤本。僅傳淮雨之經。抱經補其遺。恭甫刊其誤。於是福州輯本。鄞縣佚書。踵事遂精。考文較覈。覽其閎恉。拱璧足珍。葆此殘篇。碎金斯貴。如大麓之野。必是名山。旋機之星。乃爲北極。四方上下。六宗之義可尋。三才四時。七政之文具在。十二洲之兆祀。是祭星辰。三千條之肉刑。何關畫象。七始七律。文猶見於唐山。五服五章。制豈同於周世。三公黜陟。在巡守之先。重華禪讓。居賓客之位。西伯受命。逮六載

而稱王。元公居攝。閱七年而致政。成王抗法。爲世子以迎侯。皇天動威。開金滕而改葬。凡此壔詁。皆當信從。勿因瓦釜之鳴。反棄黃鐘之寶。　龍門箸史。多列尙書之文。馬遷傳經。實守歐陽之法。如大麓是林麓。非錄尙書。百揆卽百官。何云宰相。堯太祖稱文祖。異於禰祖之名。允子朱爲丹朱。知非允國之主。舜年凡百歲。見徵庸三十之譌。帝咨廿二臣。有彭祖一人在內。（九官十二牧。合以彭祖。壔是二十有二人。四嶽卽在十二牧之中。）夔曰八字。本屬衍文。予乘四載。必當分別。戛擊鳴球以下。記自虞史伯夷。明良喜起之歌。卽爲舜傳大禹。般庚屬小辛時作。比於陳古刺今。微子咨樂官乃行。何與剖心肯靡。多士文兼毋佚。意在兩義互明。君奭告以勿疑。事屬初崩居攝。成王開金匱。非因管蔡之言。重耳賜彤弓。乃作文侯之命。魯公就國。誓衆征戎。秦伯封殽。懲前悔過。參考舊文。不乖師說。至若文王囚羑里之後。乃出戡耆。箕子封朝鮮之前。已云訪範。（史記惟此二事。與大傳不合。）雖有小異。無害大同。　西京舊說。旣萃龍門。東漢逸文。亦叢虎觀。（白虎通多載今尙書說。）琮璜五玉。麃鹿二牲。九族親睦。竝列異聞。三考黜陟。不拘一義。放勳非號。說見於郊天。伯夷不名。義彰於敬老。鳴球堂上。尤貴降神之歌。燔柴岱宗。斯隆封禪之典。考績事由二伯。州牧旁立三人。五行襃王之宜。八音方位之別。受同卽位。大斂卽可稱王。改朔應天。太平亦宜革正。社稷用

孝經之說。博士理本相通。巡守徵王制之篇。今文義原一貫。他若周公薨當改葬。康叔封據平安。皆不背於伏書。亦無違於遷史。　三家派分。顓門教授。說經者言逾百萬。從學者衆至千人。大麓旋機。或更古義。象刑章服。亦背師傳。漢人以大麓爲大錄·旋機爲渾儀·象刑爲象天道作刑·服章爲十二章九章·皆與伏生史公之義不合·蓋三家博士新說也·然矛盾無多。淄澠可辨。考其得失。足用證明。乃知熹平刊經。皆據學官之本。白虎議奏。不主中祕之書。意在同文。名非慕古。至於赤文綠字。讖緯可甄。翠琬青珉。豐碑未泐。殘竹捃逸。斷碣鉤沈。凡屬隻義單詞。皆同吉光片羽。漢世通行今文·漢碑尤可據信·　疏通古義。當據舊文。俗儒不說。妄說斯啓。是末師而非古。執誤本以疑經。如索隱據僞孔以詆史公·近人據馬鄭以詆伏生·皆是·　豈知懸牛頭而賣馬脯。何怪抵牾。斷鶴漆以續鳧脛。安能強合。故事實不可移易。古今尤戒混淆。如箕因而微乃奔。詎有父師可告。衞封以伯爲爵。見史記衞世家·漢書古今人表·　胡云康叔稱侯。君奭以居攝爲疑。非因時已致政。伯禽以征戎就國。何得尚未受封。略舉數端。足賚隅反。誠能墉守伏義。證明今文。究馬班二史之異同。撥東西兩京之遺逸。則通如馬鄭。尚難執簡而爭。僞若梅姚。何從緣隙而奮。　漆書一卷。出自西州。馬鄭古文·本於杜林漆書·古文四十六卷·漆書止一卷·則非全文·孔安國本藏於中祕·新莽赤眉之亂·蓋已亡佚·此一卷·當即其中佚出者·漢時民間相傳·本有古文尚書·蓋孔安國副本·然不立學·私相授受·不無漏脫變亂·如我其試哉·脫帝曰夔曰八字·重出優賢揚作心腹腎腸·殷三宗無太宗·而有祖甲·必非孔壁之舊·杜林好小學·書

用漆書一卷。校正當時之古文尚書文字。其本較他本爲善。故馬鄭依用之。然漆書非完文。近人以爲馬鄭卽孔壁古文。非也。古序百篇。疑由東海。今所傳書序。與史記所引書序。多不同。詳見書序考證。或以毛詩序爲衞宏作。古文書序。疑亦出於宏。蓋不無變亂。文惟崇古義。乃戾今豈知中祕舊藏。外人莫覩。臨淮早卒。箸述無傳。孔壁眞本。惟劉向校中古文見之。至東漢蓋亡矣。史記云。安國爲臨淮太守蚤卒。不云有箸述。漢藝文志列歐陽夏侯章句說義。古文尚書祇四十六卷。不列章句說義。蓋本無之。凡屬班志臚列。論衞徵引。說文表其逸字。異義述其遺聞。大率遠出國師。近宗衞賈。授周官於屋壁。捃左氏於山巖。孔安國古文尚書。惟以今文正其文字。並無義說。其義說蓋創自劉歆。歆於哀帝時。請立古文尚書。爲諸儒所訕。平帝時。王莽從之。卒立學。既立學。當有章句義說。蓋皆歆爲之。莽立六宗。建三公。歆作三統厤。以爲文王受命。九年崩。武王十三年克殷。皆與今文尚書異。卽其說也。後漢儒林傳云。杜林古文尚書。賈逵爲之作訓。又云。衞宏從杜林受古文尚書。爲作訓旨。是杜林止有定本。而無說義。衞賈馬鄭。相繼成之。馬鄭注尚書。多引周禮說殷夏之制。或亦本於劉歆說也。漢書地理志。論衡。說文。異義。引古文尚書說。亦卽劉歆衞賈之說。諸君厭故喜新。是丹非素。遂使彗孛旁出。揜北斗之光芒。妖譌紛乘。啓黎邱之誕幻。且孔壁文多譌脫。不如伏書遠有師承。膠東傳經。竟漏帝曰。嬀汭降女。皆屬臣言。此則誤始庸生。咎非馬鄭。孔穎達書正義十一。馬鄭王本皆無帝曰。當時庸生之徒漏之也。庸生傳古文。爲孔安國再傳弟子。其書已譌脫如此。如其說。則當以我其試哉。並爲四嶽語。豈可通乎。案此足知安國古文。不及伏生今文。此一有師承。一無師承之明驗也。史記云。堯曰。吾其試哉。是史公所據今文有帝曰。僞孔本亦有帝曰。此僞孔從今文。勝於馬鄭古文之一證也。段茂堂左袒馬鄭。乃以我其試哉。應爲四嶽語。蓋熒知者之聽。足見壁中古本。已遜泲南今文。何必補安國之遺。開子雍之僞。逵長侍中。皆名碩學。扶風高密。竝號通儒。乃必寶守漆書。力崇祕簡者。蓋以壁藏舊本。體少變更。世

俗通儒。字多僞省。是以兩漢碑碣。不盡合於六書。中郎石經。間亦參夫變體。向疑賈馬許鄭。皆大儒。何以必舍當時通行之今文。而崇不合時用之古文。及覩石經與漢碑文字多譌。乃知今文。因當時通行。不免譌俗。諸君好古。故鄙棄今學。向使參稽悞誤。法中壘之校文。不尙怪奇。戒紅休之立學。字體或依古本。訓辭仍襲今文。義兼取其兩長。善可俟夫百世。今文有說。不妨以古文參考。然古文無解說。劉歆衞賈。皆不足據。說解應仍用三家今文。兼采所長。乃爲盡善。乃必疾其蔽冒。詆爲俗儒。輕博士而重孤家。別立漢幟。祧洙南而禰稷下。強撥秦灰。卒致三反之人。乘抵巇隙。兩家同廢。竝付煨塵。僞孔顚倒經文。競傳魯鼎之贋。衞包改更隸古。復失廬山之眞。好古諸君。實階之厲已。鄭病歐陽之蔽冒。馬氏三家爲俗儒。別創古文說。而說又無一定。馬不同於鄭。鄭不同於馬。王肅乃乘其隙。僞造孔安國傳。後人誤信之。而東漢古文。乃與西漢今文。同歸於盡。且諸君之崇古文。蓋愛其文字之古耳。唐衞包乃誤易以譌俗之字。豈諸君所及料者哉。解經當實事求是。不當黨同妬眞。康成博通。多參異義。子雍僞謬。間襲今文。蓋鄭受恭祖之傳。每觴源於衞賈。王承父朗之學。或毫采於歐陽。王肅父朗。師楊賜。傳歐陽尙書。洪稚存傳經表。以肅爲伏生十七傳弟子。故肅作僞孔傳。名曰古文。實間襲取今文。以駁馬鄭。其說有復勝馬鄭者。當分別觀之。是以純不免疵。惜當知善。如僞孔云。羲和四子。別無天地之官。僞孔以四子卽是羲和。非別有羲仲。其說是也。而以四子卽是四岳。則沿鄭誤。觀刑二女。當爲放勳之語。見前。帝甲淫亂。豈足知[illegible]。僞孔以祖甲爲太甲。是也。而改從說同馬鄭古文。王肅云。先盛德。後有過。謬論也。子雍務與康成爲難。而今古雜糅。則實效尤康成。故鄭王尙書注。皆非古非今。必如鄭駁王。非公論也。予之去取。一以與今文異同爲斷。元公避居。本無其事。史逸作策。卽烝祭而不在明年。僞孔以烝祭歲爲一時事

・本於劉歆三統術・云是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以反政・洛誥篇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命作策・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其說是也・鄭分烝與祭歲爲兩年之事・按之經文・殊不可通・成王踐奄。非東征、而實因再叛。大傳・踐奄・周公事・史記踐奄・成王事・周公踐奄・王不親行・經云・王來自奄・昔朕來自奄・知非一事・僞孔以爲再征再叛・其說甚塙・蓋王肅襲用今文舊說・鄭誤合爲一事・王西莊、孫淵如、陳樸園、必駮孔申鄭・乃或以伏生爲誤・或以史公爲誤・其解多士多方兩篇之義・皆不可通・由門戶之見大拘也・此皆遠勝古說。原本今文。可以搴芳草於蕭稂。掇明珠於砂礫。乃必批剝孔傳。曲阿鄭君。以致踳駁難通。齟齬不合。於是具文飾說、詆史公爲謬悠。顚倒是非。譏伏生爲老耄。陳樸園於文王受命・周公避居兩事・皆詆伏生老耄・記憶不全・不知千慮一失。無損智者之名。以人廢言。初非公允之義。茲特平其曲直。參其合離。不爲北海之佞臣。甯作汝南之肖子。

國朝經學。盡闢榛蕪。山東大師。猶鮮墨守。百詩專攻僞孔。不及今文。西莊獨阿鄭君。無關伏義。艮庭兼疏伏鄭。多以鄭學爲宗。茂堂辨析古今。每據古文爲是。淵如以史記多古說。遂反執鄭義爲今。樸園謂鄭注皆今文。不顧與伏書相背。伯申考證郅塙。簡略惜不多傳。默深詆訶實工。武斷乃兼宋學。茲取其精當。辨其舛謬。不使今文亂眞。非與前人立異。

先漢經師。必由口授。文字多寡。不免參差。派別三家。經有異本。師法雖無大異。傳習不必全符。是以龍門闢臺。馬班殺其青簡。熹平太學。陳留書以丹文。於乎烏虖。不同於戲之字。無逸亡佚。別傳毋劮

之文。邦國恒常非關避忌。維惟乃迺或別古今。良由習本判殊。非盡後人改竄。許君解字。有伏書雜出之辭。顏監匡謬。乃蔡氏一家之學。（匡謬正俗云。古文尚書作惟。今文尚書作維。古文尚書作烏乎。今文尚書作於戲。專據石經言之。按之史記漢書。亦不盡合。） 凡此遺文可證。皆於大義無關。玆各依其本書。不敢強之使一。

是書體例。本仿樸園。博訪通人。改從徵省。（先用陳樸園今文尚書經說考之例。經字一切。改從今文。後依王益吾先生更定。仍依孫淵如尚書今古文注疏體例。正文用通行本。小字分注今文。） 良以史公所載。完篇不過十餘。（史記載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湯誓、高宗、彤日、西伯戡耆、牧誓、鴻範、金縢、肸誓、微子、多士、毋佚、君奭、甫刑、文侯之命、秦誓、皆不完。） 博士之傳。列宿雖尋廿八。若必勇更習本。臆造經文。則天吳紫鳳。未免倒顛。淸廟生民。將遭塗改。自我作古。悉爲西河所訶。（毛西河古文尚書冤詞。詆訶羅氏父子。私造今文尚書。甚至若改造經字。恐似羅氏所爲。） 獨抱遺經。詎眞東漢之舊。（漢石經亡。今文尚書。遂無完本。） 仍用通行之字。庶無杜撰之譏。凡有古義可憑。但云今文作某。 三月。公挈仲子吉人往贛。十二日至鄱陽湖遇風。輪壞幾厄。於南康之謝師塘。數日始抵南昌。（公和韻寄廬主人詩。有江水猶存斷蓬梗句。自注云。來時過鄱湖舟壞。） 四月。其仲子先返。 八月旋湘。 是歲。書院生舉江西鄉試者。有宋名璋、夏承慶、龍鍾洢、蕭鼎臣、徐運錦、于廷榮、萬啓型、張𢯎、楊增犖、熊羅宿、雷恒、李若虛、魏元霸、王益霖、張錫年、杜逑琮、胡藻、陳希孟、李盛鑾、劉彭齡、文廷華、蕭丙炎、沈兆祉、吳璆、王慶康、李國梁、龍國榛、賀文華、張

世畸、黎瑞棠、張國光、包學淵。副榜、熊璠、李若愚、秦鏡中、桂念祖。拔貢、有盧豫章、胡汝綖、于廷棨、饒之麟、宋名璋、李瑞棻、聶廷瑞、熊錫榮、李盛鑾、劉彭齡。優貢、有徐逆鑫、傅巽、沈兆禕、毛玉麟等三十餘人。一時稱盛。公有致江西主考長沙張野秋學士百熙書云・都門一別・歲序三更・茲逢星軺涖章江・錫瑞於節後解館旋里・未得奉教・伏維起居萬福・著作千秋・莊子稱大宗師・許君仟漢祭酒・藻鑑之譽・既遍於西江・菁莪育才・又移於東粵・至公至明・以忻以頌・錫瑞於季秋始抵荆宅・湘書揭曉・小兒無名・日逾浹辰・先叔隕逝・神志嗒喪・無可陳說・頃見江右題名錄・經訓獲儁・計數十人・前列十名・皆諸生高足・為之距躍三百・宋年最少・而才最高・學治今文・詞極瑰麗・戛然舉首・可謂得人・夏經籍博通・文章爾雅・龍明麟經・蕭信文藻・張俊拔有奇氣・萬聰頴通禮經・于徐湖湘承學・華實並茂・駢散各體・卓然成家・楊之賦詠・上薄風騷・激宕沈雄・冠絕儕輩・至於專精三禮・能羅宿紹鄭綱之傳・上下古今・魏元覇得韓潮之筆・當恒公羊・若虛穀梁・并擅顓家之業・光祉奇才・慶康篤學・早受龍門之賞・（二人與徐運錦・皆龍侍郎所保教職・）吳璆逃琮・工駢儷對偶之詞・學熙錫年・講時務通變之術・瑞棠胡藻・年少銳精・希孟徐霖・績學淹滯・世畸有志改善・廷華能為詞章・盛鑾彭齡・拔萃之秀・國光丙炎・聲貫之遺・略舉所長・以誌竊幸・其餘肄業・亦皆聞聲・名士多如鯽魚・清班齊若玉筍・熊秦李桂・名列副車・秦桂二生・尤工吟詠・此皆章江千里・萃其精英・講席六年・親為指授・各懷躍冶之志・莫賞爨桐之音・而卞和忽來・荆山獻其結綠・伯樂一過・冀野空其驪黃・英才盡入於轂中・珊珠不遺於網底・昔者輶軒入蜀・并擷尊經之英・今茲玉尺量吳・全收經訓之彥・多士濟濟・鵾風喁喁・斥時命之嘘言・信文章之有價・得才強國・斯為先務之圖・以人事君・不愧大臣之職・舉此致賀・洵非貢諛・錫瑞學不純師・謬主經席・導以古義・多疑迂途・幸遇宗工・搜求髦俊・探驪珠而游麟爪・振鴻翮而棄腹毛・便知稽古之英・匪據齊門之瑟・速化之輩・雖買詒癡之符・幸免先生欺予之譏・豈有拔尤盡取之怨・敢為門下・代致謝忱・庶俾儒林・傳為佳話・

十月、閻象雯觀察士良歿。公有挽詞哭之。挽詞云・同學三人・計拔萃南湘廿四春・可憐舊雨凄涼・又逐王喬（指王懷欽）化鳧舄・長安一別・聞分巡東粵十餘載・正好仁風布濩・誰知謝傳厄難年・

自甲午戰敗、各國對我態度頓變。十月、德人藉口山東曹州教案、據膠州

溷。遂以均勢爲詞。外患日亟。國勢危弱。朝野咸主變法自強。義寧陳右銘中丞寶箴撫湘。設時務學堂於長沙。聘新會梁卓如啓超任總教習。吳縣李繹琴維格教西學。分教則有瀏陽唐紱丞才常、石棣楊葵園自超、番禺韓樹生文舉、歸善歐雲樵榘甲、東莞葉仲遠覺邁。十一月、設湘報館。以鳳凰熊秉三希齡、瀏陽譚復生嗣同、唐紱丞才常、湘鄉蔣少穆德鈞、新化鄒沅帆代鈞、漢陽王莘田銘忠、及梁卓如、李繹琴.董其事。 易笏山、實甫父子、爲詩壇之集。會者、黃鹿泉、李秀峯.廬陵黃玉田炳離、江夏鄭湛泉襄、龍陽陳笠唐昌蚤、番禺蔡伯浩乃煌、寄禪僧、陳伯嚴子師曾衡恪、公亦與焉。易刊湘壇集。公爲序以紀之。 與元和江建霞學使標、及梁卓如、李繹琴、熊秉三、易實甫、陳伯嚴、蔣少穆、陳笠唐、諸先生。遊嶽麓。賦詩。 十一月、撰聖證論補評二卷成。自序云。治經分門戶相攻擊。自王肅之攻鄭君始。僞造古書。依託聖言。亦始於肅。漢時劉歆請立左氏春秋。博士不肯置對。范升陳元。互相排詆。止爭家法。非有私見。鄭君於許叔重、何邵公。亦具有駁難。然五經異義。或從或駁。箴膏起廢。入室操戈。說禮仍多從今春秋。君子和而不同。是則是。非則非。未嘗吹毛索瘢。蓄意乘隙。且託聖言以助之攻也。肅集聖證論以譏短鄭。蓋自謂取證於聖人之言。家語一書。是其根據。鄭君名重天下。肅以

爲必假聖訓。乃足以奪其席。兩漢經師聚訟。由今古文家說不同。鄭兼通今古文。擇善而從。學之者、以爲鄭學宏通。毀之者、以爲壞亂家法。肅善賈馬之學。其父朗師楊賦。楊氏世傳歐陽尚書。是肅亦兼通今古文者。乃不能分別家法以難鄭。反舉兩漢今古文聚訟莫決者。一皆託於孔子之言。以爲定論。獨不思孔子沒而微言絕。重以秦火。學者不見全經。各守顓門。莫能通貫。至於石渠虎觀。天子稱制臨決。若孔子之言。如此彰灼。羣言淆亂折諸聖。尙安用此嘵嘵爲哉。漢人作注。發明大義而已。肅注孔語。如五帝七廟郊丘之類。必牽引攻鄭之語。以肆其抨擊。適自發其作僞之覆。故其時鄭學之徒。皆云家語王肅增加。或云家語王肅所作。則肅所謂聖證。人皆知其非出聖。而自宋以來。猶有信家語祖王肅者。甚矣人之易惑也。孫叔然駁釋。惜不傳於世。馬昭之駁。張融之評。稍具崖略。亦多未盡。舊唐書元行冲傳。行冲云。子雍規玄數百十件。又云。王肅改鄭玄六十八條。今聖證論已亡。玉函山房輯本。約三十條。劣得其半。比漢魏遺書鈔所輯爲備。予服膺鄭學。乃据其本。更加校訂。采取先儒申鄭之說。參以己意。爲之補評。肅論皆引家語。以家語互勘。十得七八。亦有不見於家語者。祭法正義。引聖證論王肅六宗之說。用家語之文。大宗伯疏王肅議六宗。取家語宰我問六宗云云。而

今家語無言六宗者。則世所傳王肅本有缺佚矣。玆引其見於家語者。具列其文與注。以抉王肅依託之隱。而申鄭君未盡之旨。庶後人於兩家之得失。有所考焉。 是年詩有題陶廎謙觀儀靈竹圖琴臺二首。漢陽鐵政局漢上逢清明。寄廬落成主人作詩依韻奉和二首。又二首。 文有張鳳翔墓志銘。王子餘母李淑人壽序。寄廬倡和集序。代張筱船廉訪紹華重刊先文端公篤素堂詩文集跋。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公四十九歲。

德宗銳意行新政。湘省既設報館。興學堂。會嘉應黃公度遵憲任長寶道兼署臬司。元和江建霞標、宛平徐研甫仁鑄、相繼爲學政。正月、更與陳右銘中丞及子伯嚴、熊秉三、譚復生、戴宣翹諸公。創設南學會於長沙。留公居湘。延任學長。分學術、政教、天文、輿地四門。公主講學術。黃公度講政教。譚復生講天文。鄒沅帆講輿地。二月初一日、學會開講。官紳士民集者三百餘人。公首講學會宗旨云。學以孔子爲師。講學是孔子所說。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贊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孔子弟子三千。即在道路中。或樹下杏壇。猶習禮論學。漢宋儒者。莫不講學。至明末東林復社諸公。意氣太盛。門戶太分。小人乘之。遂成黨禍。議者推原禍始。持論太激。以爲明之天下。不亡於流寇。而亡於

東林。本朝有鑒於斯。禁諸生立會立社。紀文達公著論。深以講學爲非。謂只宜著書。不宜講學。從此以後。儒者聞講學爲諱。今人忽聞講學。必以爲怪。不知百年以前。講學通行。幷非驚世駭俗之事。孫夏峯講學於蘇門。李二曲講學於關中。施愚山在江西請人講學於鵝湖。故事此風。國朝猶盛。惟近百年以來。風流歇絕。人才日衰。未必不由於此。今人議論。歸咎於紀文達。文達習於當時之制。又主張漢學。力詆宋儒。明人講學。沿宋儒之遺。所以文達益加詆斥。其實講學不始自宋儒。兩漢六朝經學大師。無不講學。故有講臺之名。有都講之名。漢儒傳經弟子著錄數千。西漢石渠。東漢白虎觀。至於天子稱制臨決。下至梁陳周宏正張譏。皆登高坐講經。與宋張橫渠坐皐比講易無異。不得謂宋儒講學。治漢學者不必講。遂幷講學而詆毀之。且宋明講學。亦未可輕詆。宋時國勢貧弱。由開國規模狹隘。非講學所致。程子朱子。立朝不久。卽遭貶斥。楊龜山眞西山。皆不及大用。豈得以宋之積弱歸獄諸公。明季奄官弄權。高顧二公講學東林。以清議維持大局。復社之起。皆一時才俊。後多亡身殉國之人。宋韓侂胄、明溫體仁、嚴禁講學。妨賢病國。以速兩朝之亡。今不責奸臣之禁講學。傾陷正人。反責諸公不應講學。力持清議。刻繩君子。寬縱小人。賢奸倒置。豈得爲平允之論。且一時一世。前

後情形不同。紀文達當乾隆極盛之時。天下太平。四夷賓服。當時儒者無所用心。惟有考訂校刊。搜訪金石。藉以著書遣日。卽不講學。亦無不可。今中國微衰。四夷交侵。時事岌岌可危。迥非乾嘉以前之比。當今皇上政府羣公。深知變通。以開民智、求人材爲急務。各省開立學會。並不禁止。前有上諭。京師開大學堂。各省并開學堂。今又有上諭開經濟特科。學堂保送人才。作爲經濟貢士。從此四海之內。學校如林。講學一事。更不容緩。學記曰。獨學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凡事莫善於羣。莫不善於獨。羣力大。獨力小。羣勢衆。獨勢孤。窮鄉僻壤。豈無好學深思之人。而寒素之士。無從得書。僻處一隅。又無師友。往往因孤生懶。半塗而廢。卽終日咿唔不輟。苦於知識未開。坐井觀天。少見多怪。此等人非必有心深閉固拒。實因平日於應用之書。未嘗多讀。學問門徑。未能盡通。習於所見。而蔽於所不見。於古今事變。中外形勢。茫然不解。雖硜硜自守。不過獨善其身。若欲開拓心胸。目營四海。斷非枯坐一室所能通曉。學非空談而已。必求得之於心。施之於世。切實可行。纔算得有體有用。人謂儒者迂疏寡效。此特叔孫通所云鄙儒不知時變者耳。若是通儒。斷不至迂疏寡效。諸葛武侯隆中一對。已定三分之計。范文正公作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粵軍之亂。中興將相。多出於湖南。曾文正公與

唐懿慎公講學於京師。一出而戡大難。羅忠節公與弟子講學於鄉里。一出而爲名將。左文襄公講輿地之學。能平東南餘孽。關西北地萬里。凡此皆平日講求。確有把握。幷非臨時取辦。僥倖成功。鄉先生流澤未遠。學者嘗聞風興起。今開立南學會。願與諸公講明大義。共求切磋之益。學非一端所能盡。亦非一說所能該。先在讀書窮理。務其大者遠者。將聖賢義蘊。瞭然於胸中。古今事變。中外形勢。亦須講明切究。方爲有體有用之學。惟望將來人材輩出。風氣大開。使我湖南再出曾文正、左文襄、羅忠節之偉人。庶不負創立南學會之盛舉。二月初七日、論講學之益。十四日、二十一日、述孔孟程朱陸王學說大義。與義利之辨。二十八日、講交涉。三月初六日、說保種保教。十三日、申辨孔門四科之旨。二十日、說尊孔宜明春秋素王改制之義。閏三月初四日、講變法。十一日、述國初事。二十五日、續論變法。四月初三日、講通達時務。共講一十二次。貫穿漢宋。融合中外。皆通儒之言。　諸生條問。亦爲之批答疑滯。　其講義及問答。均刊載湘報中。　公憫亂憂時。力主改制變法。登堂演講。議論侃侃。嚮如振玉。聞者洒然動容。學會章程。以省總會統各州縣分會。各分會統農工商鑛各會。自省總會設立。風氣所播。岳州、衡州、瀏陽、武岡、郴州、沅州各處。相繼興起。湘紳固多守舊者。囿於門戶

之見。肆言詆毀。葉煥彬吏部。公舊交也。三次移書相訾議。公以時事方亟。不宜互爭意氣。答書解說。(葉書及公覆書・是冬均載翼教叢編・平江蘇輿厚康所撰也・)四月二十日、仍赴江西主經訓書院講席。 公旣往贛。學會停講。浮言更甚。公由南昌寄陳右銘中丞及熊秉三黃鹿泉書謂宜以堅忍鎭定待之。 六月高安鄒殿書(凌瀚)創辦經濟學堂。設厲志學會。開會日。公涖臨講學。 門人宋名璋、夏承慶、夏敬觀等。擬立同心會。公爲作序云。易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二人數至少。何以有斷金之利。蓋人與人相疇。自二人彼此相親始。仁從人二。鄭康成以相人偶解仁字。相人偶卽人與人相親之義。始於二人。而推及千萬人。能得數人。卽可勝千萬人。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也。人之所以不能同心者。由於學派不齊。亦由於議論不一。學派有漢學。有宋學。漢學有西漢大義之學。有東漢訓詁之學。宋學有程朱之學。有陸王之學。近世又有以專講中國學者爲舊學。兼講西學者爲新學。互相攻駁。勢同敵讎。心安得同。議論或好安靜。或好動作。好靜主守舊。好動主維新。守舊者、以爲舊法盡善。能守其法。天下自治。當一切不變。維新者、以爲舊法盡不善。不盡改其法。天下無由而治。必埽地更新。一則近於道家淸靜無爲。一則近於法家綜覈名實。分黨競勝。二者交譏。心安得同。今欲同心。

當化不同爲同學派不齊者。當知漢宋之學。皆出孔門。不可分別門戶。同室操戈。卽西學非吾人所知。亦足以補中學之所未逮。但有一得。幷宜兼收。議論不一者。當知一切不變。施之今世。固不相宜。埽地更新。望之今人。亦恐難逮。宜去其太甚。盡其所得。至於學派通矣。議論一矣。而擴充學派。開拓議論者。尤不可各存意見。意見不化。卽難道同志合。或以一時之激烈。盡棄前功。或以細故之參差。貽誤大局。宜集思廣益。開誠布公。風氣未開。持以公理。畛域難化。感以積誠。養鋒銳以和平。戢囂張於堅定。謀事期於久遠。不必取快一時。立言毋過高奇。恐其驚駭流俗。勿恃才傲物。而反渙其羣。勿盛氣凌人。而欲速不達。如此乃可以收繫辭斷金之利。以期漸致禮運大同之機云。　先是丁酉五月。南昌胡明蘊發珠、高安鄒殿書、及其弟叔澄凌沅。擬開務實學堂。友教書院山長陶福履華封、與公同年。爲保全書院。陽表贊助。邀公同列名具呈當道。而陰實沮之。本年正月。奉諭通飭設立學堂。五月詔廢時文。幷創辦京師大學堂。至是遂有廢豫章、友教、經訓三書院。以經費充入務實學堂之議。因山長盤踞。官紳忌嫉。學堂卒未舉辦。江西風氣蔽錮尤甚。公於諸事。不願干預也。　七月、得黃鹿泉書云。湘撫陳右銘擬舉公經濟特科。公聞上書辭謝。遂未列名。七月初十日記・有辭謝陳右銘中丞書・　刊今文尚

書考證成。 二十一日、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奉諭旨參預新政事宜。 八月初六日、孝欽太后復垂簾聽政。 十一日、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楊深秀、康廣仁、逮交刑部。幽德宗於瀛臺。悉廢新法。 十三日、公聞政變。賦秋感詩云。妖孛橫侵白日陰。老蟾跳出照深林。漢家玉璽無完璧。唐代金輪有嗣音。虎鼠又成今日變。龍蛇方識古人心。黃塵碧海須臾事。多恐神州付陸沈。其二云。神蚪失水厄池中。猛虎毛間困毒蟲。黨錮人才辱獄吏。皇輿成敗問天公。他時白馬多冤鬼。異代元黿兆女戎。野老何心聽時事。祇愁雷響耳難聾。 十四日、陰風怒號。天地愁慘。公徬徨繞室。是夜五鼓。夢見譚復生來。公問彼實情。訝其何以得出。且云何人誤事。譚云。有人作祟。 十五日十六日、大風。屋瓦皆飛。 十七日、聞楊銳等六人同罹難。公痛哭。就枕上作哭譚復生詩五首。其一。竟洒萇宏血。難完孟博軀。南冠已共惜。西市更何辜。濁世才爲累。高堂淚定枯。榮華前月事。緩步入中樞。其二。同歸首未白。相見眼誰青。訪我來南學。看君上大廷。楓林忽魂夢。天道有神靈。一自沈冤後。朝朝風雨冥。其三。稽康養生獘。何事說延年。杳矣匡時略。淒其懷舊篇。孝忠難喩俗。成敗總由天。自古如絃直。紛紛死道邊。其四。九關屯虎豹。一夜變龍魚。李杜死何憾。伾文謗是虛。焙茶嗟未試。芳草痛先除。尙有湘

人士。來披鄴架書。其五。君非求富貴。富貴逼人來。詎意山公啓。翻成黨禍胎。曾無紈袴習。竟任棟梁材。滄海橫流酷。人間大可哀。

九月返湘。

二十二日。讀明夷待訪錄。於梨州先生之說。多所論列。均切引時事。如原君篇云。人未嘗不可言利。但所言利。須公利。不專言私利耳。孟子對梁王兩言何必曰利。更申言尙利之害。卽指私利而言。至於公利。則孟子亦言之。自私爲利。公利爲義。故孟子以仁義告梁王者。卽欲其言公利也。又云。孟子云。民爲重。社稷次之。君爲輕。卽主民主之說。故孟子爲後世所詬病。然不知皆是正理。原臣篇云。後世爲臣者。大抵不以百姓在心中。而專從事於君之耳目。逢迎意旨。百端取媚。此孟子所謂容悅之人。梨州所謂宦官宮妾之心也。置相篇云。以天子君列五等六等之中。名雖分等。而實則平等也。又云。後世君權太重。以致上下相隔。不能通氣。或申平等之說。以語天下。而無知者流。以爲抑君權。申民權。此惑亂天下之言。且從而詬之。不知古來固如是也。學校篇云。近來新政大行。議改天下寺觀爲中小學堂。卽出此論。惜變法大有轉機。遽遭內變。其議遂寢。田制篇云。本朝征江南之賦。皆仍明舊。雖其後稍減輕。然較之他省。猶倍之。或二倍之。小民視爲固然。不以爲重。上之牧之者。亦每歲照常取之。無再議減者。何其不平若此。又云。本朝無差徭。均納之於地丁中。而各處州縣。尙皆有徭役。是民已出錢。復出力。是出至兩次矣。又云。有明之所以亡。未嘗不因知征也。本朝鑒之。故另行謀利之法。咸同以後。捐納鬻金。此本朝之弊政。有明未見之有也。兵制篇云。掩敗飾功。有明之時已然。今則更不堪矣。甲申法越之事起。中國兵威。尙不大挫。一敗軍之張幼樵。猶褫其職。至乙未中日之役。則連失數城。險要盡去。敗不可掩。功無可飾。一蹶不振。至不可爲。彼敗軍失城之將。曾不予以重懲。是何故哉。

十月、校鄭志疏證。

十一月、撰六藝論疏證一卷成。自序云。元聖綴學。麟經始制。三科九旨。大義炳然。厥後孟荀著書。馬班作史。皆述己意。以詔後賢。良以宗旨自發。庶免燕郢之疑。要略既具。可無鼠璞之誤。北海鄭君。網羅浩博。裒其箸述。言滿百萬。標舉閎旨。猶多闕焉。自序之篇。止傳片羽。六藝之論。略見碎金。論作

何時。書缺有間。考之公羊之疏。乃在箸書之前。而簡莊陳氏。不信斯說。嘗舉注詩宗毛之語。并及孝經春秋之注。謂論作於後。據此可知。竊以陳氏獻疑。固屬有見。徐疏考定。不爲無徵。鄭君始師京兆。早通今學。晚受東郡。兼采古文。是故鄭學宏通。本先今而後古。注書次序。實始緯而次經。潛窺論言。多據歧緯。當在七緯注成之後。三禮草創之時。緯候所陳。多與今文相合。載稽歲月。猶可徵明。至於鄭君先爲記注。後得毛詩。此論并及箋毛。當屬後來增益。春秋孝經。蓋亦猶是。是則朱子定論。不必晚年之書。邵公解詁。先傳文謚之例。爰據各家輯本。參以己意。忘其僭妄。爲作疏證。伯喈之注典引。庶能證其文辭。子期之解蒙莊。敢謂窮其旨趣。所憾五三舊籍。什一僅存。讖緯焚餘。叢殘捃摭。末學疏失。蔽惑繁多。聊拾高密之隊遺。俟達者之理董云爾。　葉煥彬吏部爲作序云。余嘗言自漢以來。傳孔子之道者。有四學。四學者。今文學、古文學、鄭氏學、朱子學也。秦火之厄。漢初諸儒。壁藏口授。萌芽漸著於竹帛。當時讀者。以隸書釋之。謂之今文。今文者。對古文而立名也。自後古文之學。則爲大宗。門戶紛爭。互相攻駁。至有父子異學。同師相非。如劉歆之於劉向。梁邱賀之於孟喜。甚可笑也。故終漢之世。師說愈盛。而經學愈衰。至鄭氏康成出。始一掃而空之。於是集今古文之大成。破經生之

拘陋。當時弟子遍於齊魯。傳衍遞於三國。至南北朝時。其學尤大行於河洛間。故唐以前之經學。惟鄭氏爲一大宗已。五季之亂。圖籍蕩亡。北宋諸賢。如歐、蘇、王、劉、永嘉諸公。五經皆有傳注。其弊至吐棄一切舊文訓詁。自創新義。以爲得聖學之眞傳。而荒經蔑古之風。於是乎益熾。迨朱子乃力糾其失。兼取漢唐諸儒之長。其學洞貫百家。往往求之古史子書。以補傳注之未備。又喜校勘古書同異。搜羅逸文。再傳至於浚儀。流派益遠。故近儒箸書之法。皆朱子學也。吾友皮鹿門孝廉。好學深思。邃於經術。於余所言四者。皆融洽而貫通之。平生箸作等身。實事求是。而於鄭氏遺說。類皆有所發明。近出所爲六藝論疏證一卷相示。考訂殘闕。別白是非。無一語不求其安。無一字不徵諸實。而言外之旨。則隱然發學術之淪喪。懼黨禍之憤爭。非夫盛德君子。而能如是之忠言苦口乎。世有善讀君書者。則知君書爲不虛作矣。余言亦何足爲是書增重哉。　十二月、譔魯禮禘祫義疏證一卷成。自序云。周姬東亡。禮樂壞缺。政起破術。鬱爲烟塵。漢除挾書。彬彬文學。竄刊捃逸。經始萌芽。高堂所傳。士禮十七。天子諸侯。是推是致。禘祫鉅細。年歲疏數。淆於羣言。莫衰壹是。鄭君憫禮家之聚訟。求古義以折衷。酌斠麟經之文。裨補虎觀之議。以爲周禮在魯。著於太史之書。魯、王禮也。昭茲明堂之位。

成王秬鬯之賜。公旦黼黻之華。義例可推。梗概斯具。迺自王肅發難。援逸禮之辭。趙匡憑臆。訾小戴之記。謂禘非就廟。斯審諦之義乖。謂禘止始祖。斯配天之制失。末師昧古。曲學吠聲。橫暴先儒。傳會無據。不知隆周上儀。當元聖而不具。舍魯何適。歎幽厲之已傷。矧在煨燼之後。掇拾之餘。宛轉求通。勢非獲已。鄭君準況之旨。猶倉等推致之意也。曲臺傳記。推士以及天子。禮堂定制。由侯以溯王朝。且有賜祭明文。褒譏特筆。什一千百。粗存端倪。夏時坤乾。差足比擬。若夫禘大於祫。祫卽是禘。劉歆之所根據。杜預之所引援。斯皆左氏之文。大異公羊之義。古今各有家法。師說豈必盡同。且繹杜孔申左之言。亦有常事不書之說。是則僖文以下。必非禘祫久疏。卽以例推。亦非強合。若謂鄭爲傳會。豈嘗別有據依。工訶古人。求異而已。玆據雅雨玉函所輯。兼采袁鈞黃奭之長。訂正異文。疏通大義。犧尊籩豆。想魯邦之載嘗。駟馬高門。懷鄭鄉之絕業。敢謂能扶微學。庶不沒其苦心。競傳其聞者、可毋爭論矣。

是年詩、有爲陳笠唐題東山草堂十二韻。和寄廬主人湖上雜興四首、孺子亭。寄廬夜歸贈主人。和易實甫出榆關韻四首。戲題陳思王集。題趙子昂畫馬。送黃鹿泉北上。贈鄧幼彌、國瓛江上聞歌。

文有太白酒樓記。經解有考興雨祁祁興雨或作興雲、孰是。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公五十歲。

公主講經訓書院七年。培植人材。開通風氣。及門弟子。科第既盛。又多通達時務。贛人或相嫉覦。至政變以後。黨議大起。遂嗾御史徐道焜。以丁酉科場頂替關節。在湘講學。被毆流血。稱道康梁。心悅誠服等情。誣詞彈奏。二月廿八日記云・沈獻廷至・鈔得原奏・語皆文致・七年無一實迹可指・丁酉科場槍替關節・埜秋丈到贛時・早已返湘・在湘講學・被毆流血。此湘人共見・寗有此耶・批答文卷・無一字涉及康梁・且康梁之學・與余亦多不同・何以見其心悅誠服・眞莫須有三字獄・何以服天下耶・　二月、奉廷寄。革舉人。交地方官管束。　十三日、得贛電告。賦詩誌感云。暮夜來飛電。天邊有寄書。久知爭棧馬。誰分及池魚。南海波猶蕩。西江潤竟虛。元亭今寂寞。莫叩子雲居。其二云。雲雨俄翻覆。雷霆忽震驚。遂同蒼狗幻。難命黑螭偵。只簡矜風節。丹書枉罪名。如何繡衣使。搏擊到書生。其三云。嚴令勞秦逐。多言致楚咻。虎皮忘勇撤。狗曲伏慚羞。忍見江東面。聊存頸上頭。七年塵榻夢。往復爲誰留。其四云。點竄牛羊厤。推排鷗鷺羣。幾曾希李杜。初不識伾文。局已蒼黃定。人無黑白分。飛霜未可致。默坐看浮雲。　公以布衣罹黨禁。杜門著述。是月、譔尙書中候疏證一卷成。自序云。粤惟上古。天與人近。烏師龍紀。通蒼昊以名官。馬圖龜書。吐苞符而畫卦。蹲龍之聖。學於四夷。則象之辭。箸於十翼。良以紹天闡繹。非帝王不能受其休。靈契合符。

非神聖無以通其祕。五德應運。兩儀效珍。渙汗綠篇。綑緼丹册。棼棼雜雜。顯錄圖之奇。炳炳麟麟。揚蟠采之懿矣。中候之文。與書同出。鄭君之論六藝。以爲孔子定書百篇。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是則淵源不二。表裏互明。上龢帝魁。下訖秦穆。非同禹貢。別撰山經。例以春秋。宜存外傳。超諸緯而獨出。紀實爲多。擬逸周之删餘。徵文尤信。赤兌受命。云放唐文。白水中興。益尊內學。禮堂寫定。爲作注文。篇辭奧賾。特加明闡。遂使榮光休氣。暉麗三四之前。玉檢金繩。昭章千載之下。暨儒闇忽。惡說禨祥。疑緊辭爲僞書。詆讖緯爲妖說。掊擊注疏。請删五經之言。罪狀鄭君。奏罷兩廡之祀。由是隋唐之志。已云闕遺。路史之後。遂絕稱引。祖龍虐燄。更烈於秦焚。鳳鳥河圖。重興夫孔嘆。吁其惜乎。或謂尼山明訓。不語怪神。天道幽微。安有文字。不知斬蛇沛澤。共聞神母之號。纖馬石文。顯見討曹之句。豈有靈怪符應。可彰於漢魏。休祥徵驗。不著於唐虞。又況龜龍之神。魚鳥之兆。具存經義。匪獨緯文。詎可以役徒狐鳴。方士牛腹。新莽之受神策。公孫之據掌文。靑蓋吳亡。勸崇天發之讖。黃初魏篡。紀瑞受禪之碑。併爲一談。誣及千聖。室怒市色。師王肅之疑經。懲羹吹齏。效隋文之禁緯。或又謂聖人先見。猶待蓍龜。百世可知。不過因革。何以唐帝受錄。已決湯武之興。公旦覩文。幷睹嬴劉之事。不

知亡秦者胡。早徵祕記。當塗代漢。實兆先機。後世如公明景純。圖澄寶誌。猶能測驗。預卜吉凶。矧至誠可以前知。禎祥初非傅會。政起胡破。尙傳演孔之圖。摘洛鉤河。不比閉房之記。豈必神道設教。隱開趙宋之天書。帝命錫疇。并疑胥餘之誑語耶。謹據袁本。參以玉函。推原注義。撰爲疏證。明兩漢天人之學。辨一孔目論之非。所慽毖緯摧殘。瑞圖泯棄。東序祕寶。曾莫窺其藩籬。北海遺書。庶猶存其崖略爾。

三月、同年陳幼梅觀察家述延主西席。課其子幹庭。紹箕公湛深禮學。考定名物制度極詳。王益吾閣學所箸漢書補注。請公校正最多。其致公緘云。漢書七十三卷紅樣。呈乞鑒正。韋元成傳言禮處。所采之注。恐有錯誤。先以奉上。我兄禮學湛深。指疵爲要。趁未刷印可改。千祈閣下勿稍客氣至幸。三月二十三日記。校王所箸漢書補注。惟志稍詳。列傳甚略。可補者甚多。余不長校刊。惟考定名物制度。頗可自信。

六月、第三孫名撰生。

七月、撰駁五經異義疏證十卷成。自序云。漢代經遜家法淪胥。許鄭二君。規模粗具。南閣祭酒。植訓故之宗。北海司農。綜章句之匯。人竭鑽仰。戶盡尸祝。擬羲娥之並曜。似泰華之爭高矣。漢學有博士所職。有壁經所傳。或紹顓門。或名通學。許鄭文雖崇古。學實兼通。許君之敍說文。自云皆古。而詩徵韓魯。匪獨毛公。傳列春秋。不專左氏。說文意在博采。異義何獨不然。鄭君注禮箋詩。先今後古。其爲通學。無待名言。陳恭甫云。祭酒受業侍中。多從古說。司農網羅囊括。兼主今文。此據大概而言。

非與全書盡合。今觀異義。親屬有服。用歐陽之書。鄭詩淫聲。取今論之說。天子駕數。不信毛詩。鸛鵠來巢。迺從二傳。足見許案該洽。略似說文。鄭駁宏通。亦同箋注。不得拘古今之殊旨。強許鄭以分門矣。陳氏疏證。義據通深。金壇詫為異書。學海列入經解。承學之士。研尋歷既。考其得失。可略言焉。典禮閎達。名物章明。鉅自郊社禘祫。細至蠱觶鏕韠。開發蘊奧。甄經史之精英。剖析毫釐。釋疏家之疑滯。導先河於千載。洵闇室之一鐙乎。惟是徵文貴博。胡瑣不頤。數典必詳。雖纖毋缺。而陳氏於朝覲盟詛。請謚感生。除服成昏。夫人會葬。二王三恪之異。駕六駕四之殊。公侯祭辟。為報大功。枕席相連。宜推昏禮。皆直錄文句。不加證明。有似未成之書。曾無一語之綴。是謂漏略。其失一也。祠兵之禮。專言五兵。復讎之義。未及百世。獲麟受命。弗詳土木之精。大夫無刑。止通劓渥之解。九族略舉今說。失取證於古文。五行惟列歐陽。昧探原於伏傳。左驗雖具。肯綮未嘗。嚳之腹背有毛。無補黃鵠之翮。爪鱗空索。莫探驪龍之珠。是謂闊疏。其失二也。讖二名之旨。反駁公羊。當為爨之文。誤訾鄭注。大夫無主。古義所同。迺承晉魏虛造之詞。詆許鄭通儒之論。是末師而非往古。賤玉貴珉。怵俗見而背舊聞。毀鍾鳴釜。是謂習非。其失三也。明堂一條。言逾二萬。徒眩元黃於五色。未別黑白於一尊。六宗稱禋。

七廟不毀。多牽引而失斷。每汎濫而離宗。繁華損枝。隱蹈彥和之戒。買菜求益。將爲子陵所呵。是謂炫博。其失四也。錫瑞少而習業。素所服膺。恥沓冥而莫知。期推廣其未備。受春秋之讀。敢贊一辭。仿毛詩之箋。別下己意。據袁氏之輯本。述陳案之原文。補其闕遺。剔其蕪濫。竊意漢儒舊義。今文師說尤衰。願盡扶微廣異之心。弗沿黨同妒眞之習。自抒心得。詎惜殺青之勞。翹異前人。敢矜出藍之美。吾才既竭。不知所裁。冀承洨長五經之傳。聊備禮堂一家之學爾。　八月、黃鹿泉太守歸自京都。述徐道焜受人主使。參案初上。王夔石、廖仲山兩師。猶欲稍緩付查。剛毅憤然。以爲即當擬旨。滿漢畛域。深覺可憂。　九月、撰發墨守箴膏肓釋廢疾疏證各一卷成。自序云。東漢大儒之書。傳於今者。惟許鄭何三君而已。許鄭兼通今學。意重古文。何君不取古文。專治今學。鄭覩許年輩差後。駁許之書。許不及見。何生於鄭後。卒於鄭前。鄭君本傳云。玄發墨守箴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是鄭難何之書。何親見之。何君精研六經。既歎鄭爲操矛。詎不能反矛以攻鄭。然而不爲者。古人之箸書也。將以明道。非以爭勝也。漢惟公羊立學。其後左氏穀梁寖盛。何君恐兩家之徒。緣隙奮筆。其爲書排二傳以尊公羊也。凡以明道也。鄭君兼取三傳。以何君排左穀太甚。恐二

傳因此遂廢。其爲書駁何君以扶二傳也。亦以明道也。若夫旗鼓相當。攻擊不已。豈古人之意哉。惟其意不在爭勝。故鄭難何。而何不復答鄭。自漢以後。公羊之學寖微。學者惟爭鄭王之異同。未有辨鄭何之得失者。隋志膏肓十卷。墨守十四卷。廢疾三卷。今三書亡佚矣。見於稱引者。不及什一。無以考見三傳之古義。可惜也。國朝經師。興起漢學。公穀二傳乃有專家。劉申受據公羊以詘鄭申何。柳賓叔述穀梁以詘劉申鄭。二人之書。未免詬爭。引證亦略。罕所闡發。三書既佚。輯本以袁鈞鄭氏佚書爲詳。惟袁亦有疏失。以孔疏爲鄭義。且以孔引蘇寬說。爲鄭君自引。尤謬誤之顯然者。錫瑞既治鄭學。欲取各家之說。與鄭相出入者。參稽互證。以輔鄭義。許在鄭前。有駁五經異義。爲之作疏證矣。王在鄭後。有聖證論。爲之作補評矣。而鄭何同時。其書尤可考見。宗旨雖多抵牾。不宜無述。乃刪訂袁本。撰作疏證。三傳之義。有可通者。爲之溝通。其不能溝通者。各依本傳。爲之解釋。冀以正春秋三家之界。通鄭何二君之郵。平末學之詬爭。廣先儒之異義云爾。 十月、始作漢碑引經考。 文道希至湘。介日人聘公辦同文學堂。並報館主筆。辭不就。日人宗方小太郎・岡幸大郎・因文道希介紹・擬辦同文學堂・開報館・請王闓學及公・均不就・公嘗謂史記爲國史。游俠貨殖等傳。尤貫徹古今之絕作。擬撰史記補注未成稿今佚。 十一月、泝

鄉書院聘主講席。不往。　校仲子吉人所輯三禮鄭注引漢制考。月令章句。韓詩疏證。　江右門人。亦多有被黨議者。於是桂念祖、賀贊元等。或逃於禪。或遁於野。公深惜之。復賀書。勗以繼承師傳。益昌經術。致賀書云・僕主講七年・可告無罪・罪在戀棧・不早見機・明知排擠・未能決舍・既乏陸生醴酒之智・宜受申公胥靡之刑・道愧古人・無足深恨・所恨横被口語・及門諸子・亦罹黨錮・或逃于禪・或遁于野・括囊嗟天地之閉・坦道失幽人之貞・禍烈秦坑・慘深漢錮・遇林宗而慟哭・竊慨瞻烏・聞趙壹之悲歌・誰憐窮鳥・自被禁梏・閉戶著書・自惟幼公盛成・皆遇黨錮・乃其成書之歲・多在文網之中・非敢竊比前賢・不幸處境相類・既愆南山之謗・聊尋北海之遺・三百許日・已著二十餘萬言・有尚書中候、六藝論、魯禮禘祫義、駁五經異義・發墨守等書疏證・幷鄭君一家之学・翁吾祭酒・取付書局・爲之發刊・吾弟年少銳精・器識閎達・願無廢其所學・益昌吾道・俾爲南一老・尚有傳文・河汾多才・堪資將相・此僕所深望於弟・而亦弟之所當自勗也・　十四日、公五十生日。不稱慶。有答謝譚九安丈世龍賀壽詩。未刊・　先是公嘗爲皮氏先賢錄。凡史傳有皮姓。皆錄出。都爲一編。以付王先生懷欽商酌。其殆失去。至是歲不盡旬日。更輯錄之。　湖南思賢書局刊公所箸鄭志疏證、六藝論疏證、魯禮禘祫義疏證、尚書中候疏證、發墨守箴膏肓釋廢疾疏證、駁五經異義疏證、禮記淺說、左傳淺說成。　是年詩有送黃鹿泉改官雲南四首代和吳學使樹梅紀恩詩四首。題畫。秋晚。暝色。而後。未刊・文有雙淸圖贊幷序。未刊・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公五十一歲。

居長沙。授徒陳宅。　二月、治易。疏焦氏易林證文粗成。送王闓學益吾校閱。今存手抄疏義一卷。作鴻泉公及瞿太恭人事略。　五月、天津德州一帶義和團起。樹扶淸滅洋之幟。戕德國公使。致八國聯軍於七月入京。太后挾德宗幸西安。　六月初八日、公有季夏感時事詩二首。其一。析津沽水血斑斕。殺氣橫生箕斗閒。海上樓船來島國。漢家兵馬駐燕關。曾聞光武收銅馬。莫笑臧洪恃黑山。聽說蓬萊雲五色。古星猶拱列仙班。其二。元戎生死異傳聞。驚電飛馳語太紛。三輔郡雄環日下。五諸侯變見星文。連鄉本出齊東野。戲劇休同霸上軍。社稷安危憑一戰。幾時麟閣策殊勛。　六月十一日、送錫方伯良將勤王二首。　七月初十日。聞津沽戰事有感十首。其一。二聖垂衣日。羣公翊運年。禍端開肘腋。戰事起幽燕。王氣留朱果。妖風煽白蓮。何期廓淸久。又見死灰燃。其二。一擲危孤注。同仇恃六丁。空拳能制敵。畫諾竟盈廷。鬼道何堪信。神兵恐不靈。如聞張撻伐。赫怒奮雷霆。其三。善後無奇策。隨營有老謀。揭竿強易弱。燎火發難收。丹桂霜摧晚。黃楊閏厄秋。予思誤人國。冒昧殺中舟。其四。龍蛇方起陸。燕雀尙嬉堂。豈料王畿輔。俄成古戰場。棋誰分黑白。血任雜玄黃。秋菊孟蘭會。哀哉衆國殤。其五。碧眼波斯賈。通闤盛析津。何期祆廟火。同化海東塵。此輩原無衆。吾謀亦有人。

池魚幷殃及。識氣誤金銀。其六。清涼搖扇候。苦門有諸軍。彈雨交飛血。硝煙上人雲。援師難迅速。彼族易紛紜。兩月權停戰。鐃歌且緩聞。其七。廷論淆功罪。傳聞異死生。短轅紛出走。長戟倏銜城。咫尺宮闈近。親賢水火爭。伊周與桀跖。朝夕總難明。其八。靑靑千里草。延蔓始關中。宿將寧通盜。邊兵且衞宮。秦州謠諺語。漢殿棘荊叢。莫漫謀西幸。咨嗟此水東。其九。平世爭言戰。危時急請和。金繒葉公冑。槃敦魯陽戈。敢道天如墨。難敎海不波。合肥有韋虎。入望轉嵬峩。其十。東南安半壁。勝算貴先操。張浚聲名久。劉宏器量高。內憂防逐鹿。外患靜連鼇。謝彼悠悠口。誰知軍務勞。　二十四日、聞北事日棘。作詩二首。　二十七日、西幸四首。　以詩、書、公羊、穀梁、論語、孟子、國語淺說七種。交王益吾閣學發刊。不果。　得徐蔭軒相國師殉難訊。詩以哀之。　陳右銘中丞卒。感知遇之深。有哀義寧中丞文詩四首。其一。滄海橫流日。東山失偉人。蒼生方悼惜。黃屋遽親巡。難瞑江湖目。先歸箕尾神。蓋棺言未已。公論幾時伸。其二。開府恢雄略。還山鬱壯圖。田園有松菊。天地竟榛蕪。馬腫驚相怪。蠅營語太誣。廉頗思用趙。負負向誰呼。其三。與人殺子產。薦士死禰衡。鋤蕙私心疚。彈蕉衆喙橫。白頭虛報國。赤舌枉燒城。爲想崝廬步。猶懷王室爭。其四。倚伏關天意。安危切主憂。一燈傷往昔。雙淚灑神州。

昭雩寧無日。淸風慽不留。空傳會昌集。餘事足千秋。 取前歲所輯皮氏先賢錄。更名廣皮子世錄。自序云。夫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枝葉旣判。氏族與焉。娶於有嶠。姬姜姓以水成。戰於阪泉。炎黃生而德異。廿五宗之元冀白帝。記載各殊。十二姓之靑陽蒼林。本支獨合。亞斯以降。派別尤繁。元圭告成。錫姓之典斯肇。黃土旣胙。命氏之誼乃彰。民姓協自司商。世繫奠於小史。殷民七族。懷姓九宗。重黎司馬之先。唐杜豕韋之裔。旁行斜上。周譜尙焉。乃自帝繫略具。世本相沿。漢傳鄧應之篇。魏重賈王之譜。由是人夸鍾鼎。家侈膏粱。諸胡帶令。崇韜拜郭。攀附之誤。今古譏之。吾宗皮氏。代鮮聞人。載短長之書。名遺相國。見前漢之傳。品重儒林。六代以來。北朝稱盛。襲美高節。乃有圖讖之誣。仲容希姓。致遺輕薄之笑。推所自出。史無其文。考應劭氏姓之篇。皮氏出於樊仲。據王符潛夫之論。吾宗分自陳完。支或別於姬姚。說皆興於漢代。夫百世之上。誰眞系出空桑。而三徙之餘。未見根尋落葉。道非老子。指樹自名。學異京生。吹律定姓。若必垂頴顧本。沿波溯原。徒襲神明之觀。將滋誤會之誚。隱侯碩學。淆沈姒於沈亭。子雲覃思。謬羊舌爲揚氏。香山自序。謂乙丙出自白公。魯國廟碑。誤郝顏卽名夷甫。甚至張星柳宿。妄託天文。老童蒙雙。輕援皇古。懸爲顯戒。詎敢承譌。惟茲受姓之由。尙有遺文

可考。其後徵之史册。粗具端倪。但留一字之文。概入先賢之錄。還燕過晉。豈尙識其枌榆。尊族敬宗。且自珍夫敝帚。武襄之却畫象。誰敢遠附梁公。德祖之引法言。或亦可稱俗家云爾。•未刊　十月、寄書淸江族長。續修族譜。重葺祖祠。　第四孫名挺生。　十一月、撰讀通鑑論史評一卷成。•未刊　是年詩有人日拜先人墓。和徐小谷江漢悲秋圖詠六卷。詠史二首。開正感事四首。•未刊　文有族德恒先生壽序。陳母黃太夫人壽序。•未刊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公五十二歲。

居長沙。授徒陳宅。　二月、次女適新建夏芰舲名敬莊之子承吉。前湖南督糧道署湖南按察使夏公諱獻雲之孫也。　四月、往江西。　五月、見東亞報刊譚復生所作仁學。目爲駭俗之文。　七月、返湘。　九月、王益吾閣學輯刻駢文類纂成。選公文一十二篇。連珠八十七篇。　又刊詩三家義集疏成。多采公說。　十月、仲子吉人。以直隸州州判筮仕江西。　是歲八國和約成。　是年詩有辛丑春初二首。傷春仿陸劍南體。江右留別芰舲。聞道七聖。送陳伯平啓泰北上展覲。送唐韡之贊袞同年北上展覲並呈瞿子玖尙書。西望慘聞星隕二首。得故人書。贈道希同年。送福兒往衡州祐兒往江西

文有古泉雜咏序。書劉光伯自贊後。夏用陸放翁送子垣韶。辛丑中春感念近聞、懷不能已。(均未刊・)母高太恭人墓誌銘。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公五十三歲。

居長沙。授徒陳宅。　二月、撰蒙學歌訣一卷成。　自庚子召亂。乘輿播遷。和議告成。兩宮回鑾。中外諸臣競言時局孔亟。民智未開。宜遣學生赴日本遊學。各省分建學堂。得旨允行。　三月、張野秋尙書(百熙)爲管學大臣。總辦京師大學堂。　江西贛南道聘公爲四郡學堂總教。辭不赴。　四月、縣令蘇宣烈聘公創辦善化小學堂。始出任事。　門人陳紹箕刊鑑古齋日記。公爲之評。又爲作序云。揚子雲懷鉛握槧。以撰方言。左太冲賦三都。藩溷皆置筆研。古人爲學。不敢以所學爲已足。而苟有所得。必謹誌之無忘。非徒在口耳記誦之間。蓋亦有簡策紀載之事。陳幼梅觀察同年。使子幹庭。受業於予。予勉以讀有用之書。爲經世之學。日治通鑑通攷。遇有心得。或有疑義。別紙錄出。爲加評閱。冀以推廣其說。而擴充其識見。久之積成卷帙。觀察屬選授梓。以備遺忘。乃分次時代。輯爲四卷。以其皆論古事。名曰鑑古齋日記。幹庭請予序其簡端。予惟善言古者。必皆驗於今。古人去今遠矣。論者

取古人之善而褒之。取古人之惡而貶之。卽榮於華袞。嚴於鈇鉞。於古人奚所增損。若徒藉是以爲勸戒。抑亦末矣。所以必斷斷持論者。正欲借古人所行之得失。以證今之得失。假古人所言之是非。以證今之是非也。今世變尤亟。爲曠世所未有。舉海外東西及西半球諸國。萬目睽睽。眈眈環伺。金輪鐵軌。無處不窺覦。傳教通商。無日不門閱。其禍爲堯舜禹湯文武所不及防。孔子孟子所不能料。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無古今。無中外。雖爲古人所不及防、不能料。而能推此心理。取古人之陳迹。比附推究而求所以抵制應付之術。亦未始不可取以爲鑑。且今方言變法。尤宜講求古今通變。漢唐以上。何以富強。宋明以下。何以貧弱。誠於歷代沿革得失升降之故。瞭然心目。思所以善變而取法於古。有不必盡學於四夷。而自可以強中國者。豈惟斷斷然取陳人朽骨而與之較短長哉。幹庭年少銳敏。鍥而不舍。必更日進。是編特其嚆矢云爾。錄而存之。異日亦可覘所學之進退。幹庭毋徒特其已得者斯可矣。　六月、善化小學堂開學。錄學生周覽（今名鯁生、）楊冕（今名端六、）余傳霖、連鼎堯等六十餘人。十五日、公登堂演講云。古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其教人之法。有一定課程。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文王世子曰。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春誦。夏

紘。秋學禮。冬讀書。凡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公卿大夫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造焉。其課程之嚴。規模之大如此。此三代之人才所以盛也。秦以後。不復以此爲事。漢初。未遑庠序。蜀郡太守文翁始脩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於是蜀地文學之盛。比於鄒魯。後以董仲舒言。始立大學。東漢尤盛。至有萬人。然不聞有一定教人課程。遊談橫議。遂開黨禍。唐沿隋舊。用科舉取士。故雖立大學。而人才不盛。據昌黎之文可見。宋重講學。又用王安石法。三舍以積分遞升。至上舍釋褐。故太學生矯矯有氣。而如北宋之聚衆請用李綱。南宋之請逐史嵩之丁大全等。名爲正論。實近囂激。王船山宋論已惜之。曰世衰道降。有士氣之說焉。漢自文翁而外。未聞郡縣皆立學。唐時亦未處處立之。宋仁宗因范仲淹之言。始令天下州縣皆立學。然所謂學。特孔子廟而已。未嘗如古之學校。有教人之法也。書院亦起於宋。其始由一二理學大儒。聚徒講學。故多在名山勝境。其師謂之山長。又謂之主講席。當時以嶽麓、白鹿、嵩陽、石鼓爲四大書院。吾湘中得其一。立書院本爲師生講學。徒黨不多。且皆通才。原非爲初學讀書設。其後遍及天下。變爲課文。宗旨益遠。宋明以後。書院本爲補學校之不足。而亦非古之所謂學也。方今皇太后皇上因國勢積衰。由於人才不振。屢下嚴諭。令京師立大學。各省遍立

大學、中學、小學、蒙學。復見古者家塾黨庠之盛。士生其時。宜如何鼓舞。以副朝廷求才之望乎。　是科、江西鄉試。公門生中式者。有徐運鑫、劉鳳起、周觀濤、余兆麟、萬庬、葉潤藜、饒之麟、劉璜、胡獻璠、張佑賢、吳衍任、郭承平、邢汝楫等、十餘人。　常德小學堂聘公總教。不就。　公久錮清時。門人夏承慶擬邀同門公車上書。乞爲湔雪。書未及上。而承慶歿於京師。　十月、公聞其喪。哭之。（十月十三日記。）　十一月、湘撫山陰俞廉三（廙軒）奏請注消參案。奉旨開復舉人。仍加察看。　是年詩有元日試筆。天意。汪述貞（度）自喀什噶爾歸談塞外事二首。鹿泉滇中寄詩。依韻答之。送汪頌年視學粵西二首。聞粵蜀未靖偶感。曾曉滄（慶榜）萬國畸人傳題詞二首。山行夜色。十月十六日感事二首。過朱氏園二首。拜墓宿田家。十一月初三夜聞雷。夜靜。送祜兒金女在江西幷送夏婿二首。送友人遊歷東洋四首。出郭遇雨。奉和俞鶴皋丈（錫爵）重游泮水元韻四首。驚蟄。鴉聲一首。（均未刊。）　文有俞廙軒中丞臥遊圖序。又演連珠十四首。謝母鄭太恭人墓誌銘。陳幼梅觀察壽序。王潤香女士詩序。代但少村方伯（湘良）壽序。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公五十四歲。

湖南設高等學堂。師範館。公任倫理經史講席。　四月、因陳觀察伯平之薦。應長蘆鹽運使盱眙汪君牧都轉瑞高聘。修鹽法志。北上。過陳觀察北通州道署。留旬日至津。　五月、作長蘆鹽法志例言云。闌臺續龍門之編。易書名志。紫陽沿涑水之舊。變鑑爲綱。雖襲前人。問下己意。豈盡心裁別識。亦由時異勢殊。舊志通行。多歷年所。自宜賡續。奚取紛更。因其體例未純。纂次多複。今時代曠遠。事實加多。皆若率由舊章。更應塡委增倍。徒繁篇幅。無裨實徵。玆擬變通。稍更凡例。表子野之删宋。毋使名略反詳。歐陽修之改唐。所貴事增文省。擬立皇言紀第一。皇言宜皆恭錄。舊志頗失限制。或通諭天下督撫。不關鹽法。或專諭兩淮鹽法。何與長蘆。揆以體裁。理宜別出。舊志天章二卷。多與鹽法無干。當時所以恭錄者。以御製儲行宮之中。行宮爲鹽政所掌。既有收藏之責。藉增志乘之光。今秩秩斯干。流連遺構。煌煌奎藻。想望春風。先後異時。記載殊法。玆擬恭錄御製長蘆鹽法志序。及柳墅行宮海河樓安瀾艫詩。列於諭旨之後。已足光昭雲漢。暉麗日月。恩澤紀第二。粲古時巡。必稱行幸。良以復除租賦。免出征徭。望恩幸澤之情。卽在瞻雲之下。我朝鑾輅。屢幸津門。萬乘親臨。周方岳之朝見。六飛暫駐。沛父老之攀留。或榮奬官銜。或特頒珍物。概歸恩澤。以誌尊崇。至於減課寬逋。尤爲盛

事。沐浴膏澤。鉅細畢陳。其尋常蠲免。仍歸優恤。以示區別。優恤考第三。施舍紓積。皆以息民。寬政毀關。齊云脩德。我朝重熙累洽。厚澤深仁。民租既已蠲除。鹽課亦多豁免。偏災每告。卽勤皇情。滯積偶形。彌迴天眷。憫商人之重困。寬竈戶以緩征。逾格洪施。皆宜著錄。舊志奏疏。後加從之二字。頗失體裁。改爲下部議行。以昭畫一。律令考第四。漢志藝文。不載律令。近人蒐輯漢律。常憾未睹全書。史官但舉宏綱。方志宜詳細目。且全布令甲。早定章程。石室藏書。皆資故實。若必嫌案牘之俚俗。易典册以高文。示以剪裁。則首尾不具。加之潤色。則面目非眞。漢博士三券之驢。援爲笑柄。鄭餘慶萬歸之馬。難索解人。嗜古雖深。通今則蔽。茲仍舊式。更益新章。場竈考第五。鹽產於場。猶之穀生於地。李雯化私之議。幻等空花。亭林通變之文。虛同海蜃。編爲竈戶。主以場官。地十所而無遷。法一成而不變。海濱廣斥。如指掌之可稽。戶籍臚分。罔察眉而弗瞭。前書隱括。既就繩墨。後事比次。無偭矩規。轉運考第六附表。秦漢之際。已有轉輸。唐宋以還。尤重轉運。有宋鈔鹽之法。耤裕邊儲。前明中鹽之規。遙通塞外。方今行引。皆在內地。利貴通而惡塞。道酌盈以劑虛。務在官商協心。流轉不滯。法求精密。仿劉晏之理財。利析秋毫。戒桑羊之苛斂。探纂前記。綴輯舊聞。幷取直書。不加修飾。賦課考第七附表。

管子海王。謹正鹽筴。漢家郡國。徧置鹽官。禺筴之商。牢盆之利。鹽有賦課。等於正供。我朝沿明故制。去彼橫征。一條鞭之定名。簡明易識。五毫下之删省。絲忽全除。古云淩雜米鹽。甚言計數煩碎。湑釐之後。本末犂然。前既備書。今惟踵續。以上五考。均仍舊志。不以文語。易其質言。誠以掌故所貲。無取心裁之異。惟多複沓。可以倂歸。或前後兩見。則去後而存前。或詳略互陳。則取詳而舍略。既從名言之簡。亦省繙閱之勞。職官表第八。舊志表前詳列職掌。準之漢書百官公卿表。前臚官制。後著人名。名表而不盡表。則亦無乖商榷。猶舊志轉運賦課。不名爲表。而後可以附表。準之漢書律歷志。似表而不名表。異名同實。體製不妨參差。方智圓神。變通本無定格也。舊志場官有表。新志應續。舊志官績不載。新志宜增。選舉表第九。科目選舉。無關鹽法。緣此諸君。籍係商竈。考由鹽吏。不屬縣官。則是本隸諸場。亦可增光志乘。惟應立表。乃合史例。旁行斜上。庶乎一覽周知。進士舉貢。不至一人數見。登科之記。無越次而失倫。賢能之書。益有條而不紊。人物傳第十。人物列傳。亦以籍隸鹽場。既與選舉相同。不妨簡端附載。乃使華陽士女。不憾遺珠。會稽先賢。有同編玉。惟是數步之內。必有芳草。十室之間。豈無忠信。今玆補輯。恐有缺遺。列傳一門。尙須采訪。卽如庚子之變。天津殉難甚多。其中忠

義節烈之人。均當撰次著錄。庶可免舊聞之放失。發潛德之幽光。建置圖第十一。舊列諸圖。彙詳故實。烽燹之後。榛蕪已多。建章千門。莫問張華指畫。黃圖三輔。略存天漢規模。今官署重修。新增輪奐。租界大闢。倏變滄桑。自應別創圖經。昭茲沿革。舊志所載。仍存以誌餼羊。新書所增。詳繪以明現象。庶使新豐雞犬。尚識家門。起陸龍蛇。常留鑑戒。徵文第十二。舊志藝文篇次人物。據漢書藝文志。編著書目錄。不載名作詩文。今既書目不傳。難以藝文名志。文史通義。志列三書。後爲文徵。首列奏疏。茲仿其例。改爲徵文。奏疏先登。詩文次列。或無關於鹽法。亦并錄其篇章。文獻彙存。異玉巵之無當。符采克炳。匪布帛之不華。所錄詩文。或以作者籍隸鹽場。或可存爲鹽場故實。餘皆不錄。前志第十三。常璩國志。半襲譙周。百藥齊書。或源王劭。所謂述而不作。未能前無所承。使同覆瓿之書。豈免忘筌之誚。故司馬論列虞呂。著春秋之支流。班范列傳遷固。明史氏之家學。遞相祖述。不廢師承。後世增修志書。盡刪前人姓字。喜新厭故。既屬人情之常。由後溯前。誰知創造之力。有同攘善。安取折衷。茲仿天津志例。附存前志。備列姓名官職。并書題本例言。以明沿革之規。而誌淵源所自。　并擬修志條議六則云。一、采訪。志書非可憑空結撰。必須信而有徵。頭白有期。汗青無日。皆由采訪不得

不詳。太史公所謂網羅放失舊聞。志本官書體例。非可馳騁文辭。別識心裁。惟在刪併。舊志原本所無。非加采訪。不能增補。如舊志職官有場官表。續修底稿無有。必須補入。其餘人物事蹟。亦須蒐輯詳贍。方免缺遺之憾。一、限斷。敍事止於何年。修志必有限斷。太史公自序。至於麟止。謂其書止於元狩獲麟之歲。以比春秋。止於西狩獲麟。續修底稿。在庚子之前。時局變遷。在庚子之後。今茲編纂。當明年限斷。從庚子。則增補尚少。直至今日。則采訪倍多。擬定庚子爲止。斠若畫一。一、沿革。志書最重沿革。非但建置圖識。或古無今有。古有今無。當彙列舊圖。而續以興廢之文。別創新圖。而記其加增之事也。即律令格式。雖屬定制。而數十年之後。改章必多。宜詳損益。以明沿革。一、核對。鹽法一志。重在律令。志書必極矜慎。泯其參差。吏案方可引援。以爲檔册。今昔遞變。前後不同。非老於案牘者。莫能周知。宜擇其人。使之詳細核對。并取畿輔通志、天津府志互勘。若者爲舊制。若者爲新章。若爲新舊相同。若爲大同小異。逐條標識。加以案語。庶可當昭法守。以法檢查。一、覆查。志載人物選舉詩文。本非官書所重。然有舉莫廢。尤宜續舊增新。惟界限不可不明。籍外無庸濫入。續脩底稿。多未明瞭。或不書貫籍。未審生于何鄉。或但著天津。即宜別入府志。諸如此類。宜更覆查。必須籍隸鹽場。乃可

名載新志。一、校定舊志及續脩底稿。尚少訛謬之文。間有省俗之字。又或沿襲前志。未加更正。如鹽臣二字。當改巡鹽御史。從之二字。當改下部議行。均宜更正。使歸一律。至於章程詳悉。款目細碎。公牘之文。雜於校讎。更宜檢校。以爲定本。 脩志未成。復爲何人所譖。湘撫漢軍趙次珊爾巽嚴諭促歸。 公寄書王益吾閣學。請爲解釋。五月初八日・天津道致陳電・有云・皮某非可自由出入之人・舍脩就暇・尤爲無理・強彼爲辭津館・斷不放其遠出等語・寄王書云・前在通州・肅啓陳謝・到館得陳佩翁家報・錄示均電、乃知別後事變・仰承斡旋・專函叩謝・亮達左右・昨得今間家報・誦悉手諭二函・壓瀆清神・曷勝銘感・瑞之此行・實因避謗・所謂窮猿投林・豈暇擇木・文豹隱霧・但願保身・不圖畏罪而行・反爲獲罪之本・黃鵠高舉・不免於尉羅・冥鴻遠游・更厄於弋篡・此則浮雲蒼狗・雖喻幻奇・命宮磨蝎・又遭顛倒・三千世界・更無容足之區・十二金牌・竟有追逋之事・極於所往・鄒嶧所以吞嗟・窮無復之・步兵爲之痛哭者也・瑞小心畏慎・初非冒昧・若知必不見許・何敢違而遠行・即到江西・聞諭亦當中道而返・因避風暴・直抵津通・既已入幕・難即辭館・瑞之窘境・久在洞鑒・倉皇回籍・何以爲生・棄繻復返。終有已懸・壯策壯行・總朝誰是・江湖遊宦・將蒙稚圭之羞・滄海乘槎・誰畀支機之石・是尤羝羊觸藩・不能進退・狼跋其胡・艱於前卻・敗興而返・難同剡溪之舟・計畫無便・有蹈東海而死者已・夫一夫不獲・保衡引爲予辜・小過宜赦・宣聖垂有明訓・中丞明見萬里・坐鎮專圻・國有不化匹夫・豈必重縶一士・無如貴公之側・闃其無人・居者之口・旖及前事・昔叔向罹罪・乘馹者必祁大夫・越石縲絏・晚驂者惟晏平仲・方今援手・但求鼎力・既蒙從容旋得・更冀始終保全・志館本非長局・亦已久在洞鑒・但期寬假數月・蕆事日當南歸・則白駒之留・免從逆思之計・金雞之赦・深望挽救之恩矣・

七月、直督袁蔚廷制軍世凱電留兼辦學務。不果。初五日・袁電趙云・皮鹿門前由汴運司電聘脩志・現在直隸廣興學堂・風氣初開・師範難得・甚須借重・兼資教育・務求見讓・賜覆爲感・初七日・趙覆電云・巽甫到湘・皮硬闌館事・不辭而去・屢邀回館・仍任教習・並無懸意・乃迄不遵・跡近藐視・茲承明示行止・候裁示復・初八日・袁覆電云・皮遵示即歸・尊處教習・如有替人・望仍撥派來直是感・ 離津南下返湘。

仍任高等學堂師範館講師。 八月、湖南學務處屬編十朝上諭成。恭擬分類編次凡例云。春秋大義。憲章文武之功。論語終篇。祖述堯舜之道。恭讀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世祖章皇帝聖訓提要曰。夫天不可測。測以星辰之行。地不可度。度以山川之紀。聖不可知。知以典籍之所傳。堯誡湯銘。貽留奕禩。亦庶幾稍窺高厚於萬一矣。伏念如天如地。匪直世祖章皇帝聖訓有然。其見於十朝聖訓東華錄諸書。巍乎煥乎。無能名焉。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凡食毛踐土。咸宜周知。而僻壤遐方。或未盡窺。敢以愚管所見。編冠教科之書。庶乎昭章雲漢。昭回日月。庠序之教。其美成周。學校如林。常彝建武。左史書動。事重編年。右史記言。理宜分類。伏讀十朝聖訓。卷帙繁富。門類各別。高深莫測。瞻仰無窮。惟次列全文。書宜詳備。編成要義。意取簡明。茲量加變通。分爲十二類。一曰制治。二曰垂範。三曰敬天。四曰勤民。五曰育才。六曰審官。七曰恤刑。八曰輕賦。九曰訂禮。十曰崇文。十一曰經武。十二曰柔遠。庶乎瞭然一日。朗若列眉。歷觀前代帝王。未見多傳文字。漢書列高祖歌詩。篇止於二。隋志紀孝武文集。卷甫盈一。唐宗英武。乃學庾信爲文。宋祖默識。實由廷臣代撰。惟我列聖。天亶作后。日昃誡民。本都俞吁咈之心。傳累牘連篇之筆。玉音綸誥。史不勝書。堯典禹謨。文常充棟。異詞臣之內制。非學

士之代言。斯實曠古希聞。前朝未有。今將標舉閎義。撰集大文。譬游夏之傳經。一辭莫贊。如劉晝之作賦。六合安窮。惟自異說繁興。莠言間出。必使人知義書。實可開天。士識軒經。非徒鑄鼎。乃足示尊王之大義。明法祖之隆規。見知見仁。任其性之所近。識大識小。皆爲道之所傳。窺日於牖。意取明於寸光。測海以蠡。心求潤於一勺。編次祇宜恭錄。詎敢加以剪裁。惟觀公牘文書。宣揚諭旨。或有未能全引。亦專摘其要言。今茲類編。略仿成例。但無增易一字。不必具錄全文。比於樂師之誦詩歌。斷章取義。史記之援經語。摘句成篇。求簡文辭。毋疑僭妄。其或兼明二事。亦當比類分編。但期條理分明。體裁正大。執中之義。傳示千秋。丕顯之謨。昭垂萬世。　九月、兼代高等學堂監督。　十月、代友人擬呈商部條陳商務管見十則。一重商人使之致用。一興學堂以習商務。一合商羣而立公司。一歸商辦。不須官督。一通商情而使直達。一廣商埠以挽利權。一遣學生以造人才。一保商業宜加助力。一設銀行。兼用鈔幣。一鑄金幣。幷改圜法。多獨得之見。書上。極蒙嘉納。文不存集中。（據日記所載摘錄。）　是歲在津時。與陳伯平觀察。以詞唱和。有潞沽酬唱集。都八十五首。　公昔於夢中得句云。月留遠浦無魚影。雨過烟村有雁聲。今歲南歸。秋江夕眺。覩句中之景吻合。因續成二語。卻曲江干君勿怨。夢中詩

句早分明。又嘗夢作禰正平擊鼓律賦。記平字一聯云。歡才名誤我奔馳。何事鐘聲聞外。看烽火連天擾攘。豈宜鼓吹承平。時匆匆返湘。日俄戰事方起。公謂適應詩讖。蓋有前定云。 是年詩有江上遠眺。通州見陳伯平贈蔬菜、餞之以詩。天津晤袁叔輿戶部和韻二首。秋江行卅日本大利丸戲作。復過江夏、漢上旅館。漢口晤譚蓉羣紹裳。旅館夜不眠。中秋送黃鈞夫歸湘潭。題明季稗史二首。送理化教習關口壯吉年假歸日本二首。 文有代趙次珊致陶拙存部郎書。致張小圃觀察督開槍廠啓。通州寄王益吾閣學書。鄧立山軍門壽序。

光緒三十年甲辰公五十五歲。

任高等學堂監督。兼高等學堂師範館講席。 正月、再任善化小學堂監督。 委辦學務處編輯所。三月、閱壬辰以後詩稿。錄存六卷。 四月、辭高等學堂監督。善化小學監督。 六月、王益吾閣學刻尙書孔傳參正成。采公說甚多。 十一月。學務大臣長沙張野秋百熙、京師大學堂總監督侯官張發鈞亨嘉 電湘云。經史文三科師座需人。請速來京。以慰衆望。公辭不赴。 十二月。編次庚午至戊戌詩文。刊師伏堂詩集六卷。詠史一卷。詞一卷。補刊駢文二卷。合乙未所刊共四卷成。又刊鶴泉

公及瞿太恭人事略。　是歲日俄開戰、俄師敗績、詩有哭汗增念循四首。日勝俄二首。拜孔子。感事二首。　文有鋤經圖跋。代陳佩衡開學堂募捐啓。請旌表節婦唐黃氏啓。外舅黃公彥廷墓誌銘。譚紹袞皇輿統部釋名序。譚九安先生壽序。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公五十六歲。

任高等學堂、師範學堂講師。　正月、撰漢碑引經考六卷、引緯考一卷成。自序云。聖人謨訓。比日月之常新。壽世文章。垂金石而不朽。惟此殘珪斷璧。勝於雅記故書。然而搰逸吉金。或僞欺於贗鼎。窺刊貞石。鎰重價於名山。翠琬鐫文必非鄉壁虛造。青緗落簡。實藉磨崖表遺。詛止演易繫辭。韶稱刪述。獲麟趣作。銘著見徵。迺自熹平諸經。僅留片羽。正始三體。但賸碎金。散見各碑。叢殘可拾。洎及趙宋以降。始多著錄之家。而嗜古者尟發明。侈收藏者歉攷據。三條夏書顯著。覃谿不信其文。屏攝左氏明言。藹吉未探所出。不識廟制。宜豁漢書。安知碑銘。足徵故訓。在昔水精毓聖。尼山手訂六經。火德當陽。儒林首推兩漢。十四博士所授。並屬今文。五三載籍之傳。莫參異義。厥後尙書崇古。取代歐陽夏侯。詩義遵毛。失傳齊魯韓說。正義編於仲達。定本出自小顏。黑白既統於一尊。丹墨孰追乎

前代惑經疑古。常爲末學所訶。訂墜拾遺。惟此殘碑是賴。而定字古義。不及闡明。仲林鉤沈。無聞采綴。攬諸儒之撰述。未見勒爲成書。惜百度之徵經。亦止傳有周易。（朱百度漢碑徵經。止傳周易一卷。）然則搜奇虎觀。抉祕鴻都。不猶待補全經。而折衷一是乎。錫瑞束髮受書。善治今學。抗心希古。嗜錄舊碑。藉攷羣經。實有六善。夫黃圖立學。極重師承。亦制尊經。尤嚴家法。迺或偏執國史。獻疑公羊。誤信孔傳。反詆司馬。碑則三統引證。五讓褒稱。蔡足譎權。不取賈逵之謬。宋甫腐色。可箴杜預之誣。以及堯典廣被。臯謨翊明。般庚肄勤。無逸密靖。公劉行葦之仁。單甫杖筴之義。山甫有封齊之事。南仲與邵虎同時。足以抉微。其善一也。北海改經。羣疑專輒。南閣解字。衆謂詭更。碑則彪蒙異包。富謙通福。昌言作讜。黎獻爲儀。敖詳亦卽翺翔。厲蠱猶云烈假。不作丕而亦作奕。懿卽抑而光卽洸。邐池禕隋透隨之殊。西遲徲祓棲遲之異。弭害之弭爲辟。彰禮注之有徵。臯己之臯從辛。記傳文之存古。足以通詁。其善二也。稽古訓考。不釋同天。旋機爲星。証宜从玉。奚斯考父。詩人各頌其君。凱風劬勞。孝子能念其母。是皆先漢遺說。大受俗儒非訾。匪藉鐫劖。鄴求左證。足以廣義。其善三也。暉光日新。其德下廣。克諧頑傲。以孝不違。命不少廷。見僞孔延洪之失。優賢揚歷。知書疏愛胥之非。他如御勸不迷。衡寫作勸。山

有夷行。岐易以山。文義皆可會通。句絕初無舛錯。足以正讀。其善四也。大田興雲。幷非雨字。禹貢敦物。不作山名。有椒因有馥傳譌。強衍非疆粱禦善。百揆四門幷舉。具見官名之乖。高陽重黎連文。堪釋義疏之惑。貧而樂道。道實脫文。歲其有年。年當補字。足以訂譌。其善五也。堙埋非薶。試徵鄭志。干侯異豻。不改正文。囹圄殊秦獄之名。社稷合孝經之說。大章堯樂。何必強傅周官。諒闇凶廬。豈得解爲信默。二代三恪。似非集解所云。秩祭三望。當屬通行之禮。足以徵典。其善六也。若此者。單詞片義。似獲眞珠之船。瞻學淵聞。如登天祿之閣。語韓陵之片石。助我校讎。享敝帚以千金。供玆蒐討。馬匯多怪。陋末師之拘墟。蚪文博求。期達者之理董。至於緯書內學。嘗與經部輔行。雖曰支流。實爲絕緒。八皇三代。莫解所言。九頭什言。每訾其誕。翼火精而常羊出。羅氏謂非神農。元邱制而帝卯行。歐公譏爲狹陋。詎知孔提可按。漢學非譌。玆附攷緯一篇。列諸引經之後。豈異詩禮發冢。驗彼荒唐之言。猶望漢水出碑。廣予徵信之學。　四月、長沙設圖書館於定王台。王益吾閣學總理其事。公任纂脩。

六月、京師大學堂再聘任講席。仍不赴。　七月、夏芰舲來自江西。留三月始返。　撰經學歷史一卷成。　八月、兼長沙府中學堂講席。　十一月、擬作經學提綱未成。　是年詩有和張伯與六十詩。

次鄧幼彌酒渴愛江清韻五首。和黃鹿泉遊仙四首。送端午橋出使四首。送余堯衢赴贛任四首，贈夏菱舲四首。 文有鄧幼彌綠專山房倡和詩序。毘陵沈氏宗譜序。致譚彝仲書。再致譚彝仲書。夏予新觀察（獻銘）墓誌銘。

光緒三十二年丙午公五十七歲。

任高等學堂、中路師範學堂、長沙府中學堂講席。圖書館纂脩。 正月、京師大學堂再延任講席。仍以事辭。 六月、擬將筆記定名爲續鹿門家鈔。（十一日記・見通考・載皮日休有書名鹿門家鈔・擬筆記名續家鈔・） 八月、仲子吉人自江西歸省親。旬日復往。公有詩送之。 十一月。蘇撫陳伯平中丞、邀往吳門不赴。 是年詩有廖蓀畡珠泉草廬題詩四首。到麓山渡河書感。高等開學。郊行。赴嶽麓講舍。新秋讀春秋。題蘇厚康鯉庭獻壽圖四首。雜詠二首。展墓遇雪。初度書感。 文有陳守愨麓山仙館圖序。代作張孝達制軍壽序。易鹿泉壽序。余母許太夫人壽序。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公五十八歲。

任高等學堂、中路師範學堂教習。圖書館纂脩。 正月、任學務公所圖書課長。 撰經學通論五卷

成。自序云。經學不明。則孔子不尊。孔子不得位。無功業表見。晚定六經。以教萬世。尊之者以爲萬世師表。自天子以至於士庶。莫不讀孔子之書。奉孔子之教。天子得之以治天下。士庶得之以治一身。有舍此而無以自立者。此孔子所以賢於堯舜。爲生民所未有。其功皆在刪定六經。孟子稱孔子作春秋。比禹與周公爲天下一治。其明證矣。漢初諸儒。深識此義。以六經爲孔子所作。且謂孔子爲漢定道。太史公謂言六藝者。折衷於孔子。可謂至聖。董仲舒奏武帝表章六經。抑黜百家。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勿使並進。故其時上無異教。下無異學。君之詔旨。臣之章奏。無不先引經義。所用之士。必取經明行修。此漢代人才所以極盛。而治法最近古。由明經術而實行孔教之效也。後漢以降。始有異議。不盡以經爲孔子作。易則以爲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春秋則以凡例爲出周公。周禮儀禮。皆以爲周公手定。詩書二經。亦謂孔子無刪定事。於是孔子無一書傳世。世之尊孔子。特名焉而已。不知所以爲萬世師表者安在。唐時乃尊周公爲先聖。降孔子爲先師。配享從祀。與漢韓勑史晨諸碑所言大異。豈非經學不明。孔子不尊之過歟。近世異說滋多。非聖無法。至欲以祖龍之一炬燔六藝。今上聖明。特旨尊孔。恭奉諭旨。升孔子爲大祀。尊崇盛典。遠軼百王。錫瑞竊以爲尊孔。

必先明經。前編經學歷史。以授生徒。猶恐語焉不詳。學者未能窺治經之門徑。更纂經學通論。以備參攷。大旨以爲一當知經爲孔子所定。孔子以前。不得有經。二當知漢初去古未遠。以爲孔子作經。說必有據。三當知後漢古文說出。乃尊周公以抑孔子。四當知晉宋以下。專信古文尚書、毛詩、周官、左傳。而大義微言不彰。五當知宋元經學雖衰。而不信古文諸書。亦有特見。六當知國朝經學復盛。乾嘉以後。治今文者。尤能窺見聖經微旨。執此六義。以治諸經。乃知孔子爲萬世師表之尊。正以其有萬世不易之經。經之大義微言。亦甚易明。治經者當先去其支離不足辨。及其瑣細無大關係。而用漢人存大體玩經文之法。勉爲漢時通經致用之才。斯不至以博而寡要。與迂而無用疑經矣。錫瑞思殫炳燭之明。用救燔經之禍。鑽仰既竭。不知所裁。尙冀達者諒其僭愚。而匡其不逮。則幸甚。

弟五孫名舉生。　二月、作王制箋。　四月、湖南議設優級師範學堂。上吳子修學使慶坻書云。錫瑞奉讀議設優級師範學堂章程。以育材之盛心。籌興學之良法。規條備具。經書周詳。加以崇重聖經。推尊舊學。先聖筆削。不墜遺文。申公蒲輪。特從優禮。微言大義。永昭晰於麟編。老生常談。不貽譏於狗曲。極其美善。衆口同稱。比於春秋。一辭莫贊。[illegible]蒙虛衷下問。博采芻蕘。各抒所見。以備呈核。不揣

冒昧。敢陳愚管。竊以議設優級師範。其不可緩者有三。其不易辦者亦有三。科舉既停。學堂肇啓。以爲振神州之大勢。賴此生徒。挽滄海之橫流、惟茲冑子。於是定其階級。許以推升。謹遵奏辦章程。明有優級師範。其學因層累而下。其堂當次第漸開。各省既已爭先。吾湘不得獨後。豈可不完不備。致背定章。或有或無。自爲風氣。此不可緩者一。昔在漢世。盛極儒林。攷之班書。實爲利祿。湖南開辦師範。于今五年。旋分地區。更劃三路。或以一年畢業。或以二歲速成。譬諸萌芽。洵屬草創。始而需才孔亟。遽發憑單。繼仿專門之科。判分文理。學者祇求卒業。並冀得有出身。鳳騫發軔於丹山。龍蠢先階於尺木。是以攙登景附。鼓篋雲蒸。若仕進之階。比登天之乏術。恐奮勉之氣。將墜地而難興。此不可緩者二。大匠繩墨。不爲拙工而改。君子成美。恆以誘掖爲先。學必期於大成。志不安於小就。即程途或有未遠。而想望不能不高。方今諸生思入優級。非止三路師範。兼有各處學堂。人握隨珠。爭求速化之術。家持和璧。自詡冠倫之奇。自應合通省之衆才。懸優勝以爲的。庶使翩翩楚梓。共盼高遷。濟濟湘英。胥求上進。此不可緩者三。惟是長沙貧國。不足回旋。廣廈萬間。難償志願。當此經費支絀。財政困難。測繪地圖。坼脩試院。號舍則比屋鱗次。小而難容。公堂則百堵翬飛。大而無當。雖曰舊基

改造。實同掃地更新。鳩工庀材。未免造端宏大。因陋就簡。復無以壯觀瞻。而且儀器圖書。必求珍於海外。脯薪服膳。宜預算於將來。即能力戒虛糜。嚴加撙節。創辦必須數萬。常款亦應半之。此不易辦者一。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語上。是故躐等之弊。儒先所戒。陵節而施。學記斯戒。今生徒雖夥。而等級尟優。即令竭力搜羅。殫精采擇。别崑岡而取玉。網麗水以求金。竊恐軼羣之才。祗有此數。夾袋之選。未必皆賢。魯國而儒者一人。特患其少。齊廷之濫竽充數。雖多奚爲。此不易辦者二。程度高則講授愈難。人才萃則師資尤乏。庚桑才小。謝南榮而自慚。鄭君學成。謂山東無足問。今橫舍即有高足。而講席尙少名師。若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自謂察察。不免汶汶。恐未能答弟子之問。將何以據皋比之尊。加以優級學科。重在理化博物。求師內地。既尟專門。借材異邦。必需重聘。甚或噉名無實。好龍未得眞龍。應聘而來。市駿仍非神駿。千金虛擲。一士難求。未能出藍而謝青。更恐近墨而反黑。此不易辦者三。綜而論之。添設既不可緩。開辦又不易成。計惟勿務虛名。專求實際。規模不必太廣。可以徐圖擴充。學額不必太多。可以續行增補。費用務期覈實。乃不至於空糜。宗旨無取過新。乃不至於滋弊。精心組織。碩畫經營。則士林深沐裁培。而學界自饒進步矣。至於規則如何周詳。

學程如何支配。似宜臨時斟酌。遇事變通。敢陳大略。約舉數端。狂夫之言。伏維聖擇。　五月、擬應詔陳言。謹擬增訂學堂章程六條摺云。伏讀二十二日上諭。以士習澆漓。著將學堂定章。嚴切申明。前章有未備者。補行增訂。仰見朝廷造士安民之至意。莊誦之下。欽佩莫名。竊見近日學堂諸生。誠篤好學者。尚不乏人。離經畔道者。亦間有之。揆厥由來。似宜將前章稍爲增訂變通。以期辦法盡善。用敢縷析陳之。一科學太多。宜分設也。孔門諸賢。四科並列。唐宋取士。亦分數科。誠以人之聰明。各有所長。才力止有此數。專精一藝。則人人可以勉爲。若各藝兼通。非特中材竭蹶不逮。卽上智亦難身兼數器。且天下之人。中材多而上智少。今欲教育普及。必使人人皆可仰企。學校乃無棄材。前章自初級小學各科八門。增至高等學堂二十四門。意欲兼攬中西。以臻完備。而學者顧此失彼。未免騖廣而荒。名爲各學皆通。實則皆不精通。上諭以聖教爲宗。以藝能爲輔。本末先後。次序秩然。今學堂因功課繁多。往往偏重藝能。反輕聖教。經史國文。鐘點甚少。或且幷無經學國文。雖由辦理學堂之人。本末倒置。亦以科學煩雜。不能兼顧。前見初級小學。止有經、史、國文、輿地、算學、體操六門。似宜擴充推廣。凡普通學堂自小學至高等。皆以六門爲定。但分程度高下。已足以兼道藝之長。至於外國

語言文字、理化、博物、各科。當別設立格致學堂於各省會及繁盛地方。如津、滬、甬、漢等處。其程度亦分高下。用高等中小學名目。以次推升。擇各學堂聰穎子弟。願學格致者入之。出身獎勵。與普通各學同。則士子用志不紛。而所學易於成就矣。一教科諸書宜頒定也。考日本學堂教科書。皆由文部審定頒行。是以整齊劃一。今學堂林立。教科書尚未頒行。教員人自爲書。家自爲說。新舊異趣。高下殊途。每換一人。則教法不同。甚或全然反對。生徒莫知所從。以致師弟衝突。其所沿用之教科書。乃日本人與留學生所編輯。宗旨既不盡合。教授殊不相宜。教員之學問稍深者。猶能擇取其長。自編講義。其學問不深者。但知鈔錄原文。一字不易。師以此教。弟子以此學。近日學生離經畔道。皆由此等教科書有以啓之。卽有提學認眞調查講義。而講義由教科書出。不清其源。終不能絕其流。似宜亟催學部編輯成書。頒行學堂。以收道一風同之效。有不遵守而用別本教科書者。罪其監督教員。則士習不入奇衺。而所學胥同一律矣。一經學一門宜特重也。孔子删定五經。自漢以來。莫不尊奉孔子爲萬世師表。五經卽萬世教科書。世道人心。賴以維繫。綱常名教。確有持循。但使人人皆以聖經爛熟於口耳。則人人皆有聖教在其心胸。近日邪說流行。乃謂中國欲圖富強。止應專用西學。五經

四書。皆當付之一炬。辦學堂者。惑於其說。敢於輕蔑聖教。民立學堂。多無經學一門。即官立者。亦不過略存餼羊之遺。功課無多。大義茫昧。離經畔道。職此之由。前者恭奉上諭。升孔子爲大祀。尊崇盛典。上邁百王。竊謂尊孔必先尊經。廢經即是廢孔。似宜定章嚴飭各處學堂。無經學者。亟加一門。有經學者。更加程課。凡學堂不教經學者。即行封禁。不重經學者。罪其監督堂長。則聖教益以昌明。而所學皆歸純正矣，一脩身倫理。宜併入經學也。脩身倫理。本聖經所常言。脩身明見大學中庸。倫理雖非專言五倫。而五倫爲最重。前見學部復周爰諏稟云。脩身倫理。本無所庸其新說。益以前章程。脩身倫理教授之書。皆有明文。如朱子小學、五種遺規、宋元明儒學案、名臣言行錄之類。其旨皆正大純粹。無如學生好尚新異。以此等爲老生常談。教員以之教人。聽者思臥。甚或以爲迂謬。噪而逐之。今學堂所用教科書。皆多自編。言脩身必犧牲一身。又或以爲脩身務在衞生。一視其身太輕。一視其身太重。自相矛盾。與聖經所言脩身皆不合。言倫理以中國有所謂五倫者。最爲儒學之謬。皆由分科別出脩身倫理於經學之外。又無脩身倫理教科書頒行。妄人之編教科書。務與經學背馳。悖謬爲千古所未有。今欲使遵前章所定。學生惑溺已久。恐未必能實行。前見湖南舉人李鍾奇。請

以脩身倫理歸併經學，似宜准照所請。去此兩科。則聖經定於一尊。而歧途不至別出矣。一出身獎勵。宜從寬實行也。前章所定學堂出身。高等小學卒業者。獎給廩增附生。中學堂卒業。獎拔優歲貢。高等學堂卒業。獎舉人。待士未嘗不優。而近日多未實行。或云學生程度不及。今學堂舉辦未久。尚屬萌芽。年限雖滿。程度誠有未及。而科舉初停。鄉人但知舉貢生員之榮。卽學生理想獨高。不能家喻戶曉。開辦數載。年限已過。獎勵不及。怨望必生。橫議妄言。未必不由於此。鄉人見入學者。久無所得。聽信舊黨。阻撓學堂。似宜遵照前章。從寬獎勵。使其得者歡欣鼓舞。未得者各加奮勉，有希望之目的。不敢輕棄資格。動起風潮。其未入學者。歆羨求入。鄉人相勸。學校如林。則學界可以擴充，而教育易於普及矣。一學堂新律。宜亟定頒發也。前見保定學堂教習李某請定學律。以爲朝廷約束士子。向有學政全書。其時尙無學堂。今學堂大開，宜定學律頒發。庶使辦事有所遵守。士子有所儆戒。奉旨交管學大臣議奏。今歷數載。未見頒發。王制之論立學。簡不帥教者。移之郊遂。屏諸遠方。先王非不愛惜人才。恐其亂羣。不得不示懲儆。今學生不帥教者。輕則記過。重則開缺而止。彼荒棄功課。不守規則者。止於開缺可也。至於上諭所云。侮辱官師之類。非開缺所能蔽罪。而未頒學律。不能再

加以法。即非辦事姑息。亦實無可懲治。王者之治天下。不外賞罰二字。今學堂之賞。在從寬獎勵。學堂之罰。在嚴定法律賞罰並用。寬嚴得中。學生有所勸懲。未有不束身就範者。似宜定律頒發。則士林莫不懷遵。必不至姑息釀亂矣。臣草茅下士。迂闊無知。惟自學堂開辦以來。常充監督教習之任。學堂利弊得失。頗能窺見萬一。現今與創辦學堂之始。情形稍有不同。前章雖極美備。更宜增補變通。幸逢廣開言路之時。有整頓學堂之意。敢卽愚管所及。謹擬章程六條。冒昧上陳。不勝戰慄屏營之至。　六月、撰王制箋一卷成。自序云。朱子謂周禮王制。皆制度之書。以二書說制度最詳。舉以并論。初無軒輊。說者以周禮爲周公作。則揚之太高。以王制爲漢博士作。則抑之太甚。惟何邵公以周禮爲六國時書。鄭康成以王制在赧王之後。當得其實。據二君說。則二書時代不甚遠。而古今說異。當由各記所聞。漢主今文博士說。多與王制合。白虎通引王制最多。是其明證。鄭君以王制爲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則亦知其書出孔門。惟過信周禮出周公。解王制必引以爲證。則昧於家法。而自生葛藤。今考鄭注。其失有六。一曰土地。王制云。九州州方千里。三三如九。爲方三千里。今文說如歐陽尙書、公羊春秋、鹽鐵論、說苑、漢書、白虎通、論衡、皆云中國方五千里。白虎通以爲平土三千。蓋合山

陸林熊等三分去一者。爲五千里鄭據古文說中國萬里。而強爲彌縫云此文改周之法。關盛衰之中。三七之閒以爲說。其失一。二曰封國。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與孟子、公羊、白虎通合。張包周皆不信周禮有五百里之封。鄭據周禮大司徒文。創爲周公斥大九州之界。以自圓其說。其失二。三曰官制。王制云。天子三公九卿。篇中所云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卽三公。冢宰、司寇、大樂正、市、當在九卿之列。鄭據周禮六卿。以王制之司徒諸官。爲周禮之司徒諸官。考其職掌。不甚相符。其失三。四曰征稅。王制云。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與孟子合。孟子以關市不征。澤梁無禁。爲文王治岐之政。必無周公立法。不遵文王。而創爲苛政者。鄭引周禮門關有征。士田有稅。以爲殷周異制。其失四。五曰祀典。王制云。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當如皇氏所引先儒之說。每年祫祭。鄭謂周改夏祭爲礿。以禘爲殷祭。又謂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通義。與經不合。其失五。六曰學制。王制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大學人衆。國不能容。八歲太子。不能入郊學。此乃定理。當爲通制。鄭誤據下文養老。謂王者相變。或貴在國。或貴在郊。貽惑後人。學制至今不明。其失六。鄭君所注偶失。人不知爲注誤。而以爲經誤。遂集矢於此經。如孫希旦謂漢初未見周禮及古

文尚書周官篇。舛謬殊甚。王制固非漢人作。漢人安得見魏晉之僞古文哉。周禮王制。皆詳制度。用其書皆可治天下。周禮詳悉。王制簡明。周禮難行而多弊。王制易行而少弊。王莽、蘇綽、王安石、強行周禮。未有行王制者。蓋以周禮爲出周公而信用之。王制出漢博士而不信用之耳。今據俞樾說。王制爲素王所定之制。疏通證明。其義有舉而措之者。知王道之易易。豈同於郢書治國乎。鄭君箋詩。以毛爲主。若有不同。便下己意。今用其法。以箋王制。專據今文家說。不用古周禮說。汨亂經義。全載鄭注。間糾其失。孔疏擇其合者錄之。後儒之說。或采一二。而附以己意。俟達者理董之。 又爲後序云。荀卿子書。亦有王制篇。不惟名同。其義亦多脗合。略舉數則以證。其篇首曰。請問爲政。曰賢能不待次而舉。罷不能不待頃而廢。元惡不待教而誅。中庸雜民不待政而化。分未定也。則有昭繆也。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也。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故姦言姦說姦事姦能遁逃反側之民。職而教之。須而待之。勉之以慶賞，懲之以刑罰。安職則畜。不安職則棄。五疾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官施而衣食之。兼覆無遺、才行反時者。死無赦。夫是謂之天德。王者之政也。案此與王制選士。簡不帥教、及四誅不以聽義合。五疾。注以爲

瘖、聾、跛躄、斷者、侏儒、與王制正同。其相合者一。又曰。王者之制。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道過三代。謂之蕩。法貳後王。謂之不雅。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直。聲、則凡非雅聲、則聲廢。色、則凡非舊文者舉息。械用、則凡非舊器者舉毀。夫是謂之復古。此王者之制也。案此與王制禁淫聲、異服、奇技奇器、及用器兵車不中度義合。鄭注王制。多云兼夏殷制。卽道不過三代之意。其相合者二。又曰。王者之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田賦什一。關市譏而不征。山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稅。案此與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正同。其相合者三。又曰。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黿鼉魚鼈鰌鱣孕別之時。罔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案此與王制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正合。其相合者四。序官。論司徒、司馬、司空、諸職有見於王制者。亦有不見於王制者。傳聞各異。而大義略同。鄭君謂王制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當時大賢無過孟荀。孟子之言與王制合。而略焉弗詳。荀子王制篇雖詳。亦不若此經條理之密。則此經必有所授。以爲素王之制。似可無

疑。故雖孟荀大賢。猶未盡得其旨。以爲漢博士作。不亦遠乎。　八月、張伯與撰善化鄉土志。公爲改訂之。稿未刊。今佚。　第四孫名挺瀉、十一月。刊筆記三卷。　是歲思賢書局刊公經學歷史。經學通論。　詩有題湘鄉易氏世孝錄四首。人日。講堂。古大圭歌。感事四首。次韻和湘江訪舊圖。除夕。文有黃小魯湘江訪舊圖序。黃鈞夫壽序。秀山易古田易說序。劉子英墓誌銘。吳子脩學使壽序。李荔村同年遺詩序。謝母墓誌銘。葉煥彬消夏百一首詩序。黃龔伯壽序。論教育名義。余壽平中丞封翁仁賓先生壽序。許景山壽序。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公五十九歲。

任高等學堂、中路師範學堂講席。學務公所圖書課長。圖書館纂脩。　元日賦詩云。麟經正月紀王春。鳳歷千秋首建寅。大地山河仍一統。故鄉風景又更新。梅花鑑外融和氣。柏酒樽前現在身。積雨微暄見雲日。馬蹄休動六街塵。　又和桂陽彭菽原詩四首。　初二日、檢戴段合刻閱之。以二公小學名家。於經學則校勘字句甚詳。而考定制度不足。只能知鄭孔以下之誤。鄭已先誤者不能知。故與顧千里爭論萬言。而皆不能定。惜不及見二公而告之。　初七日、考定文廟武舞譜。　二十日、擬

作禮記疏。二十四日、王益吾開學以唐書禮樂藝文二志。請公作注。二十七日、仲子吉人挈眷歸自江西。二十八日、覆校仲子所述三禮鄭注引漢制考。擬送局付刊。二月初二日。忠裔學堂請兼講席。初三日、爲中路師範作歌詞。譔浪淘沙十章。蓋絕筆矣。初四日。起居如常。午後微覺不適。就臥無他語、是夜亥時棄養。是年詩有贈壺園主人王益吾文一首。菱舲以歲晚書事四首見示、依韻和答。奉檄留辦學務。讀吳子脩學使先世詩鈔。文有陳秋垣傳。

宣統二年　三月。

葬於長沙南郊馮家坤之祖山。